

蜀山劍俠傳

還珠樓主著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一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五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十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五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一
還珠樓主：冷魂峪	二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三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六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一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

正氣書局出版

公元一九五〇年九月再版

武俠長篇 蜀山劍俠傳 第一集

基本定價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電報掛號三〇〇六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局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漢口青黎書局
徐州新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券育·不准翻印★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 Y.  
KIN KWOK

# 蜀山劍俠傳 正集目錄



- 第一回 月夜掉孤舟巫峽啼猿登棧道 天涯逢知己移家結伴隱名山
- 第二回 舞長劍師徒逞身手 上峨眉烟雨鎖空濛
- 第三回 雲中鶴深山話前因 多臂熊截江逢俠士
- 第四回 見首神龍醉道人揮金縱飲 離巢孤雛趙燕兒別母從師
- 第五回 鶴舞空山俠客驚蛇怪 雲迷蜀嶺孝子拜仙師
- 第六回 名山借靈物仙俠夜話 古洞斬妖蛇父女重逢
- 第七回 擒淫賊大鬧施家巷 逢狹路智敵八指僧
- 第八回 林中比劍雲中鶴絕處逢生 寺內談心小火神西行求救
- 第九回 古廟逢凶衆孝廉禪堂遭毒手 石牢逃命慈公子夜雨越東牆
- 第十回 拯孤窮淑女垂青 打良姻醉仙作伐

第十一回 潛心避禍小住碧筠菴

一念真誠情感迨雲叟

第十二回 禪關窺秘多臂熊商戶怒揚花

黑夜鋤奸一俠女飛身殲巨盜

第十三回 周輕雲學劍辟邪村

全羅漢頒兵五雲步

第十四回 天都峯白俠遇肉僧

鎖雲洞紅藥逢仙侶

第十五回 齊漱溟訪道人名山

苗蘭因深閨失愛女

第十六回 散家財合籍注長生

承衣鉢一門歸正果

第十七回 洞母幽壑巧遇肉芝

獨劈華岩突噴妖火

第十八回 驚怪異深宵聞厲聲

策擎力仙崖誅毒妖



# 蜀山劍俠傳 正集

還珠樓主著


## 第一回

月夜棹孤舟至峽啼猿登棧道

天涯遙知己移家約伴隱名山




話說四川峨嵋山乃是蜀中有名的一個勝地。昔人謂西蜀山水多奇。而峨眉尤勝。這句話實在不假。西南神權最勝。山上的廟宇寺觀不下數百。每年朝山的善男信女不遠千里而來。加以山高水秀。層巒疊嶂。氣象萬千。那專爲遊山玩景的人也着實不少。後山的風景尤爲幽奇。自來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深林幽谷。大都是那虎豹豺狼棲身之所。遊後山的人往一去不返。一般人妄加揣測。有的說是被虎狼妖魔吃了去的。有的說被仙佛超度了去的。聚訟紛紛。莫衷一是。人到底是血肉之軀。意志薄弱的。佔十分之八九。因爲前車之鑒。遊後山的人也就漸漸裹足不前。到後山了。那些在後山養靜的高人隱士們。省去了許多塵擾。獨享那靈山勝境的清福。這且不言。四川自經明末一場大變亂。十室九空。往往數百里路。無有人烟。把這一個天府之國。鬧得陰風慘慘。如同鬼市一般。滿清入關後。疆吏奏請將



近川各省。如兩湖江西陝西的人民。移入四川。也加上四川地大物豐。樣樣需要之物皆有。移去的人民。大有此間樂不思故土之概。這樣的賓至如歸。漸漸的也就恢復了人烟稠密的景象。記得在康熙卽位的第二年。從巫峽湖江而上的。有一隻小舟。除操舟的船夫外。舟中只有父女二人。一肩行李。甚是單寒。另外有一個行囊。甚是沉重。好像裏面裝的是鐵器。那老頭子年才半百。鬚髮已是全白。抬頭看人。眼光四射。滿臉綉紋。一望而知是一個飽經憂患的老人。那女子年才十二三歲。出落得非常美麗。依在老頭子身旁。怡聲下氣的。指點烟嵐。問長問短。顯露出一片天真與孺慕。這時候已經暮烟四起。暝色蒼茫。從那山角邊掛出了一盤明月。清光四射。鑑人眉髮。那老頭兒忽然高聲說道。那堪故國回首月明中。如此江山何時才能返吾家故物啊。言下凄然。老淚盈頰。那女子說道。爹爹又傷感了。天下事各有前定。徒自悲傷。也是無益。還請爹爹保重身體要緊。正說時。那船家過來說道。老爺子。天已不早。前面就是有名的烏鴉嘴。那裏有村鎮。我們靠岸歇息。上岸去買些酒飯吧。老頭說道。好吃。你祇管前去。我今日有些困倦。不上岸了。船家說完時。已然到了目的地。便各自上



岸去了。這時月明如畫。他父女二人自己將帶來的酒菜擺在船頭對酌。正在無聊的時候。忽見遠遠樹林中。走出一個白衣人來。月光之下。看得分外清楚。越走越近。那人一路走着。一路唱着歌。聲調清越。可裂金石。漸漸離船處不遠。老頭一時興起。便喊道。良夜明月。風景不可辜負。我這船上有酒有菜。那位老兄。何不下來同飲幾杯。白衣人正唱得高興。忽聽有人喚他。心想此地多是川湘人的居處。輕易見不着北方人。這人說話。滿嘴京城口吻。想必是我同鄉。他既約我。說不得到要擾他幾杯。一邊想着。一邊走。不覺到了船上。二人會面。定睛一看。忽然抱頭大哭起來。老頭說道。京城一別。誰想在此重逢。人物依舊。山河全非。怎不令人腸斷呢。白衣人說道。揚州之役。聽說大哥已化爲異物。誰想在異鄉相逢。從此我天涯淪落。添一知己。也可謂吾道不孤了。這位姑娘。想就是令媛罷。老頭道。我一見賢弟。驚喜交集。也忘了教。小女英瓊拜見。隨叫道。瓊兒過來。與你周叔叔見禮。那女子聽了他父親的話。過來納頭便拜。白衣人還了一個半禮。對老頭說道。我看賢姪女滿面英姿。將門之女。大哥的絕藝。一定有傳人了。老頭道。賢弟有所不知。愚兄因爲略知武藝。所以鬧得家敗人亡。



況且他一出世。他娘便隨我死於亂軍之中。十年來奔走逃亡。毫無安處。他老麻煩我。教我教他武藝。我抱定庸人多厚福的主意。又加以這孩子。兩眼煞氣太重。學會了武藝。將來必定多事。我的武藝也只中常。天下異人甚多。所學不精。反倒招出殺身之禍。愚兄祇此一女。實在放心不下。所以一點也未傳授於她。但望將來招贅一個讀書種子。送我歸西。於願足矣。白衣人道。話雖如此說。我看賢姪女相貌。決不能以了角終老。將來再看罷。那女子聽了白衣人之言。不覺秀眉軒起。喜形於色。又望了望他年邁的父親。不覺又露出了幾分幽怨。白衣人又問道。大哥此番入川。有何目的呢。老頭道。國破家亡。氣運如此。我還有什麼目的呢。無非是來這遠方避禍而已。白衣人聞言喜道。我來到四川。已是三年了。我在峨眉後山。尋着了一個石洞。十分幽靜。風景奇秀。我昨天才從山中趕回此處。我教了幾個家童。我回來收束收束。預備前往後山石洞中隱居。今幸遇見了大哥。祇是那裏十分幽僻。人跡不到。猛獸甚多。你如不怕賢姪女害怕。我們三人一同前往隱居。以待時機。尊意如何。老頭聽說有這樣好所在。非常高興。便道。如此甚好。但不知此地離那山多遠。白衣人道。由旱路去也。






不過八九十里。你何不將船家開發。到我家中。住上兩天。同我往旱路走去。老頭道。如此賢弟先行。憑兄今晚且住舟中。明日開發船家。再行造府便了。但不知賢弟寓居何處。你我俱是避地之人。可曾改易名姓。白衣人道。我雖易名。却未易姓。明日你到前村找我。只須打聽教蒙館的周淳。他們都知道的。天已不早。明天我尚有一個約會。也不來接你。好在離此不遠。我在舍候駕便了。說罷。便與二人分手自去。那女子見白衣人走後。便問道。這位周叔父。可是爹爹常說與爹爹濟名。人稱齊魯三英的。周琅周叔父嗎。老頭道。誰說不是他。想當年我李寧與你二位叔父楊達周琅。在齊魯燕豫一帶。威名赫赫。你楊叔父自明亡以後。因爲心存故國。被仇人陷害。如今只剩下我與你周叔父二人。尚不知能保首領不能。此去峨眉。且喜得有良伴。少我許多心事。我兒早點安歇。明早上岸吧。說到此間。只見兩個船家。喝得酒醉醺醺。走了回來。李寧（以下均稱李寧）便對船家說道。我記得此地有我一個親戚。我打算前去住上幾個月。明早我便要上岸。你們一路辛苦。船錢數開發與你。另外賞你們四兩銀子酒錢。你們早早安歇罷。船家聞聽此言。急忙稱謝。各自安歇不提。到了第二



天早上，英瓊父女起身。自己背了行囊包裹，辭別船家，逕往前村走去。行約半里，祇見路旁閃出一個小童，年約十一二歲，生得面如冠玉，頭上梳了兩個雙丫角。那時不過七八月天氣，蜀中天氣本熱，他身上祇穿了一身青布短衫褲。見二人走近，便迎上前來說道：「來的二位，可是尋找我老師周淳的麼？」李寧答道：「我們正是來訪周先生的。你是如何知道？」那小童聽了此言，慌忙納頭便拜，口稱：「師伯有所不知。昨夜我老師回來，高興得一夜未睡，說是在烏鴉嘴遇見師伯與師姊。今晨清早起來，因昨天與人有約會，不能前來迎接。命我在此與師伯引路。前面就是老師他老人家的家。」李寧聽了，十分喜愛，一路言談，不覺已來到周淳家。中雖然是竹籬茅舍，倒也收拾得干淨雅潔。小童又到裏面，搬了三付盃箸，切了一大盤臘肉，和一碟血豆腐，一壺酒，請他父女上座。自己在下橫頭，俯身相陪。說道：「師伯請用一點早酒罷。」李寧正要問他話時，他又到後面去，端出三盃醋湯麵，一盤子泡菜來。李寧見他小少年紀，招待人却非常殷勤，愈加喜歡。一面用些酒菜，便問他道：「小世兄，你叫什麼名字？」





賦也是不差。就是張口愛說。見了人兀自不停。這半天的功夫。他的履歷想已不用我來介紹了。李寧道。他已經對我說過他的身世。只是賢弟你已快要五十的人。你如何輕易把姪女送人撫育。是何道理。周淳說。我說燕兒愛饒舌。不是你姪女一走。正是他的造化呀。去年燕兒領了一個老道姑來見我談了談。才知道。就是黃山的餐霞大師。有名的劍仙。他見你姪女輕雲。說是生有仙骨。同我商量。要把輕雲帶去。做他末代弟子。本想連燕兒一齊帶去。因為他有老母。需人扶持。只把輕雲先帶了去。如此良機。正是求之不得。你說我焉有不肯之理。李寧聽了此言。不禁點頭。燕瓊正因為她父親不教她武藝。小心眼許多不痛快。一聽周淳之言。不禁眉軒色舉。心頭暗自盤算。周淳也自覺察。便向她說道。賢姪女你大概是見獵心喜吧。若論你世妹天資。也自不凡。無庸我客氣。若論骨格品貌。那及賢姪女一半。餐霞大師見了。必然垂青。你不要心急。早晚自有機緣到來尋你。那時也就由不得你父親了。李寧道。賢弟又拿你姪女取笑了。閒話少提。我們峨眉眉山之行。幾時動身。燕兒可要前去。周淳道。我這裏還有許多零碎事要辦。大約至多有十日光景。我們便可起程。燕兒有老母在堂。



祇好暫時阻他求學之願了。燕兒聽了他師父不要他回去，便氣得哭了起來。周淳道：你不必如此。無論仙佛英雄，沒有不忠不孝的。我此去又非永別，好在相去不過數十里路。我每月准來一回，教授你的文武藝業。不過不能像從先朝夕共處而已。燕兒聽了，思量也是無法，只得忍淚。李寧道：你家館中的學童，難道就是燕兒一個麼？周淳道：我前日自峨眉山回來，便有入山之想。因此間賓主相處甚善，是我在歸途中救了一個寒士，此人名喚馬湘品，學均佳。我替他在前面文昌閣，尋了寓所，把所有的學生，都讓給他去教。誰想晚上便遇見了你。李寧道：原來如此。怪道除燕兒外，不見一個學生呢。周淳道：燕兒也是我介紹去的。因為你來家中，沒有長鬚奴，只好有事弟子服其勞了。言談片時，不覺日已沉西。大家用過晚飯，燕兒又與他父女鋪好牀被，便自走去。祇有英瓊聽了白日許多言語，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着。時已三鼓左右，只聽見隔壁周淳與燕兒說話之聲。一會又聽他師徒開了房門，走到院中。英瓊輕輕起身，在窗隙中往外一看，只看他師徒二人，手中各人拿了一把長劍，在院中對舞。燕兒的劍，雖是短一點，也有三尺來長。只見二人初舞時，還看得出一些人影。



入後。兔起鶻落。越舞越急。只見兩道寒光。一團瑞雪。在院中滾來滾去。忽聽周淳道。燕兒。你看仔細了。語言未畢。只見月光底下。人影一分。一團白影。隨帶一道寒光。如星馳電掣般。飛向庭前一株參天桂樹。又聽晚吟一聲。將那桂樹向南的一枝大枝芽。削將下來。樹身突受這斷柯的震動。桂花紛紛。散落如雨。定睛一看。庭前仍舊是他師徒二人。站在原處。在這萬籟俱寂的當兒。忽然一陣微風吹過。檐前鐵馬。兀自丁東。把一個英瓊看得目定神呆。祇見周淳對燕兒說道。適才最後一招。名叫穿雲拿月。乃是六合劍中最拿手的一招。將來如遇見能手。儘可用他敗中取勝。我一則憐你孝道。又見你聰明過人。故此將我生平絕技。傳授於你。再有二日。我便要同你師伯入山。你可早晚於無人處。勤加溫習。為師要安睡去了。明夜我再來指點於你。言罷。周淳便回房安歇不提。燕兒等周淳去後。也自睡去。如是三日。英瓊夜夜俱起來偷看。幾次三番。對他父親說。要學劍。李寧被他糾纏不過。又經周淳勸解。心中也有點活動。便對她道。劍為兵家之祖。極不易學。第一要習之有恆。第二要練氣凝神。心如止水。有了這兩樣。還要有名人傳授。你從小嬌生慣養。體力從未打熬。實在是難以下手。



你既堅持要學。等到了山中。每日清晨。先學養氣的功夫。同內功應做的手續。二三年之後。才能傳你手法。你這火暴脾氣。到時不要又來麻煩於我。英瓊聽了。因為見燕兒比他年幼。已難學得很好。他父親之言。好像是故意難他一般。未免心中有點不服。正要開口。只見周淳道。你父所說。甚是有理。要學上乘劍法。非照他所說練氣歸一不可。你想必因連夜偷看我傳燕兒的劍。故你覺得容易。你就不知燕兒學劍時苦處。我因見你偷看時。那一番誠心。背地勸過你父多少次。才得應允。你父親劍法。比我強得多。他所說的話。絲毫不假。賢姪女不要錯會了意。李寧道。瓊兒你不要以為你聰明。這學劍實非易事。非凝神養氣不可。等到功成之後。十丈內外。塵沙落地。都能聽出是什麼聲音來。即如你每每偷看。你世叔何以能知道。也就如此。這點眼前的事物。如果都不知。那還講什麼劍法。幸而是你偷看。如果另一个人要扒在窗前行刺。豈不在舞劍的時候。就遭了他人的暗算。英瓊聽了他二人之言。雖然服輸。還是放心不下。又偷偷去問燕兒。果然他學劍之先。受了若干的折磨。下了許多苦功。方自心服口服。光陰易過。不覺到了動身的那一天。一千學童。和各人的家長。以及新

教讀夫子馬湘。都來送行。燕兒獨自送了二十餘里。幾次經李周三催。方才揮淚而別。

## 第二回

舞長劍師徒逞身手

上峨眉烟雨鎖空濛


話說李周父女三人辭別村中。往山中行去。他三人除了英瓊。想早到山中。好早些學劍外。俱都是無掛無牽的人。一路上遊山玩景。慢慢走去。走到日色平西。方才走到峨眉山下。只見那裏客店林立。朝山的人也很多。看去非常熱鬧。三人尋了一家客店。預備明早買些應用物品。再行上山。以備久住。一夜無話。到了第二天。三人商量停妥。李寧担任買的是家常日用物件。如油鹽醬醋米麵酒肉等。周淳担任買的是書籍筆墨。及鍋灶水桶等廚下的用品。末後又去買了幾丈長的一根大麻繩。英瓊便問這有什麼用。周淳道。停會自知。用處多呢。三人行李。雖然有限。連添置的東西。也自不少。一會雇好腳夫。一同挑上山去。路上香汛中的香客。見了他們。都覺着奇怪。他三人也不管他。逕自向山上走去。起初雖走過幾處逼仄小徑。到也不甚難走。後來越走山徑越險。景致越奇。白雲一片片。只從頭上飛來飛去。有







時對面不能見人。英瓊直喊有趣。周淳道：上山時不見下雨光景。如今雲彩這樣多。山下必定在下雨。我們在雲霧中行走。須要留神。不然一個失足。便要粉身碎骨了。再走半里多路。已到捨身巖。回頭向山下一望。祇見一片冥濛。那裏看得見人家。連山畔的廟宇。都隱在煙霧中間。頭上一輪紅日照在雲霧上面。反射出霞光異彩。煞是好看。英瓊正看得出神。祇見脚夫道：客官現在已到了捨身巖。再過去就是鬼見愁。已是無路可通。我們是不能前進了。今天這個雲色。半山中一定大雨。今天不能下山。明天又耽誤我們一天生意。客官方便一點罷。周淳道：我們原本只雇你到此地。你且稍待一會。等我扒上山頂。將行李用繩繩上山去。我再添些酒錢與你如何。說罷。便縱身一躍。上了身旁一株參天古柏。再由柏樹梢上。扒上了山頭。取出帶來的麻繩。將行李什物。一一繩了上去。又將麻繩放下。把英瓊也繩了上去。剛剛繩到中間。英瓊用目一看。只見此處真是險峻。孤峯筆削。下臨萬丈深潭。他雖然胆大。也自目眩心搖。英瓊上去後。李甯又取出一兩銀子。與脚夫做酒錢。也照樣的縱了上去。三人這才商量運取行李。周淳道：我此地來了多次。非常熟習。我先將你父女。領到洞中。由



我來取物件罷。李甯因爲路生，也不客氣。各人先取了些靈便的物件。又過了幾個峭壁，約有三里多路，才到了山洞門首。只見洞門壁上有四個大字，是漱石樓雲。三人進洞一看，祇見這洞中，共有石室四間。三間作爲臥室，一間光線好的，作爲大家讀書養靜之所。又由周淳將應用東西，一一取了來。一共取了三次，才行取完。收拾停妥，已是夕陽叩山。大家胡亂吃了些乾糧乾脯，將洞口用石頭封閉，逕自睡去。第二天清晨起來，李甯便與英瓊訂下課程。先教她練氣凝神，以及種種內功。英瓊本來天資聰敏異常，不消多少日月，已將各種柔軟的功夫，一齊練會。祇因她生來性急，每天麻煩李周二人教她劍法。周淳見他進境神速，也認爲可以傳授。惟獨李甯執意不肯，只說未到時候。一日周淳幫英瓊說情，李甯道：賢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難道不知她現在已可先行學習麼？你須知道，越是天分高的人，根基越要紮得厚。瓊兒的天資，我絕夠不上當她的老師。所以我現在專心一意，與她將根基紮穩固。一旦機緣來到，遇見明師，便可成爲大器。現在如果草率從事，就把我平生所學，一齊傳授與他，也不能獨步一時。再加上她的性情激烈，又不肯輕易服人。天下強似我輩的



英雄甚多。一旦遇見敵手。豈不吃虧。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學則已。一學就要精深。雖不能如古來劍仙的超人入化。也要做到塵世無敵的地步才好。我起初不願教她。也自爲她聰明性急。我的本事有限的緣故。周淳聽了此言。也就不便深勸。惟獨英瓊性急如火。如何耐得。偏偏這山洞風景雖好。只是有一樣美中不足。就是離水源甚遠。幸喜離這洞有一里多路。半山岸上有一道瀑布。下邊有一小溪。水清見底。泉甘而潔。每隔二日。便由李周二。人輪流前去取水。李周二。人因怕懶散了筋骨。每日起來。必在洞前空地上。練習各種劍法拳術。英瓊因他二人不肯教她。她便用心在旁靜看。等他二人不在跟前。便私自練習。這峨眉山上。猿猴最多。英瓊有一天看見猴子在山崖上奔走。矯健如飛。不由的打動了她練習輕身的念頭。他每日清早起來。將帶來的兩個繩子。每一頭拴在一棵樹上。他自己就在上頭練習行走。又逼周李二人。教他種種輕身之術。他本有天生神力。再加這兩個名手指導。不但練得身輕如燕。並且力大異常。周淳每隔一月。必要去看望趙燕兒一次。順便教他的武藝。那一日正要下山去看望於他。正走到捨身巖畔。忽見燕兒跑來。手中持有一封書信。周淳打



開一看。原來是教讀馬湘寫來的。說是三日前來了一個和尚。形狀兇惡異常。身上背了一個鐵木魚。重約三四百斤。到村中化緣。說他是五台山的僧人。名喚妙道。遊行天下。祇爲尋訪一個姓周的朋友。村中的人。因爲他雖然長得凶惡。到是隨緣討化。并無執外行爲。到也由他。他因爲村中。無有姓周的。昨天本自要走。忽然有一個口快的村人。說起周先生。他便問先生的名號。同相貌。他聽完說。一定是他。想不到雲中飛鶴周老三。居然我今生還有同他見面之日。說時臉上十分難看。他正問先生現在那裏。我同燕兒剛剛走出。那快嘴的人。就說要問先生的下落。須問我。那僧人便來盤問於我。我看他來意不善。我便對他說。周先生生成都去就館去了。並未告訴他住在峨嵋。他今天已自不在村中。想必往成都尋你去了。我見此和尚來意一定不善。所以通函與你。早作準備。周淳見了此信大驚。便對燕兒道。你隨我上山再談吧。說時。匆匆攜了燕兒。蹤上危崖。來到洞中。燕兒拜見李甯父女之後。便對周淳說道。我因爲馬老師說那和尚存心不好。我那天晚上。便在和尚住的客棧中。去偵察他。到底是什麼樣人。我到三更時分。扒在他那房頂上。用珍珠倒捲簾的架勢。往房中一看。



祇見這和尚在那裏打坐。坐了片刻。他起身從鐵木魚內。取出臘乾了的兩個人手指頭。看了又看。一會兒又伸出他的右手來比了又比。原來他右手上已是祇剩了三個指頭。無名指同三指。想是被兵刃削去。這時候又見他取出一個小包來。由裏面取出一個泥塑的人。那相貌塑得與老師一般模樣。也是白衣佩劍。祇是背上好像有兩個翅膀的東西。只見那和尚見了老師的像。把牙咬得怪響。好似恨極的樣子。又指着那泥像。不住的咒罵。我不由心中大怒。正待進房去質問他。與老師有什麼冤仇。這樣背後罵人。他要不說理。我就打他個半死。誰想我正想下房時。好像有人把我背上一捏。我便做聲不得。忽然覺得身子起在半空。一會到了平地。一看已在三官廟左近。把我嚇了一大跳。我本是瞞着我母親出來。我怕他老人家醒了尋我。預備先回去看一看再說。我便回家一看。我母親倒沒有醒。只見桌子上有一張紙條。字寫得非常好。字上道。燕兒好大胆。背母去涉險。明早急速上峨嵋。與師送信莫遲緩。我見了此條。仔細一想。我有老母在堂。是不應該涉險。照這留字人的口氣中。那個和尚一定本領高強。我絕不是對手。我在那房上忽然被人提到半空。想必也是此人

所爲。我想了一夜。次日便告知母親。母親叫我急速與老師送信。這幾天正考月課。我還怕馬老師不准我來。誰想到學房尚未張口。馬老師就把我叫在無人處。命我與老師送信。並且還給了我三錢銀子做盤費。我便急速動身。剛走出十幾里。就見前面有兩個人正在吵架。我定睛一看。一個正是那和尚。一個是一位道人。不由把我嚇了一大跳。且喜相隔路遠。他們不曾注意到我。我於是捨了大路。由山坡翻過去。抄山路趕了來。不知老師可知道這個和尚的來歷麼。要知周淳怎樣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雲中鶴深山話前因 多臂熊截江逢俠士

話說周淳聽了燕兒之言。大驚說道。好險好險。燕兒你的胆子真是不小。我常對你說。江湖上最難惹的是僧道乞丐。同獨行的女子。遇見這種人孤身行走。最要留神。幸而有人指點你。不曾造次。不然你這條小命。已經送到枉死城中去了。李寧便道。信中之言。我也不大明白。幾時聽見你講說是與和尚結過冤仇。你何妨說出來。我聽一聽。周淳道。你道這和尚是





誰他就是十年前名馳江南的多臂熊毛太呀。李甯聽了，不覺大驚道：「要是他，真有點不好辦呢。」周淳道：「當初也是我一時大意，不曾斬草除根，所以留下現在的禍患。可憐我才得安身之所，又要奔走逃亡，真是那裏說起。」李甯尚未答言，英瓊燕兒兩個小孩子，初出犢兒不怕虎，俱各心懷不服。燕兒還不敢張口，就說：「英瓊氣得粉面通紅，說道：世叔也太是滅自己的威風，增他人的銳氣了。他狠上天，也是一個人。我們現在有四人，在此懼他何來。何至於要奔走逃亡呢？」周淳道：「賢姪女，你那裏知道。事隔多年，你父雖知此事，也未必記得清楚。待我把當年的事說將出來，也好增你們年輕人一點閱歷。在十幾年前，我同你父親你楊叔父，在北五省真是享有盛名。你父的劍法最高，又會使各種暗器，能打能接。江湖人送外號通臂神猿。你楊叔父使一把朴刀，同一條練子鏢，人送外號神刀楊達。彼時我三人情同骨肉，練習武藝，俱在一塊。為叔因見你父親練輕身功夫，是我別出心裁，用白綱子做了兩個如鳥翅般的東西，纏在臂上。那怕是百十丈的高山，我用這兩塊綱子，借着風力往下跳，也毫無妨礙。我因為英雄仗義作事，要光明正大。我夜行時，都是穿白，因此人家與我起了一




個外號。叫作雲中飛鶴。又叫我們三人。爲齊魯三英。我老弟兄三人。專做行使作義的事。那一年正值明季兵慌。我有一個好友。是一個商人。他逃反。由陝西回揚州去。因道路不安。請我護送。這當然是義不容辭。誰想走在路上。便聽見南方出了一個獨腳強盜。名叫多臂熊毛太。綠林中的規矩。路上遇見買賣。或是到人家偷搶。祇要事主不抵抗。或者沒有仇怨。絕不肯輕易殺人。奸淫婦女。尤爲大忌。誰想這個毛太。心狠手辣。無論到那裏。就是搶完了。殺一個鷄犬不留。要遇見美貌女子。更是先姦後殺。我聽了此言。自然是越發當意。誰想走到南京的江邊。正在客店打尖。忽然從人送進一張名帖。上面並無名姓。只畫了一隻人熊。多生了八隻手。我就知道是毛太來了。我不得不見。便把隨身兵器。預備停妥。請他進來。以爲必有許多麻煩。及至會面。看他果然生得十分凶惡。可是他並未帶着兵器。後來他把來意說明。原來是因爲慕我的名。要同我結盟兄弟。我縱不才。怎肯與淫賊拜盟呢。我使用極委婉的話。謝絕了他。他並不堅持。談了許多將來彼此照應。綠林中常行的義氣話。也自告辭。我留神看他脚步。果然很有功夫。大概因酒色過度的關係。神弱一點。我送到門口。恰





一陣風過。將一扇店門。吹成半掩。他好似不經意的。將門摸了一下。他那意思。明明是在我面前賣弄。我懶得和他糾纏。偏裝不知道。他還以為我真不知道。故意回頭對店家說道。你們的門。這樣不結實。留心賊人偷啊。說時把門一搖。只見他手摸過的地方。紛紛往下掉木末。現出五個手指頭印來。我見他如此賣弄。真氣他不過。一面送他出店。忽然抬頭看見對面屋上有幾片瓦。被風吹得一半露在屋簷下。一半要下墜的神氣。我便對他說。這兩塊瓦。要再被風吹落下來。如果有人走過。豈不被他打傷麼。說時我用一粒混元氣。張嘴向那兩塊瓦。一口痰唾過去。將那瓦打得粉碎。落在地上。他才心服口服。對我說道。齊魯三英。果然是名不虛傳。你我後會有期。請你千萬不要忘了。剛才所說的義氣。我當時也並不曾留意。他走後。我們便將往揚州的船隻雇妥。將行李家眷。俱都搬了上去。我們的船。緊靠著一家卸任官員包的一隻大江船。到了晚上三更時分。忽然聽得有女子哭喊之聲。我因此時地面。不大平靜。總是和衣而睡。隨身的兵器。也都帶在身旁。我立刻竄出船艙。一聽仔細察看。原來哭聲就出在隣船。我便知道出了差錯。一時為義氣所激。連忙蹤了過去。祇見船上倒



了一地的人。我扒在船艙縫中一望，祇見毛太手執一把明晃晃的鋼刀，船炕上綁着一個絕色女子。上衣已自剝卸，連氣帶急，已自暈死過去。那廝正在脫那女子的中衣時候，我不由氣沖牛斗。當時取出一枝金鏢，對那廝打了過去。那廝也真有功夫，鏢剛到他腦後，他將身子一偏，便自接到手中。一口將燈吹滅，就將我的鏢，先由艙中打出。隨着蹤身出來，與我對敵。我施展平生武藝，也自拚得一個平手。我因我船上無人看守，怕他有餘黨，出了差錯，戰了幾十個回合。最後我用六合劍穿雲拿月的絕招，一劍刺了過去。他一時不及防備，將他手指斷去兩個。這樣淫賊，本當將他殺死，以除後患，才是正理。巨耐他自知不敵，登時將刀擲去就地。說道：朋友忘了白天的話嗎？如今我敵你不過，要殺請殺吧。我不該一時心軟，可惜他這一身武藝。又看在他師父火眼金獅吳明的面上，他白天又與我打過招呼，所以當時不曾殺害於他。叫他立下重誓，從此洗心革面，便輕輕易易的將他放了。且喜那晚他並不曾傷人，祇用點穴法，將衆人點倒。我將那些人一一解救，便自回船。他從此便削髮出家，拜五台山金身羅漢法元爲師，鍊成一把飛劍，取人首級於十里之外，已是身劍合一口。



口聲聲。要報前仇。我自知敵他不過。沒奈何才帶了我女兒輕雲。避往四川。我等武藝雖好。怎能與劍仙對敵呢。談話中間。忽聽空中一聲鶴唳。響徹雲霄。衆人聽得出神。不曾在意。周淳聽了。連忙跑了下去。一會進來。燕兒問道。將才一聲鶴唳。老師爲何連忙趕了出去。周淳道。你那裏知道。此洞乃是峨嵋最高的山峯。雲霧時常環繞山半。尋常飛鳥。決難飛渡。我因鶴聲來在我們頂上。有些奇怪。誰想去看。並無蹤影。真是希奇。英瓊便問道。周世叔說來。難道毛太如此利害。世叔除了逃避。就沒法可施嗎。周淳道。那廝雖然劍術高強。到底他心術不正。不能鍊到登峯造極。劍仙中強似他的人正多。就拿我女兒輕雲的師父。黃山餐霞大師來說。他便不是對手。祇是黃山離此甚遠。地方又大。一時無法找尋。也祇好說說而已。李寧道。賢弟老躲他。也不是辦法。還是想個主意才好。周淳道。誰說不是呢。我意欲同燕兒的母親商量。託馬湘早晚多照應。將燕兒帶在身旁。不等他約我。我先去尋他。與他訂下一個比劍的日子。權作緩兵之計。然後就這個時期中間。在黃山尋找餐霞大師。與他對敵。雖然有點傷面子。也說不得了。李甯聽了。甚以爲然。便要同周淳一同前去。周淳道。此去不是動



武人多了反自誤事。令媛每日功課。正在進境的時候。不可荒疎。丟他一人。在山。又是不便。大哥還是不去的。爲是。衆人商議停妥。周淳便別了李氏父女。同燕兒直往山下走去。那時已是秋末冬初。金風撲面。樹葉盡脫。師徒二人。隨談隨走。走了半日。已來到峨嵋山下。忽然看見山脚下。臥着一個道人。祇穿得一件單衣。身上十分襤褸。旁邊倒着一個裝酒的紅漆大葫蘆。那道人醉後。睡得正熟。燕兒道。老師你看這個道人。窮得這般光景。還要這樣貪杯。真可以算得是醉鬼了。周淳道。你小孩子家。懂得什麼。我們大好神州。亡於胡兒之手。那有志氣的人。不肯屈身事仇。埋沒在風塵中的人。正多呢。他這樣落磊不羈。焉知不是我輩中人哩。祇是這樣涼的天氣。他醉倒此地。難免不受風寒。我走了半日。腹中覺得有點飢餓。待我將他喚醒。同去吃一點飯食。再贈他一點銀兩。結一點香火緣吧。說罷便走上前去。在道人身旁。輕輕喚了兩聲。道爺請醒醒罷。又用手推了他兩下。那道人益發鼾聲如雷。呼喚不醒。周淳見那道人雖然面目骯髒。手指甲縫中堆滿塵垢。可是那一雙手臂。却瑩白如玉。更料他不是平常之人。因爲急於要同燕兒回家。又見他推喚不醒。沒奈何便從衣包內取



了件半新的湖綉棉袍。與他披在身上。臨行又推了他兩下。那道人仍是不醒。祇得同燕兒到附近飯鋪。胡亂吃了一點酒食。匆匆上道。到了無人之處。師徒二人。施展陸地飛行的脚程。往烏鴉嘴走去。那消兩個時辰。便已離村不遠。周淳知道燕兒之母甚賢。此去必受他特別款待。勞動他。於心不安。況且天已不早。意欲吃完了飯再去。便同燕兒走進一家酒飯鋪。去用晚飯。這家酒飯鋪。名叫知味樓。新開不多時。烹調甚是得法。在那裏飲酒的座客甚多。他師徒二人歸心似箭。也不曾注意旁人。便由酒保引往雅座。燕兒忽然看見一件東西。甚是眼熟。不覺大吃一驚。連忙喊周淳來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見首神龍醉道人揮金縱飲 蕪巢孤雛趙燕兒別母從師

話說周淳師徒二人。進知味樓去用飯。忽然看見一件東西掛在櫃房。甚是觸目。仔細一看。原來便是在峨嵋山脚下。那個醉道人所用來裝酒的紅漆葫蘆。四面一看。並無那個道人的踪跡。二人起初。認爲天下相同之物甚多。也許事出偶然。便坐下叫些酒飯。隨意吃喝。後



來周淳越想越覺稀奇。便將酒保喚來問道。你們櫃上那個紅葫蘆。用來裝酒。甚是合用。你們是那裏買的。那酒保答道。二位客官。要問這個葫蘆。並不是我們店裏的。在五天前來了一位窮道爺。穿得十分襤褸。身上背的就是這個葫蘆。他雖然那樣窮法。可是酒量極大。每日到我們店中。一喝起碼十斤。不醉不止。一醉就睡。睡醒又喝。起初我們見他那樣窮相。還疑心他是騙酒吃。成心吃完了賣打的。後來見他吃喝之後。並不短少分文。臨走還要帶這一大葫蘆酒去。每天至少總可賣他五六十斤頂上的大麪酒。他到成了我們店中的一個好主顧。他喝醉了就睡。除添酒外。輕易不大說話。酒德甚好。因此我們很恭敬他。今早在我們這裏喝完了酒。照例又帶了一大葫蘆酒。走去了兩三個時辰回來。手上夾了一件俗家的棉袍。又喝了這一個時辰。這次臨走。他說未帶錢來。要把這葫蘆作押頭。並且還說不到兩個時辰。就有人來替他還賬。我們因爲他這五六天。已買了我們二三百斤酒。平時我們一個月。也賣不了這許多。不敢怠慢他。情願替他記賬。不敢收他東西。他執意不從。他說生平不曾白受過人家東西。我一時忘了帶錢。回來派人送錢。這葫蘆算個記號。我們強不過



他祇得暫時留下。客官如喜歡這個葫蘆。本店不能代賣。也不知道在那裏買。周淳一面聽。一面尋思。便對酒保說道。這位道爺。共欠你們多少酒錢。回頭一齊算在我們的賬上如何。酒保疑心周淳喜愛葫蘆。想借此拿去。便道。這位道爺。是我們店裏的老主顧。他也不會欠錢的。客官不用費心吧。燕兒正要發言。周淳連忙對他使眼色。不讓他說話。知道酒保用意。便說道。你不要多疑。這位道爺。原是我們的朋友。我應該給他會酒賬的。這葫蘆仍交你們保存。不見他本人。不要給旁人拿去。酒保聽了周淳之言。方知錯會了意。他本認爲窮道爺這筆賬。不大穩當。因爲人家照顧太多。不好意思不賒給他。又怕別人將葫蘆取走。道人回來訛詐。故爾不肯。今見周淳這樣慷慨。自然心願。便連他師徒二人的賬。算在一塊。共合二兩一錢五分銀子。周淳將酒賬開發。又給了一些酒錢。便往燕兒家中走去。燕兒正要問那道人的來歷。周淳叫他不要多說。祇催快走。不大功夫。已到燕兒門首。燕兒的娘趙老太太。正在門首朝他們來路凝望。燕兒見了他母親。便捨了周淳。往他娘懷中撲去。周淳見了這般光景。不覺暗暗點頭。趙母扶着燕兒。招呼周淳進去。他家雖是三個土房。到也收拾得乾



淨堂前一架織布的機。上面綑着織而未成的布。橫頭上擱着一件湖縐棉袍。還有一大包東西。好似包的銀子。燕兒便道。老師你看這不是送你送與那窮道爺的棉袍麼。如何會到了我的家中呀。趙母便道。方才來了一個道爺。說是周先生同燕兒在路上。有點耽擱。身上帶了許多銀子。很覺累贅。託他先給帶來。老身深知周先生武藝超羣。就是燕兒也頗有一點靈力。怎會這點東西。拿着都嫌累贅。不肯收。那道爺又將周先生的棉袍作證。這件棉袍。是老身親手所做。針脚依稀還可辨認。雖然勉強收下。到底有些懷疑。聽那道人說。先生一會就來。所以便在門口去看。果然不多一會。先生便自來了。周淳聽了趙母之言。便將銀包打開一看。約有三百餘兩。還包着一張紙條。寫着醉道人贈節婦孝子八個字。寫得龍蛇飛舞。周淳便對燕兒道。如何。我說天壤間正多異人。你想想我的脚程。不爲不快。這位道爺在不大時間。往返二百餘里。如同兒戲一般。他的武功。高出我們。何止十倍。幸喜峨嵋山下。不曾怠慢了他。趙母忙問究竟。周淳便從峨嵋山遇見那道人。直說到酒店還賬止。又把帶燕兒同走的來意說明。勸趙母只管把銀子收用。決無差錯。趙母道。寒家雖只燕兒這一





骨血。但是不遇先生。我母子早已凍餓而死。況且他雖然有點小聰明。不遇明師。也是枉然。先生文武全才。肯帶他出去歷鍊。再好不過。周淳謝了趙母。到了晚間。又去見馬湘。囑咐許多言語。第二天起身往成都。特地先往酒店中去尋那醉道人。準備結交一個風塵奇士。誰想道人葫蘆俱都不在。便尋着了昨天的酒保。問他下落。那酒保回言。昨天那道人回來。好像有什麼急事一般。進門拿了他那當寶貝的葫蘆便走。我們便對他說。客官會他酒賬的事。他說早已知道。你對他說。我們成都見罷。說完就走。等我趕了出去。已自不見蹤影了。周淳情知醉道人已走。無法尋訪。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同了燕兒上路。直往成都。行了數日。忽然走到一個地方。名叫三叉口。往西南走去。便是上成都的大道。正西一條小道。也通成都。比大道要近二百多里。祇是要經過許多山嶺。不大好走。周淳因聞聽過這些山嶺中。有許多奇景。一來急於要到成都。二則貪玩山景。便同燕兒往小道走去。行了半日。已自走入山徑。這山名叫雲靈山。古樹參天。怪石嵯峨。頗多奇景。師徒二人。走得有點口渴。想尋一點泉水。恰好路旁有一道小溪。泉水清潔。游魚可數。便同燕兒下去。取出帶來的木瓢。吸了



一些溪泉。隨意飲用。此時日已銜山。師徒二人。怕錯過了宿頭。連忙脚步加緊。往前途走去。正走之間。忽聽一聲鶴唳。周淳道。日前在峨眉下山時。連聽兩次鶴唳。今天是第三次了。說罷抬頭望天。祇見天清無雲。一些踪影全無。燕兒忽然叫道。老師在這裏了。周淳連忙看時。祇見這旁一塊大山上。站着極大的仙鶴。頭頂鮮紅。渾身雪白。更無一根雜毛。金睛鐵喙。兩爪如銅鈎一般。足有八九尺高下。正在那裏剔毛梳翎。周淳道。像這樣大的仙鶴。真也少見。正說之間。忽見山石旁邊竄起一條青蛇。有七八尺長。那鶴見了這蛇。急忙用口來啄。巨耐那蛇跑得飛快。仙鶴嘴到時。已自鑽入石洞之中。踪跡不見。鐵喙到處。把那山石啄得碎石濺起。火星亂飛。那鶴忽然性起。腳嘴齊施。連抓帶啄。把方圓六七尺一塊山石。啄得粉碎。那蛇見藏身不住。正待向外逃竄。剛伸出頭時。便被那鶴一嘴擒住。那蛇把身子一捲。七八尺長的蛇身。將鶴的雙腳緊緊纏住不放。那鶴更不慌忙。一嘴先將蛇頭咬斷。再用長嘴從兩腳中間。輕輕一理。便將蛇身分作七八十段。那消幾啄。便已吃在肚內。抖抖身上翎毛。一聲長叫。望空而去。一恍眼間。便已飛入雲中。這時已是暮色蒼茫。暝烟四合。周淳忙催燕兒



趕路走出三里多路。天色向晚。恰好道旁有一所人家。便上前叩門投宿。叩了半日。才聽裏面有人答話。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周淳說明來意。那人道。我現在已是命在旦夕。此地萬分危險。客官如要投宿。往西南去五里多路。那裏有一座茅菴。住着一位白雲大師。你可去求他借宿一宵。他若依從。還能免掉危險。說罷。便不見聲息。再打門時。已不見答應。周淳生性好奇。便叫燕兒等在外面道。我出不來。不可輕易走動。便躡身越牆而過。這時明月升起。照得院中清澈如晝。周淳留神仔細一看。祇見院中籐牀上臥倒一人。見周淳進來。便道。你這人如何不聽話。你快走遠些。不要近我。於你大有不利。周淳道。四海之內。皆是朋友。有何苦處。此地有何危險。你何妨說將出來。我也許能夠助你一勝之力。你何必坐以待斃呢。那人道。你還不快走。我已中了妖毒。近我三尺。便受傳染。我在這裏掙命。已經三日。如今腹中飢餓。你如帶有乾糧。可扔些與我。那妖早晚尋到。我不必說。你也性命難保。你如能急忙去投白雲大師。或者還可以幫我的忙。我的事兒。你只對他說這個。那人說到這裏。已是身微力弱。奄奄一息。祇見那人手背上有七顆紅痣。鮮明非常。周淳心想。此非善地。便扔些乾

撞與他。便蹤了出來。喊燕兒時。忽然蹤跡不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鶴舞空山俠客驚蛇怪

雲迷蜀嶺孝子拜仙師

話說周淳聽了那人之言。連忙跳出一看。忽然燕兒蹤跡不見。這一嚇非同小可。起初尚以爲他到附近處方便。誰知四外高聲呼喚。仍是不見蹤跡。不覺急得渾身是汗。又不敢輕易離開此地。怕燕兒回來。尋他不着。正在無可奈何。忽聽門內又發出細微的聲音說道。你還不曾走嗎。周淳道。我適才同你分別出來。我有一個同伴。如今不知去向。衣服行囊都未帶去。莫不是你說的妖怪。來吃了去麼。那人道。那妖屬陰。不交三更。不會出來。你那同伴此刻失蹤。絕非此妖所害。你快到白雲大師那裏。求他與你算一卦。便知下落。你不要自誤。天已不早。快些去吧。周淳萬般無奈。拚得照那人所說。往前走去。才走不到五里。忽聽背後呼呀風起。腥味撲鼻。周淳知道不妙。連忙如飛一般向前奔走。剛剛走到一座菴前。忽然風止。周淳回頭一看。祇見一團濃霧中。隱約現出兩盞紅燈。往來路退去。月光底下。分外看得清切。





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再看這廬，並不甚大，門前兩株衰柳，影子被月光映射在地下，碎陰滿地，顯着十分幽靜。巷內梵唄之聲不絕，想是此中主人正在那裏做夜課，便輕輕去叩了兩下門，便有一小女孩應聲答道：「我們這裏乃是尼菴，客官如要投宿，往前面去吧。」周淳答道：「我在途中遇難，特來投奔白雲大師的，話還未了，門已開放，出來一個妙年女尼，年紀才十三四歲，長得十分美秀，見了周淳說道：「大師正在做夜課，你且到佛堂等候一會吧。」周淳便隨他進去，到了佛堂坐定，那小女尼又去端了一碗茶，同幾塊素饌，與周淳食用，便自進去。許久不見出來，周淳正等得心煩，忽見面前青光一閃，忽如飛鳥般，投向後院，周淳好奇心感，便出了佛堂，輕輕往後院中走去。剛剛走近窗前，忽聽有兩個人正在說話，好似一男一女，倒耳細聽，便聽那女的說道：「二師兄深，夜到此，有何事見教？」那男的說道：「我適才從雲靈山走過，看見妖氣冲天，正要查看一個究竟，忽見道旁一家屋簷下，站定一個小童，眼離他身側，不到十丈光景，我見那童子根基甚厚，不忍他遭毒手，便將他一把抱起，先救出了險地，然後用劍將妖物趕走。後來盤問他的來歷，才知是齊魯三英周淳的徒弟，我見此



子身有仙骨。跟着塵世中的俠客。豈不辜負了他。便收他爲徒。叫白兒將他背往我的山中去了。他行時說怕他師傅老母不放心。我答應與他帶信。便去尋那姓周的。誰想無意中又救了七師弟的門徒。名叫施林。他也是中了妖毒。堪堪待斃。我將他救轉。送他回山。才知道姓周的投到你這裏來了。我方才進來時。看見一人。坐在佛堂上。想是此人。那女的答道。方才紫綃來說。有一姓周的投奔於我。正待出去會他。恰好師兄到此。所以還未相見。那男的又道。適才那妖看去十分利害。我的玄英劍。祇將他逼走。竟不能傷他分毫。我因不知底細。未敢造次。你近在咫尺。何以容他如此猖獗呢。那女的說道。我爲此妖。真是費了無窮心力。好容易將制他之物尋到。怎耐缺少幫手。師兄駕臨。真是再好不過。說罷便對窗外說道。周壯士遠道而來。爲何不進來敘話。祇是作壁上聽呢。周淳正聽得出神。被室中人這一問。不由面紅耳赤。祇得走了進去。見蒲團上坐定一個女尼。年約四五十歲。上首坐定一個道人。一臉虬髯。兩目晶光四射。知是非常人物。不由納頭便拜。僧道二人連忙用手相摻。口稱不敢。那女尼叫周淳一旁坐下。便道。適才我等之言。想你已經聽去。這位是我師兄聶仙李。



元化。我名元敬。人稱白雲大師的便是。你的高徒。已被這位髯師兄收歸門下。不知壯士可能割愛嗎。周淳道。他小小年紀。能承前輩劍仙垂青。真是三生有幸。弟子正因他天資聰明。弟子才學淺薄。恐誤却他的前途。今幸得遇仙緣。那有不願之理。只是適才弟子路遇一人。中了妖毒。命在旦夕。還望二位大仙垂憐解救。髯道人道。那人名叫施林。乃是我的師姪。我適才路過。已將他解救回山去了。周淳連忙拜謝。白雲大師道。師兄來得甚巧。事不宜遲。明晨隨我斬妖吧。髯道人道。此妖到底何物。這般利害。白雲大師道。此山原本不叫雲靈山。因為山中出了一個蛇妖。早晚他口中吐出毒霧。結成雲霞。映着山頭的朝霞夕陽。反成了此山一個奇景。人家見此山雲霞燦爛。十分悅目。這百多年來。就把這山叫作雲靈山。此妖起初也不過在這山上噴雲吐霧。並不曾害人。誰想近三年來。情形大變。從辰時起到酉時止。是那妖在洞中修煉之時。行人在此時間內走過。尚不妨事。否則能逃毒手的。十無一二。這三年中。我同他鬪了若干回。也不曾傷他分毫。他也知道我的利害。祇要一到我菴前不遠。便自逃了回去。適才我聽得風響。知是那妖前來。後來沒有動靜。便聽見壯士叩門了。周淳

才知道那妖適才忽然不追的原故。白雲大師又說道。一物伏一制。我知道此妖最怕蜈蚣。久聞黃山餐霞大師處。有此異物。便叫紫綃去借。大師先還不肯。說那蜈蚣是他鎮洞之寶。後來經我親身前往。昨天我才借到。恰好壯士與師兄到此。想是那妖伏誅之日不遠。

## 第六回

名山借靈物仙俠夜話

古洞斬妖蛇父女重逢

白雲大師說罷。便由壁上取出一個長匣。乃是精鐵鑄成。十分堅固。又從葫蘆內。取出幾十粒丹藥。然後將盒蓋揭開。祇見裏面伏着一條二尺四寸長的一條蜈蚣。遍體紅鱗。閃閃發光。兩粒眼珠。有茶碗大小。綠光射眼。白雲大師便將那丹藥。放在盒內。那蜈蚣忽然蠕蠕欲動。大師忙將盒蓋關上。聶人道。如此靈物。其毒必比蛇妖利害。不知餐霞大師。當初如何收得。白雲大師道。餐霞大師幼年在閩中當處女時。最爲淘氣。有一天捉到一條蜈蚣。不過三兩寸長。他將此物裝在一個盒內。每天拿些米飯喂他。日子一多。漸漸長成。等他出閣時。這蜈蚣差不多已有五六尺長。他一定要陪送過去。他老太爺怕駭人聽聞。執意不肯。沒奈







何他才把這條蜈蚣。叫人抬到山中放掉。後來他的丈夫死去。他被神尼優曇大師收歸門下。煉成劍仙。又到那山中。將那蜈蚣收作鎮山之寶。百餘年來。經餐霞大師。用符咒催煉。食的俱是仙丹靈藥。不但神化無方。可大可小。並且深通靈性。從不輕易傷人。餐霞甚是喜愛於牠。此次經我再三請求。費了無數唇舌。才肯借用一時。師兄莫要小看於他。三人談談說說。又問了些周淳所用的功夫。不覺已是東方微明。白雲大師道。是時候了。便對周淳道。此番前去。非常兇險。壯士如果要去。祇可躲在一旁。作壁上觀。千萬不可妄動才好。說罷。便同了二人起身。往山谷中走去。這時一輪紅日。已經從地平線上。往上升起。途徑看得非常清楚。走到一處。祇見山勢非常險惡。寸草不生。白雲大師便對聶道人道。此地離蛇巢不遠。待我前去。引他出來。等我與他鬥時。煩勞師兄。將玄英劍斷他的歸路。說罷便獨自向前走去。聶道人同了周淳。蹀上山峯。祇見山谷中有一個大洞。深黑不可見底。白雲大師走到離洞不遠。嘍嘍嗚嗚的叫了幾聲。忽然狂風大起。白雲大師撥轉身往回路便走。說時遲。那時快。洞中一陣黑風過處。冲出一條大蛇。金鱗紅眼。長約十丈。腰如缸甕。行走如飛。看看追出峯



里多地。白雲忽地回身喊一聲來得好。從手中飛出一道紫光。那蛇見了這光。便由口中吐出丈許長的大獸。與這道光華。絞在一起。鬥了片刻。那蛇自知不敵。撥轉身回頭便走。聾道人便將手上玄英劍放出來。一道青光。朝那蛇頭飛下。那蛇見不是路。便將蛇身盤在一堆。噴出烈火毒霧。與這兩道劍光。戰在一起。饒你仙劍利害。也自不能傷他分毫。白雲大師與聾道人。各人佔了一個山峯。指揮劍光。與那蛇對敵。鬥了半日。不分勝敗。白雲沒奈何。祇得與聾道人打個招呼。各人將劍光收起。那蛇看見劍光忽然退去。認是敵人打敗。正待向白雲大師撲來。忽然從白雲大師手中。飛起一物。遍體紅光耀目。照得山谷皆紅。原來白雲大師見劍仍是不能取勝。已是將匣內蜈蚣放出。這蜈蚣才一出匣。迎風便長。長有丈餘。那蛇見蜈蚣飛來。只道已逢勁敵。更不怠慢。拚命的噴火噴霧。與那蜈蚣鬥在一起。鬥了片刻。那蜈蚣一口將蛇的七寸咬住。那蛇也將蜈蚣的尾巴咬住。兩下都不肯放鬆。那蛇被蜈蚣咬得難受。不住的將長尾巴在山石上掃來掃去。把那山石打得如冰雹一般。四散飛起。煞是奇觀。這時他三人已走在一處。聾道人意欲將玄英劍收起。助那蜈蚣一勝之力。白雲大師



恐傷了蜈蚣。連忙止住。正說話時。忽然震天動地。一聲響過去。蛇與蜈蚣俱都紋絲不動。原來那蛇被咬。負痛不過。一尾掃過去。將谷口凸出來。有丈許高的山石打斷。恰好正落在他的頭上。打得腦漿迸裂。那蜈蚣也力竭而死。白雲大師同了髡道人。連忙飛下山去。用劍將蛇身斫成十數段。見蜈蚣已死。便道。我起初不肯輕易放出。就怕是兩財俱傷。如今怎好回覆餐霞大師呢。髡道人道。此妖爲害一方。荼毒生靈。今賴餐霞大師的蜈蚣。除此巨害。功德非小。想來也不能見怪你。我正說話時。忽從山頭上飛下一個黑衣女郎。腰懸一個葫蘆。走到二人面前。行禮道。弟子周輕雲。奉了餐霞大師之命。請白雲大師。不必在意。蜈蚣之死。乃是定數。命我致意大師。將他屍骨帶回。說罷。走到蜈蚣身旁。取出一粒丹藥。放在他口內。那蜈蚣便縮成七八寸光景。便取來放在身旁葫蘆之內。又對白雲大師道。家師言說家父周淳在此。可容一見。白雲大師才知道他是周淳的女兒。十分代他喜幸。便將周淳喚將下來。他父女重逢。自是歡喜。周淳正要訪求餐霞大師幫忙。適才在白雲大師處。因忙於捉妖。不曾啓齒。今見女兒到來。正好命他代求。便對輕雲說多臂熊毛太尋仇。同自己往成都之事。



又教輕雲代請餐霞大師下山。輕雲道：如此小事，何必勞動師父。女兒此次也爲此事而來。女兒自隨師父上山，已將仙劍煉成。我因爹爹學劍未成，屢次求大師傳授。大師說父親與他老人家無緣。大師生平未收過男弟子。你說爹爹機緣到來，自然得遇明師。教爹爹此番祇管往成都走去。前面自有人來接引。女兒回山覆命之後，也要到成都去助爹爹殺那毛太呢。周淳聽了，不覺心中一塊石頭落地。輕雲辭別三人，回山覆命不提。周淳心想：白雲大師與髯道人，俱是成名劍仙，便有投師之意。白雲大師道：你雖年過四十，根行心地俱好。早晚是我輩中人。何必急在一時。現在劍客派別甚多，時常引起鬭爭。崑崙峨嵋之外，現在新創的黃山派與五台派，如同水火。都是因爲邪正不能並立的原故。這次毛大尋仇，不過開端。以後的事兒正多呢。說罷便取了許多枯樹枝葉，將蛇身焚化。髯道人說奉師父靜虛老祖之命，要急忙去度一個富有仙根的人，以免被五台派的人收羅了去。說罷，噓口一聲長嘯，祇見雲端中飛下一隻大仙鶴。髯道人跨了上去。說聲再見，便自沖霄飛起。周淳才知那日山中闖蛇的仙鶴，就是髯道人的坐騎。他雖聽了女兒輕雲之言，終覺放心不下。順便邀



白雲大師相助。白雲大師道：「你只管先去，此行決無妨礙。到急難時，我自會前來救你。」此時尚用不着。周淳心中半信半疑。沒奈何只得單身辭別上路。行了數日，已到成都。到處打聽，都說不曾見過這樣的一個和尚。周淳祇得在那裏等候。輕雲到來，等了三個多月，也不曾來。心中十分不解。這時已是正月下旬。成都城廂內外，巷觀林立，古蹟甚多。有一天悶坐店房，十分無聊。信步走到南門外武侯祠去遊玩。

## 第七回

擒淫賊大鬧施家巷

逢狹路智敵八指僧

這武侯祠乃是蜀中有名的古蹟。壁上名人題詠甚多。周淳流覽片時。信步走到望江樓。要了一壺酒。幾味菜。獨自一人食用。忽聽樓梯響動。走上一人。武生公子打扮。長得面如冠玉。十分俊美。祇是滿臉帶着不正之色。頭戴藍緞子繡花壯士帽。鬢邊斜插着顛巍巍碗大的。一朵通草做的粉牡丹。獨自一人要些酒菜。也不好生吃用。兩眼直勾勾的望着樓下。周淳看了半日。好生奇怪。也低頭往下看。原來江邊停了一隻大船。船上有許多女眷。內有一



個女子長得十分美麗正在離船上轎。那武生公子見了。連忙丟下一錠銀子。會好酒錢。急急匆匆邁步下樓。周淳觀察此人。定非良善。便也會了酒賬。跟蹤下去。忽然看見前面一個道人。背上揹着一個大紅葫蘆。慢慢往前行走。仔細一看。原來就是那日在峨嵋山相遇的那個醉道人。要待追那淫賊。好不容易才得相遇奇人。豈肯失之交臂。要放下不追。又未免自私之心太重。有失俠義的天職。正猶疑問。成都轎夫有名的飛腿。已跑得不知去向。那武生公子也不見蹤跡。沒奈何祇得暗暗跟着那道人走去。那道人好似不曾知道周淳跟他模樣。在前緩緩行走。周淳心中暗喜。以為這次決不會輕易錯過。祇在這道人後面。緊緊跟隨。那道人祇望那田野中走去。不論周淳如何追去。距離總是不到一二十丈。後來周淳急了。便脫口喊道。前面道爺。暫停貴步。弟子有話奉上。誰想那道人聽了周淳之言。越走越快。任你周淳有輕身工夫。也是莫想追趕得上。一轉瞬間。已是不見蹤跡。周淳知是道人不肯見他。無奈何垂頭喪氣。回轉店房。到了定更後。正待安歇。忽然一陣微風吹過。平空素上添了一張紙條。周淳連忙躡身出來。祇見明星在天。四外皆寂。遠遠深巷中。微聞一陣犬吠。回房看那



紙條時。祇見上面寫了三個大字。施家巷。筆酣墨飽。神采飛揚。看這字非常面熟。好似在那裏見過。怎奈一時想他不起。心想這施家巷。俱是大戶人家。與我有何關係。心中十分不解。後來一想。莫非那裏出了什麼變故。送字的人。獨力難支。約我前去相助。不成。不管。是與不是。且到那裏再說。於是將隨身用的兵器帶好。將門緊閉。從窗口內縱身出去。一路窺房越脊。正走之間。忽見前面一條黑影。飛也似的往前奔跑。剛走到施家巷時。忽然不見。周淳心想施家巷街道甚長。叫我先到那一家呢。也不管他。且先到了第一家的房上。却靜悄悄並無聲息。正走在第三家。乃是一所大院落。忽然看見樓上還有燈光。周淳急忙蹤了過去。往窗內一看。不由怒髮冲冠。原來屋中一個絕色女子。被脫得赤條條的縛在一條春凳上。已是昏絕過去。白天見的那一個武生公子。正在解帶寬衣。想要強姦那一個女子。周淳不由脫口喝道。好淫賊。擅敢強姦良家女子。還不與我出來受死。那賊聽了。便道。何人大胆。敢破你家太爺的美事。說罷。一口將燈吹滅。將房門一開。先將一把椅子。朝外擲來。周淳將劍擡過一旁。正待等他出來廝殺。忽聽腦後風聲。知是有人暗算。更不回首。斜刺裏往前蹤了出



去。這賊人跟着就是一刀砍來。周淳急架相還。原來此賊十分狡猾。他先將椅子擲出。自己却從窗口飛將出來。想要暗算周淳。若不是周淳久經大敵。已自遭了毒手。周淳與淫賊鬥了十餘個回合。覺得此賊身法刀法。非常熟習。便喝道。淫賊。你是何人門下。叫什麼名字。通名受死。俺雲中飛鶴。劍下不死無名之鬼。那賊聽了此言。不覺狂笑道。你就是周三麼。我師父祇道你不到成都來。誰想你竟前來送死。你家太爺。乃八指禪師妙通。俗家名叫多臂熊。毛太的門徒。名喚神行無影粉牡丹張亮的便是。周淳一聽是對頭到了。不覺一陣心驚。又怕毛太前來相助。不是敵手。便施出平身絕藝。渾身上下。舞起一團劍花。將那賊緊緊裹住。那張亮雖然武藝高強。到底不是周淳敵手。偏偏這家主人姓王。也是一個練家子。被喊殺之聲驚動。起初看見兩個人在動手。估量其中必有一個好人。但是分不清誰好誰壞。祇把緊自己房門。不敢上前相助。及至聽了那賊報罷名姓。便已分清邪正。於是帶領家下人等。上前相助。那賊見不是路。抽空縱身一躍。跳上牆去。周淳道。那裏走。連人帶劍。飛將起來。祇一揮。已將淫賊雙腳削斷。倒栽下來。痛死過去。衆人連忙細好。請周淳進內坐定。拜謝相救。





之德。周淳道：此賊雖然擒住，你等千萬不可聲張。他有一師名喚毛太，已煉成劍仙。若被他知曉，你等全家性命難保。那家主人名喚王承修，聽了周淳之言，不覺大驚，便要周淳相助。周淳道：我也不是此人的敵手，祇要眼前他不知道，再等些日，便有收服他之人前來，所以你們暫時不可聲張。明早你將這人裝在皮箱內，悄悄先到官府報案，叫他秘密收監，等擒到毛太，再行發落。留我在此，無益有禍，更是不好。王承修知挽留不住，祇得照他吩咐行事。不提周淳仍照原路，悄悄回轉店房。他因為今晚雖然成了一樁義舉，誰想無意中，又和毛太更結深了一層仇怨。明知背葫蘆的醉道人，是一個大幫手，巨耐又失之交臂，心緒如潮。一夜並不得安睡。到了第二日，在店中吃罷午飯，便到城內外各處參觀，尋訪醉道人的住所。一連數日，仍是不見蹤跡。一日信步出城，走到一片樹林裏面，忽然看見綠陰中，隱隱露出紅牆一角。知是一座廟宇。周淳這時覺得有些口渴，便往那廟門走去，欲待進去隨喜，討杯水喝。剛剛走離廟門不遠，忽聽大道上鶯鈴響亮，塵頭起處，有十餘騎人馬，飛一般直往廟門馳來。周淳本是細心人，便將身子閃過一旁，只見馬上那一羣人，約有十三四個，一個



是道家裝束。其餘都是俗家打扮。形狀非常凶惡。每人身上。俱都攢有包裹。好似都藏有兵刃。起初廟門緊閉。那一羣人到得廟前。當頭的是一個梢長大漢。祇見他將鞭梢一揮。朝定廟門。連擊三下。不一會。廟門大開。十餘騎連人帶馬。更不打話。一擁而入。等着一羣人進去後。依然禪門緊閉。悄無人聲。周淳心知這夥人。定非良善之輩。不過這座廟宇。離城不遠。似乎又不應藏有匪人。想要看個究竟。便往那廟門前走去。祇見這座廟。蓋得非常偉大莊嚴。廟門匾上。寫着勅建慈雲禪寺六個大金字。周淳心想。久聞慈雲寺。乃是成都有名叢林。廟中方丈智通和尚。戒律謹嚴。僧徒們清規甚好。如何會與這些匪人來往。要說是過路香客。情形又有點不對。正想假作進廟隨喜。看個究竟。忽然叭的一聲。一塊乾泥。正落在周淳的臉上。不覺大驚。急忙用目四下觀看。不要說人。連雀鳥都沒有。一個。不知這泥塊。從那裏飛來。心中雖然非常驚異。終久好奇心盛。又仗着藝高人胆大。仍待前去叩門。剛把手舉起來。忽然腦後生風。周淳這回不似剛才大意。急忙將頭一低。叭的一聲。落在地上。仍是一塊乾土。急往土塊來路看時。祇見相隔二十多丈。有一個人影。往樹林中一晃。便自不見。不覺心



中有氣。便丟下進廟之想。飛步往樹林中追去。準備搜出那人。問他無緣無故。爲何一次兩次。和他開玩笑。等到走進林中。四下搜尋。那有絲毫蹤跡。正待不追。又是一塊乾土飛來。周淳這回早已留上十二分的心了。他一面閃開。那塊乾土。定睛往前面望去。祇見前面這一個人。長得十分瘦小。正往林外飛跑。周淳氣往上撞。拔腿便追。那人好快身法。脚不沾塵。鏡你周淳日行千里的脚程。也是追趕不上。就這樣一個跑。一個追。不大功夫。已是十餘里路。周淳一路追。一路想。我與此人素昧平生。何故如此戲弄於我。要是仇家。我在廟門前。已是中了他的暗算。況且照他脚程身法看來。武藝決不能在我之下。他把我引在這無人的荒郊。是什麼緣故呢。正想間。忽然大悟。便止步喊道。前面那位尊兄。暫停幾步。容俺周淳一言。任你喊破喉嚨。那人祇是不理。忽然見他在一株樹前站定。周淳心中大喜。便往前走去。剛剛相離不遠。那人忽又拔脚便跑。如星馳電掣般。眨眨眼。已不知去向。周淳走近樹前。忽見地下有一個紙包。拾起來打開一看。原來是兩粒丹丸。上面還有一行小字。寫着留備後用。百毒不侵。八個字。周淳也不知是什麼用意。順手揣入懷中。這一來益發知道那廟不是善

地。這人是成心引他脫離危險。自己也知道孤掌難鳴。暫時祇好且自由他。無精打采的往回路走去。剛剛走了不到四五里路。忽然看見道旁一株大樹上。懸挂着一口大鐘。心想剛才在此路過。並不曾見有這口鐘。這口鐘少說也有六七百斤。這人能夠蹤上去。將這口鐘挂上。沒有三四千斤的力量。如何能辦得到。再看離這鐘不遠。有一所人家。於是便走了過去。想問個明白。誰想不到那家門口。便隱隱聽得有哭喊救命之聲。周淳天生俠肝義膽。不由繞到廟後。蹤身上去一看。祇嚇得心驚胆破。

## 第八回


林中比劍雲中鶴絕處逢生 寺內談心小火神西行求救

話說周淳聽見那家院內有哭喊救命之聲。連忙蹤身上屋。用目往院中一看。祇見當院一個和尚。手執一把戒刀。正在威脅一個婦人。說道。俺今天看中了你。正是你天大的造化。你祇趕快隨我到慈雲寺去。享不盡無窮富貴。如若再不依從。俺就要下毒手了。那婦人說道。你快快出去便罷。我丈夫魏育不是好惹的。說罷又喊了兩聲救命。那和尚正待動手。周淳





已是忍耐不住。便道。凶僧休得無禮。俺來也。話到人到。劍也到。一道寒光。直往和尚當胸刺去。那和尚見他來勢甚急。也不由吃了一驚。一個箭步。蹶了出來。丟下手上戒刀。持起身旁禪杖。急架相還。戰了幾個回合。忽然一聲怪笑。說道。我道是那一個。原來是你。俺尋你幾個月。不想在此地相遇。這也是俺的緣法了。說罷。一根禪杖。如飛電一般。滾將過來。周淳聽了。那和尚的話。來路蹊蹺。仔細一看。原是半年來時刻提防的多臂熊毛太。不想今日無意中。在此相遇。已知他藝業大進。自己一定不是對手。便將手中劍緊了一緊。使了一個長蛇出洞勢。照毛太咽喉刺去。和尚見來勢太猛。不由將身一閃。周淳乘此機會。竄出圈外。說道。慢來慢來。有話說完了再打。毛太道。我與你仇人見面。你還有何話說。周淳道。話不是如此說法。想當初你敗在我的手中。我取了你性命。如同反掌。後來我可惜你一身武藝。才放你逃走。誰想你恩將仇報。又來尋仇。你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祇以爲十年來學成劍法。可以逞強。須知俺也拜了黃山餐霞大師。同醉道人爲師。諒你枉費心力。也不是俺的對手。你趁早將這女子放下。俺便把你放走。如若不然。今天你就難逃公道。周淳這番話。原是無中



生有的一番急智。誰想毛太聽了。信以爲實。不覺心驚。心想周淳如拜於霞大師爲師。我的劍法。一定不是他的對手。但是自己好容易十年心血。今天不報此仇。也太不甘心。便對周淳道。當初我失敗在你手中。那時我用的兵刃。是一把刀。如今我這個禪杖。練了十年。你意今日。均不必用劍術取勝。各憑手中兵刃。我再若失敗。從此割髮入山。再不重復人世。你意如何。周淳聽了。正合心意。就膽壯幾分。便道。無論你比那一樣。我都奉陪。說罷。二人又打在一處。祇見寒光凜凜。冷氣森森。兩人正是不分上下。周淳殺得興起。便道。此地太小。不宜用武。你敢和我外邊去打嗎。毛太道。俺正要外面取你的狗命呢。這時那個婦人已逃得不知去向。二人一前一後。由院內蹤到牆外的一片空地上。重新又動起手來。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施展平生武藝。殺了個難解難分。周淳見毛太越殺越勇。果然不是當年阿蒙。又恐他放出飛劍。自己不是敵手。百忙中把手中寶劍緊了一緊。恰好毛太使了一個泰山壓頂的架勢。當頭一禪杖打到。周淳便將身子一閃。毛太更不怠慢。卽轉禪杖的那一頭。向周淳腰間橫掃過來。周淳見來勢甚猛。不敢用劍去闖。將腳一點。身子蹤起有七八尺高下。毛太見



了大喜。周淳身子懸起。尚未落地之時。將禪杖一揮。照周淳腳上掃去。周淳早已料到他必有此一舉。更不怠慢。毛太禪杖未到時。將右腳站在左腳面上。借勢一用力。不但不住下落。反向上竄高數尺。這是輕身法中的蜻蜓點水。燕子飛雲蹤的功夫。乃周淳半生的絕技。毛太一禪杖打空。因為用力過猛。身子不覺往前晃了一晃。周淳忽地一個仙鶴盤雲勢。連劍帶人。直往毛太頂上撲下。毛太喊了一聲不好。急忙腳下一用勁。身子半斜往前蹤將出去。雖然是逃得快。已被周淳的劍尖。將左臂割破了四五寸長一道血槽。愈發憤怒非凡。周淳不容毛太站定。又是飛身一劍刺將過來。毛太好似瘋了的野獸一般。急轉身扣周淳拚命相持。這時已是將近黃昏。周淳戰了半日。知是輕易不能取勝。忽的將身一蹤。將劍一舞。形成丈許長一道劍花。毛太又疑心他使什麼絕招。稍一凝神。周淳乘機拔腳就跑。毛太見仇人逃走。如何肯善罷干休。急忙緊緊在後頭追趕。周淳一面跑。一面悄悄將連珠弩取出。拿在手中。毛太看周淳脚步漸慢。正待蹤身向前。周淳忽地回頭。手兒一揚。道一聲看。祇見一線寒光。直望毛太面門。毛太知是暗器。急忙將頭一低。避將過去。誰想周淳的連珠鋼弩。一



發就是十二枝。不到危險時。輕易不取出來使用。如用時。任你多大武藝。也難以躲避。毛太如何知道利害。剛剛躲過頭一枝。接二連三的弩箭。如飛蝗般射到。好毛太連跳帶接。等到第七枝上。萬沒想到周淳忽將五枝弩箭。同時發出一枝取咽喉。兩枝取腹部。兩枝取左右臂。這個名叫五朵梅花穿雲弩。任你毛太善於躲避。也中了兩箭。一枝中在左臂。尚不打緊。一枝恰好射到面門。毛太見來勢甚急。無法躲避。滿想用口去接。誰想左臂所中之箭在先。又要避那三枝。一時心忙意亂。顧不了那頭。顧不了這頭。一個疎神。將門牙射斷了兩個。立刻血流如注。疼痛難忍。沒奈何祇得忍痛回身便跑。周淳本當得意不可再追。因見毛太受傷。心中一高興。回轉身就追。那毛太適才因聽周淳之言。他已拜餐霞大師為師。所以不敢用飛劍敵他。後來兩人打了半日。不見勝負。又急又恨。也就忘了用劍。及至毛太受傷。周淳反身追了過去。不覺醒悟過來。心想周淳既拜餐霞為師。他的劍術。自然比我利害。我怕他。所以不敢放劍。他劍術比我強。何以也不敢用呢。莫非其中有詐。我不可中了他的鬼計。不如試他一試。正想之間。回頭一看。周淳追得已相離不遠。便將身回轉。取出全身羅





漢法元所賜的赤陰劍。手揚處。一道黃光。向周淳飛來。周淳正追之際。忽見毛太回身。便怕他是耍放劍。正後悔窮寇莫追。自己太爲大意。毛太已是將劍光放出。周淳知道利害。撥轉身如飛一般向前奔逃。毛太一見。知道以前周淳說拜餐霞爲師的一番話。全是假的。自己上了他老。大一個當。愈加憤怒。催動劍光。從後追來。周淳已跑入一片樹林之內。劍光過處。樹枝紛紛墜落如雨。這時周淳與劍光相離。不過一二丈光景。危險已極。知道性命難逃。只得瞑目待死。毛太見周淳已臨絕地。得意之極。不禁哈哈大笑。這時劍光已到在周淳頂上。往下一落。便要身首異處。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忽然一聲長嘯。由一株樹上。飛下一道青光。其疾如電。恰恰迎頭將黃光敵住。在這天色昏黑的時候。一青一黃。兩道劍光。如神龍夭矯。在天空飛舞。煞是好看。毛太滿想周淳準死在他的劍下。忽然憑空來了這一個硬對頭。不禁又是急。又是怒。周淳正待瞑目就死。忽然半晌不見動靜。抬頭一看。黃光已離去頂上。和空中一道青光相持。知有高人。前來搭救。心神爲之一定。祇是昏夜間。看不出那放劍救自己的人在那裏。所幸他目力甚好。便凝神定睛往那放劍之處。仔細尋找。祇見一個道人。



坐在身旁不遠的一株大樹的樞枝上。便輕輕走了過去。想等殺了毛太以後。叩謝人家。等到近前一看。不覺大喜。原來那人身背一個紅葫蘆。依稀認得。正是這幾個月來夢魂顛倒的醉道人。正待上前答話。醉道人忽朝他擺了擺手。周淳便不再言語。這是天空中黃光越壓越小。青光愈加炫出異彩。把一個多臂熊毛太。急得搓耳搥胸。胆戰心寒。正在不可開交之際。周淳又趁毛太出神之際。取出懷中暗器。沒羽飛蝗石。照着毛太前胸打去。正打個着。將毛太打跌一交。一分神間。黃光越發低小。眼看危險萬分。忽然西南天空中有三五道極細的紅線飛來。遠遠有破空的声音。醉道人跳下樹來。悄悄對周淳說道。快隨我來。不容周淳還言。一手已是穿入周淳脅下。收起劍光。架起周淳。飛身向大道往城內而去。那毛太正在急汗交流之際。忽見青光退去。如釋重負。連忙將自己的劍光收回。再一看周淳。已不知去向。始終不知對面敵手是誰。正在納悶。忽見眼前一道紅光一閃。面前立定一人。疑是仇人。正待動手。那人忽道。賢弟休得無禮。毛太定睛一看。原來是自己的莫逆好友。飛天夜叉秦朗。不覺大喜。連忙上前見禮。秦朗便問毛太因何一人在此。毛太便將下山尋周淳報仇。



在慈雲寺居住。今日巧遇周淳。受騙中箭。後來自己放出赤陰劍才得取勝。忽然暗中有人放出仙劍。將周淳救去。正抵敵不過。放劍的人與周淳頃刻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秦朗道。我來時看見這林中有青黃二色的劍光相闖。知是內中有本門的人。在此遇見敵手。急忙下來相助。誰想已竟逃去。想是他們已看出是我。知道萬萬不是敵手。所以逃去。可惜我來遲了一步。被他們逃去。秦朗本是華山烈火祖師的得意門人。倚仗劍法高強。無惡不作。他所練的劍。名喚紅蛛劍。利害非常。起初也曾拜法元爲師。烈火祖師又是法元的引進。與毛太也算同門師兄弟。二人非常莫逆。毛太見他一來。青光便自退去。也認爲是敵人懼怕秦朗。便向秦朗謝了救命之恩。秦朗道。我目前正因奉了祖師爺之命。往西藏去採藥。要不然時。這一夥劍客。怕不被我殺個淨盡。將才那人望影而逃。總算他們是知機了。正在大吹特吹之時。忽然聽得近處有人說道。秦朗你別不害臊啦。人家不過看在你那個沒出息的師父面上。再說也不屑於跟你們這些後生下輩交手。你就這般的不要臉。還自以爲得意呢。秦朗性如烈火。如何容得那人這般奚落。不禁大怒。便罵道。何方小輩。竟敢太歲頭上動



土還不與我滾將出來受死。話言未了，叭的一聲，一個大嘴吧，正打在左頰上，打得秦朗火星直冒。正待回身迎敵，四外一看，並不見那人的踪影。當着毛太的面前，又羞又急，便罵道：「混賬東西，暗中算人，不是英雄。有本領的出來，與我見個高下。」那人忽在身旁答道：「那個在暗中算人，我就在你的面前。你枉自在山中學道數十年，難道你就看不見嗎？」秦朗聽了，更加惱恨，打算一面同那人對答，聽準那人站的方向，用飛劍斬他。於是裝着不介意的樣子，答道：「我本來目力不濟，你既然本領高強，何妨現出原身，與我較量一個高下呢？」那人道：「你要見我，還不到時候。時候到了，恐怕你想不見，還不成呢。」秦朗這時已算計那人，離他身旁不過十餘步光景，未等他話說完，出其不意，將手一張，便有五道紅線般的劍光，直往那人站着的地方飛去。一面運動這劍光，在這周圍數十丈方圓內，上下馳射，把樹林映得通紅。光到處，樹林樹葉齊飛，半晌不見那人應聲。毛太道：「這個怪人，想必已死。」師兄同我回廟去吧。話言未了，忽然又是叭的一聲，毛太臉上，也挨了一個嘴吧。毛太惱恨萬分，也把劍光放出。朝那說話的地方飛去，祇聽那人哈哈大笑，說道：「我祇當你們五台派劍法高強，原來不



過如此。你們不嫌費事。有多少劍。都放出來。讓我見識見識。秦朗毛太二人。又是氣。又是急。明知那人本領高強。自己的飛劍。無濟於事。但是都不好意思收回。祇好運動劍光。胡亂射擊。那人更不肯輕易閉着。在他二人身旁。不是打一下。就是搨一把。捏一把。而且下手非常之重。打得二人疼痛非常。後來還是毛太知道萬難迎敵。便悄悄對秦朗說。我們明刀明槍好辦。這個東西。不知是人是怪。我們何必吃這個眼前虧呢。秦朗無奈。也祇得借此下台。恐怕再受別的暗算。叫毛太加緊提防。各人運動劍光護體。逃出樹林。且喜那人不來追趕。二人跑到慈雲寺。已是上氣不接下氣。進廟之後。由毛太引見智通。智通便問他二人爲何如此狼狽。毛太說明經過之事。智通聽了。半晌沉吟不語。毛太便問他是什麼緣故。智通道。適才在林中。起初同你鬥劍之人。也許是峨嵋派劍客。打此經過。路見不平。助那周淳一勝之力。後來見秦道友來。恐被看破結仇。又怕不是敵手。故爾帶了周淳逃走。這到無關緊要。後來那個聞聲不見形的怪人。到是有些難辦。如果是那老怪物。出來管閒事。慢說你我之輩。恐怕我們老前輩。全身羅漢法元。同秦道友令師華山烈火祖師。都要感覺棘手。秦毛二人



答道。我等放劍。並不見他迎敵。他也不過是會一點隱身法而已。怎麼就利害到這般田地。智通答道。二位那裏知道。五十年前。江湖上忽然有個怪老頭出現。專一好管閒事。無論南北兩路劍客。同各派的能人劍俠。除非同他一氣。不然不敗在他的手裏的很少。那人不但身劍合一。並且練得身形可以隨意隱現。並不是平常的隱身法。祇能障普通人的眼目。起初人家不知道他的名姓。因他形蹤飄忽。劍法高強。與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追雲叟。後來才訪出他的姓名。叫作白谷逸。此時江湖上的人。真是聞名喪胆。見影忘魂。他自五十年前。因為他的老伴凌雪鴻。在開元寺坐化。江湖上久已不見他的踪跡。都說他已死了。去年烈火祖師從西藏回華山。路過此地。說是看見他在成都市上賣藥。叫我仔細。並說自己當初曾敗在他手裏。有他在一日。自己決不出世。參加任何方面鬭爭。起初祇說他已坐化。誰想還在人世。惟有踐昔日之言。回山閉門靜修。不出來了。所以我嚴命門下弟子。無故不准出廟生事。後來也不見有什麼舉動。前些日毛賢弟的門徒張亮。半夜出廟。說是往城內一家富戶去借零用。一去不歸。後來派人往衙門口。同那家富戶去打聽。影響毫無。一定遭了這



老賊的毒手。旁人決不會做得這般乾淨。張亮乃是毛太新收愛徒。一聽這般兇信。不覺又急又氣。便要往城內去探消息。智通連忙勸阻。叫他不可造次。便對秦朗說道。我廟中連日發生事故。情形大是不妙。秦道友不宜在此久居。明日可起程到西藏去。貧僧煩你繞道打箭爐一行。請瘟神廟方丈粉面佛。約同飛天夜叉馬覺。快到成都。助我一膀之力。秦道友意下如何。秦朗道。我此次奉師命到西藏去。本來也要到打箭爐去。拜訪曉月禪師。大師煩我前去。正是一舉兩便。我明早就起程便了。智通謝過秦朗。便叫人去把門下弟子四金剛。以及白日前來投奔的四川路上的大盜。飛天蜈蚣。多寶真人。金光鼎。獨角蟒馬雄。分水犀牛。陸虎。鬧海銀龍白縉。以及全體英雄。齊至大殿。有事相商。傳話去後。先是本廟的四金剛。大力金剛。鐵掌僧慧明。無敵金剛。賽達摩慧能。多臂金剛。哪吒慧行。多目金剛。小火神慧性等。四人先到。隨後便是金光鼎等。進來施禮落坐。智通道。我叫你等進來。非爲別故。祇因當初我祖師太乙混元祖師。與峨嵋派劍仙。結下深仇。在峨嵋山玉女峯鬥劍。被峨嵋派的領袖劍仙。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斬去一臂。祖師爺氣憤不過。後來在茅山修煉十年。練就



五毒仙劍約峨嵋派二次在黃山頂上比劍。峨嵋派看看失敗。平空又來了東海三仙。一個是玄真子。二個是苦行頭陀。三個就是那怪老頭追雲叟白谷逸。他們三人平空出來干涉。調解不公。動起手來。我們祖師爺被苦行頭陀將五毒劍收去。又中了玄真子一無形劍。七天之後。便自身亡。臨終的時節。將門下幾個得意門人。同我師父脫脫大師。叫在面前。傳下煉劍之法。叫我等劍法修成。尋峨嵋派的人。報仇雪恨。我師父後來走火入魔。當時坐化。我來到成都。苦心經營這座慈雲寺。十幾個年頭。才有今日這番興盛。祇因我從不在此作買賣。出入俱在深夜。頗能得到當地官民紳商的信仰。誰想半月前夜間。毛賢弟的門人張亮。看中了城內一家女子。前去採花借錢。一去不回。四外打聽。並無下落。定是遭了別人的毒手。我正爲此事着急。誰想前幾天本廟又出了一樁奇事。毛太聽了。忙問出了什麼奇事。智通道。賢弟你那裏知道。這也是我一念慈悲。才留下這一樁隱患。前幾天我正在歡喜佛殿。同了衆弟子。在那裏追歡取樂。忽然聽見暗門響響。起初以爲是你回來。誰想是十七個由貴州進京應試的舉子。繞道到成都遊玩。因聞得本廟是個大叢林。隨便進來隨喜。前面知





客僧一時大意。被他們誤入雲房。巧碰暗室機關。進了甬道。我見事情已被他等看破。說不得祇好請他們歸西。我便將他等十七人。全綁起來。審問明白。由我親自動手送終。殺到臨末一個舉子。年紀祇有十七八歲。相貌長得極好。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不覺將我心腸哭軟。不忍心親自動手殺他。便將他送往牢洞之中。給了他一根繩子。一把剛刀。一包毒藥。叫他自己。在洞中尋死。他又苦求多吃兩頓。做一個飽死鬼。我想一發成全了他。又與他三十個錢首。算計可以讓他多活三天。到第四天。去看他。若不自殺。再行動手。我因那人生得非常文弱。那牢洞又高。我也未把此事放在心上。誰想第二天第三天。連下了兩晚的大雷雨。到第四天。派人去看。那幼年舉子。已自逃走。我想他乃文弱書生。這四圍均是我的自己人。不怕他逃走。當時叫人將各地口子把住。一面加緊搜查。並無蹤跡。此人既看破廟中祕密。我又將他同伴十六人。一齊殺死。他逃出之後。豈不報官前來捉拿我等。連日將廟門緊閉。預備官兵到時迎殺一陣。然後再投奔毛賢弟。令師處安身。誰想七八天功夫。並無音信。派人去衙門口打聽。也無動靜。不知是何緣故。多目金剛小火神慧性道。師父。我想那舉子乃是



一個年幼娃娃。連驚帶急。想必是逃出時。跌入山澗身亡。或者是在別處染病而死。這到不必多慮。智通道。話雖如此說。我們不得不作準備。況且追雲叟既然在成都出現。早晚之間。必來尋事。今日我喚你等同衆位英雄到此。就是要大家從今起。分頭拿我東帖。約請幫手。在廟的人。無事不許出廟。且等請的幫手到來。再作計較。衆人聽了。俱都無甚主見。不發一言。惟獨毛太報仇心切。執意要去尋周淳拚個死活。智通攔他不住。祇得由他。一宿無話。到了第二日。秦朗辭別大衆。起程往西藏去了。秦朗走後。衆人都拿了智通的信。分別出門。請人不提。毛太吃完早飯。也不通知智通。一人離了慈雲寺。往城去尋周淳報仇。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古廟逢兇衆孝廉禪堂遭毒手

石牢逃命慈公子夜雨越東牆

話說貴州貴陽縣。有一家書香人家。姓周。世代單傳。耕讀傳家。惟獨到了末一代。弟兄九個。因都是天性孝友。並未分居。最小的功名。也是秀才。其餘皆是舉人進士。加以兄弟非常友



愛家庭間融融洩洩，頗有天倫之樂。祇是一件美中不足。弟兄九人，倒有八個有伯道之憂。祇有第七個名叫子敬的，到了他三十七歲上，才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雲從。自幼聰明誠篤，至性過人。一子承祧九房，又是有錢的人。家中當然是愛得如掌上明珠一般。偏生他又性喜讀書。十五歲入學，十八歲便中了舉。名次中得很高。他中舉之後，不自滿足。當下便要先期進京用功。等候應試。他的父親叔伯，雖然因路途遙遠，不大放心。見雲從功名心盛，也不便阻他上進之心。祇得派了一個得力的老家人王福，書童小三兒，陪雲從一同進京。擇了吉日。雲從辭別叔伯父母，同錢行親友，帶了王福小三兒起程。行了數日，半路上又遇見幾個同年，都是同雲從一樣，先期進京，等候科場的。沿路有了伴，自不寂寞。後來人越聚越多。一共有十七個進京應考的人。這般少年新貴，大都喜事。當下雲從提議道：我們若按程到京，尚有好幾個月的空閒。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經歷與學問，是並重的。我們何不趁這空閒機會，遇見名山勝跡，都去遊覽一番，也不枉萬里跋涉一場呢。內中有一位舉子，名叫宋時，說道：年兄此話，我非常贊同。久聞蜀中多名勝，我們何不往成都去玩幾天。大家都是



年青好玩。皆無有異議。商量停妥。便叫隨從人等。攜帶行李。按程前進。在重慶聚齊。他們一行十七人。除雲從帶了一個書童外。各人祇帶了隨身應用一個小包裏。逕自繞道往成都遊玩。王福恐他們不大出門。受人欺侮。再三相勸。宋時道。我在外奔走十年。江湖上什麼道路。我都明白。老管家。你祇管放心吧。王福見攔阻不住。又知道往成都都是條大路。非常安靜。祇得由他。又把小三兒叫在一旁。再三囑咐。早晚好生侍候小主人。不要生事。小三兒年紀雖輕。頗爲機警。一點頭答應。便自分別起程。他們十七個人。一路無話。歡歡喜喜。到了成都。尋了一家大客店住下。每日到那有名勝的去處。遊了一個暢。有一天雲從同了衆人出門遊玩了一會。便提議往望江樓去小飲。他們前數日。已來過兩次。因爲他們除了三四個是寒士外。餘人俱是富家子弟。不甚愛惜金錢。酒保見是好主顧。到來自然是加倍奉承。雲從提議不進雅座。每四人或三人。坐一桌。憑欄飲酒。可以遠望長江。大家俱無異議。便叫酒保將靠窗的坐位包下來。誰想靠窗那一邊。祇有四張桌子。當中一張桌子上。已是先有一個道人在那裏伏几而臥。宋時便叫酒保將那人喚開。酒保見那道人一身窮相。一早晨進



來飲酒。直飲到下午才走。已自不大願意。先前沒有座。當不甚在意。如今看這許多財神。要這個座。當然更覺得理直氣壯。便請他們先在那三張桌上落坐。走過去喚了那道人兩聲。不見答應。隨後又推了那道人兩下。那道人不但不醒。反而鼾聲大起。宋時在這小小旅行團中。是一個十分狂躁的人。見了這般情形。不由心頭火起。正待發話。忽然那道人打了一個哈欠。說道。再來一葫蘆酒。這時他抬起頭來。才看見那道人是抱着一裝酒的紅葫蘆。睡的酒。保見那道人要酒。便道。道爺你還喝嗎。你一早進來。已經喝了那些個酒。別喝壞了身體。依我打算。你該回廟去啦。那道人道。放屁。你開酒店。難道還不許我喝嗎。休要囉唆。快拿我的葫蘆取酒去。酒保一面答應。是一面陪着笑臉。對那道人說道。道爺。小的打算求道爺一點事。道人道。我一個窮道士。你有何事求我。酒保道。我們這四張桌子。昨天給那邊十幾位相公包定了。說是今天這個時候來。你早上來喝酒。我想你一定是喝完就走。所以才賣給你。如今定座的人都來啦。請你讓一讓。上那邊喝去吧。道人聽罷大怒道。人家喝酒給錢。我喝酒也給錢。憑什麼由你們調動。你如果給人家定去。我進來時。就該先向我說。你明



明欺負我出家人。今天你家道爺在這兒喝定了。宋時等了半日。已是不耐。只見那道人一身窮相。說話強橫。不覺大怒。便走將過來。對那道人道。這個座原是我們定的。你如不讓。休怪老爺無禮。道人道。我到看不透。我憑什麼讓你。你有什麼能耐你使吧。宋時聽了。便走上前朝那道人臉上一個嘴吧。雲從見他等爭吵。正待上前解勸。已來不及。祇聽啊呀一聲。宋時已是痛得捧着手直嚷。原來他這一巴掌。打在道人臉上。如同打在鐵石上一樣。痛澈心肺。這些舉子。如何容得。便道反了反了。拖他出去。打他一個半死。再送官治罪。正待一齊上前。雲從忙橫身阻攔。說道。諸位年兄且慢。容我一言。因這裏頭祇雲從帶的錢多。又捨得花。無形中做了他們的領袖。他這一句話說出。衆人祇得暫時停手。看他如何發付。雲從過來時。那道人已自站起。朝他仔細看了。又看雲從。見那道人二目神光。炯炯射人。知道不是等閒之輩。常聽王福說。江湖上異人甚多。不可隨意開罪。便向那道人說道。這位道爺。不要生氣。我們十七個人。俱是同年至好。今天來此飲酒。因為要大家坐在一起。好談話。所以才叫酒保過來。驚動道爺。讓不讓都不要緊。還望不要見怪。那道爺道。那個前來怪你。你看見的。



他打我。我並不曾還手啊。這時宋時一隻右手。疼痛難忍。片刻間已是紅腫起來。口中說道。這個賊道士。定有妖法。非送官重辦不可。雲從連忙使個眼色。叫他不要說話。一面對道人道。做友冲撞道爺。不知道爺使何仙法。他如今疼痛難忍。望道爺慈悲。行個方便吧。道人道。他自己不好。想打人。又不曾打。才會遭此痛苦。我動也不曾動。那個會什麼仙法。這時酒樓主人也知道了。深怕事情鬧大。也在一旁相勸。道人仍是執意不認賬。後來雲從苦苦相求。道人說。我本不願與要死的人生氣。他因為不會打人。使錯了力。屈了筋。要不在你這個活人面上。祇得讓他疼去。你去叫他過來。我給他治。宋時這時仍在那裏千賊道。萬賊道的罵。雲從過來。將他扶了過去。宋時仍罵不絕口。雲從怕道人生氣不肯治。勸宋時又不聽。十分為難。誰想那道人聽宋時的罵。若無其事。反對雲從道。你不要為難。我是不願和死人生氣的。說罷。將宋時手拿過。祇見道人兩隻手。合着宋時一隻手。祇輕輕一抹。便道。好了。下回可不要隨意伸手打人呀。說罷。看了宋時一眼。又微微嘆了口氣。宋時除手上尚有點紅外。已是不痛不腫。雲從怕他還要罵人。將他拉了過去。又過來給道人稱謝。叫酒保問道人還




喝不喝。酒賬回頭算在一起。道人道：我酒已喝夠。祇再要五斤大麵酒。作晚釀足矣。雲從忙叫酒保取來。裝入道人葫蘆之內。那道人謝也不謝。拿過酒葫蘆。揹在背上。頭也不回就走了。衆人俱都大譁。有說道人是妖人的。有說是騙人酒吃的。一看有人會賬。就不佔座位了。惟獨雲從自送那道人下樓。忽然想起忘了問那道人的姓名。也不管衆人議論紛紛。獨自憑窗下視。看那道人往何方走去。祇見那道人出了酒樓。樓下行人非常擁擠。惟獨那道人所走過的地方。人無論如何擠法。總離他身旁有一二尺。好似有什麼東西。從中阻攔似的。心中十分驚異。因將才不曾問得姓名。不覺脫口喊道：道爺請轉。那道人本在街上。緩緩而行。聽了此言。祇把頭朝樓上一望。雲從滿擬他會回來。誰想那道人忽然行走甚速。這時衆人吵鬧了一阵。因見雲從對着窗戶發呆。來喚他吃酒。雲從回首。稍爲周旋一兩句。再往下看時。已不見那道人踪影。祇得仍舊同大衆吃酒談笑了一阵。因宋時今天碰了一個釘子。不肯多事流連。用罷酒飯。便提議回店。衆人知他心意。由雲從會了賬。下樓回了店房。第二日吃罷早飯。宋時又提議往城外慈雲寺去遊玩。這慈雲寺乃成都有名的禪林。曲殿迴廊。





花木扶疎，非常雅靜。廟產甚多，和尚輕易不出廟門。廟內的和尚均守清規，通禪悅，更是名傳蜀地。衆人久已有個聽聞，因爲離城有二三十里。廟旁是個村集。雲從便提議說：成都名勝遊覽已遍，如今祇這個好所在。我們何不今天動身，就在那裏找個店房住一天。遊完了廟，明天就起程往重慶去呢。宋時因昨日吃了苦面子不好看，早欲離開成都。首先贊成。衆人本無準見，仍就輕車減從，帶了小三兒，一同上道。走到午牌時分，行了有三十里路，果然有個村集，也有店房。一打聽，慈雲寺都知道。說是離此不遠。原來此地人家，有多半種着廟產。衆人胡亂用了一點酒飯，祇留小三兒在店中看家。全都往慈雲寺走去。行約半里，祇見一片茂林，嘉樹籠葱，現出紅牆一角。一陣風過處，微聞梵唄之聲。果然是清修福地。衆人到廟門，走將進去。由知客僧招待。端過素點清茶，周旋了一陣，便引大家往佛殿禪房中去遊覽。這個知客，名叫了一。談吐非常文雅，招待殷勤，很合雲從等屏氣。遊了半日，知客僧又領到一間禪房之中歇腳。這間禪房，佈置得非常雅靜。牆上掛着名人字畫，桌上文具，非常整齊。靠西邊禪牀上，有兩個夏布的蒲團，說是晚上做靜功用的。衆人意欲請方丈出來談



談了一道家師智通。在後院清修。謝絕塵緣。輕易不肯出來。諸位權樞。改日有緣再會吧。衆人聽了。俱各嘆羨。宋時看見一軸畫的地位。掛得十分不合式。正要問了一。爲何掛在這裏。忽然有一個小沙彌進來說。方丈請知客師去說話。了一便對衆人道。小廟殿房曲折。容易走迷。諸位等我回來奉陪同遊吧。我去去就來。說罷匆匆走去。宋時便對雲從道。你看這廟中的佈置。同知客僧的談吐。何等高明風雅。這間禪房。佈置得這樣好。滿壁都是名人字畫。偏偏這邊牆上。會掛這樣一張畫。豈不是佛頭着糞嗎。原來這間禪房。面積甚廣。東邊是窗戶。南邊是門。南牆上掛着米襄陽烟雨圖的橫幅。北牆上掛的是方孝孺白石青松的中堂。旁邊配着一幅對聯。集的宋句。是青鴛幾世開蘭若。白鶴時來訪子孫。落款是一個蜀中的小名士張易。惟獨禪床當中。孤孤單單掛了一個中堂。畫的是八仙過海。筆勢粗俗。滿紙匠氣。衆人先前祇顧同了一說話。不曾注意。經宋時一說。俱都回過頭來議論。雲從正坐在床上。回頭看見那中堂下面。橫着一個磬。隨手取來把玩。一個不留心。把那八仙過海中堂的下擺。碰了一下。大概上面掛的那個釘。年程久遠。有點活動。經這磬一震。後面凹進去



一塊約一人高一尺三寸寬，上面懸着一個小磬。衆人都不明白這磬爲何要把他藏在此間。宋時正站在牀前，把磬錘從雲從手中取過來把玩。一時高了興，隨便擊了那磬一下，祇聽當的一聲，清脆可聽。於是又連擊了兩下。雲從忽見有一個小和尚探頭，便道：「宋年兄不要淘氣了，亂動人家東西，知客來了，不好意思。」話言未了，便聽三聲鐘響，接着便是一陣軋軋之聲。同時牆上現出一個小門，門前立着一個艷裝女子，見了衆人，呀的一聲，連忙退去。宋時道：「原來這裏有暗門，還藏着女子，那方丈一定不是好人。我們何不進去，罵那禿驢一頓。」大大的敲他一下釘錘。（川語卽敲竹槓也。）雲從道：「年兄且慢，小弟在家中起身時，老人家王福曾對小弟說過，無論庵觀寺院，進去隨喜，如無廟中人指引，千萬不可隨意走動。皆因有許多出家人，表面上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清淨寂滅，一塵不染，暗地裏奸盜邪淫，無惡不作的也很多。平時不看破他的行藏還好，倘或無意中看破行藏，便起了他的殺機。這廟中既是清修佛地，爲何室中設有機關，藏着婦女？我等最好不要亂動，倘或他們羞惱成怒，我寺俱是文人，萬一吃個眼前虧，不是玩的。衆人聽了這一席話，正在議論紛紛。



就中有一個姓史的舉子。忽然說道。雲從兄。你們祇顧說話。你看你身後頭的房門。如何不見了。衆人連忙一齊回頭看時。果然適才進來的那一座門。已不知去向。祇剩了一面黑黝黝的牆。牆上掛的字畫。也無影無踪。衆人不覺驚疑萬分。不由得連忙上前去推。祇見那牆非常堅固。恰是蜻蜓撼石柱。休想動得分毫。這時除了禪牀上所現小門外。簡直是無門可出。衆人全都又驚又怕。雲從忽然道。我們真是呆瓜。現在無門可出。眼前就是窗戶。何不越窗而出呢。這一句把大衆提醒。俱各奔向窗前。用手推了一回。不覺大大的失望。原來那窗戶。雖有四扇。已從外面下門。這還不打緊。而這四扇窗。全都是生鐵打就。另外挖的卍字花紋。有二指粗細。外面漆上紅漆。所以看不出來。急得衆人又跳又跳。去捶了一陣板壁。把手俱都捶得生疼。外面並無人應聲。這一般的少年新貴們。這才知道身入險地。光景不妙。有怪宋時不該擊那磬的。有說和尚不規矩的。還有兩位胆子大的人說。我們俱都是舉人。人數又多。諒他也不能奈何我們。等一會知客回來。總會救我們出去的。議論紛紛。滿室喧嘩。到也熱鬧。雲從被這一千人吵得頭疼。便道。我們既到此地步。如今吉凶禍福。全然不曉。埋



怒吵鬧。俱都無益。不如靜以觀變。一面大家想個主意。脫離此地才好。這句話說完。滿室中又變成鴉雀無聲。個個蹙首顰眉。苦思無計。惟獨宋時望着那牆上那座小門出神。忽然說道。諸位年兄。我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如今既無出路。又無人理睬我們。長此相持。如何是好。依我之見。不如我們就由這小門進去。見了方丈。率性與他們把話說開。說明我們是無心發現機關。請他放我們出去。好在我們既未損壞他的東西。又是過路的人。雖然看破秘密。也決不會與他傳說出去。我想我們這許多有功名的人。難道他就有那樣大的胆子。將我們一齊害死嗎。我們祇要脫離了這座廟。以後的文章。不是由我們去作嗎。衆人聽了這話。立刻又喧嚷了一阵。商量結果。除此之外。也別無良法。於是。由宋時領頭。衆人在後隨着。一齊進去。那禪牀上的小門。祇容進得一人。大家便隨了宋時。魚貫而入。最末後是雲從。這一羣送死隊。進門後。又下了十餘級台階。便是一條很長的甬道。非常黑暗。好似在夾牆中行走。且喜隔了三五十步。有一盞油燈。依稀辨出路徑。走了約有百餘步左右。前面又是十餘級台階。上面微微看見亮光。衆人歷階而升。便是一座假山。由這假山洞穿出去。路



然開朗。兩旁盡是奇花異卉。佈置得非常雅妙。衆人由黑暗處走向明地。不覺有些眼花。雖然花草甚多。在這吉凶莫定之際。俱都無心流連。衆人正待向前邁步。忽聽哈哈一聲怪笑。道：衆樞樞清興不小。把衆人嚇了一跳。朝前看時。原來前面是一座大殿。石台階上。盤膝坐定一個大和尚。相貌凶惡。身材魁偉。赤着上身。趺着雙足。身旁堆着一堆作法事用的鏡。鉢。旁邊站定兩個女子。身上披着大紅斗篷。年約二十左右。滿面脂粉。宋時忙將心神鎮定。上前說道：師父在上。學生有禮了。那凶僧也不理睬於他。兀自閉目不語。宋時祇得又道：我等俱是過路遊玩的文人。蒙貴廟知客師傅帶我等往各殿隨喜。不想誤觸機關。失迷門戶。望師傅行個方便。派人領我們出去。學生等出去。決不向外人提起貴廟隻字。不知師傅意下如何。那凶僧與那兩個女子。俱各合掌閉目。一言不發。宋時等等了一會。又說了一遍。凶僧依舊不理。那姓史的舉子。已是不耐。便說道：和尚休得如此。你身為出家人。如何在廟中暗設機關。隱藏婦女。我等俱是上京趕考的新貴人。今天祇要你放我們出去。我們決不向人前提起。如若不然。我等出去。定要稟官治你們不法之罪。滿想那凶僧聽了此言。定然害怕。



放他們走。誰想那凶僧說道：你等這一般寒酸，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待我來方便方便你們吧。衆人聽罷此言，便知不妙。因見那兇僧祇是一人，那兩個又是女流之輩。大家於是使了一個眼色，準備一擁上前，奪門而出。那凶僧見了這般情狀，臉上一陣猶笑，把身旁鏡鉢拿起，祇敲了一下。衆人忽然兩臂已被人捉住。大家一看，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幾十個凶僧，一個擒人，一個手持利刀，不一會的功夫，已將他們十七人，網翻在地。又有十幾個凶僧，取了十幾個木椿，將他等綁在椿上。離那大殿約有十餘步光景。那大凶僧又將鏡鉢敲了兩下。衆凶僧俱各退去。這時衆人俱已胆裂魂飛，昏厥過去。惟獨雲從膽子稍大，明知事已至此，祇得束手待斃。忽然間想起家中父母伯叔，俱在暮年，自己一身，兼挑着九房香煙，所關何等重大。悔不該少年喜事，闖下這滔天大禍。把平日親友的期望，同自己平生的抱負，付於流水。痛定思痛，不覺悲從中來，放聲大哭。那凶僧見雲從這般哀苦，不禁哈哈大笑。便對身旁侍立的兩個女子說道：你看他們這般窮酸，真是不值價。平時端起秀才身分，在家中作威作福，一旦被獲遭擒，便這樣膿包，好似失了乳的娃娃一樣。你倆向不



下去歌舞一回。哄哄他呢。旁立女子聽罷此言。道聲違法旨。將所披大紅斗篷往後一翻。露出白羊般的身軀。已自跳入院中。對舞起來。粉灣雪股。膚如凝脂。神態十分淫賤。全無廉恥。原來這兩個女子。除披的一件斗篷外。並未穿什衣服。較之現在騰下還圍着尺許紗布的舞女。還要開通得許多咧。這時凶僧又將鏡鉢連擊數下。兩廊下走出一隊執樂器的凶僧。也出來湊熱鬧。一時笙簫並作。鏡鉢齊鳴。匯成大片繁喧。一陣歌舞之聲。把十餘人的靈魂。悠悠喚轉。衆人醒來看見這般妙相奇觀。還疑是身在夢中。正待拔腿向前。看個仔細。却被麻繩綁緊。行動不得。才想起適才被綁之事。不覺心寒胆裂。雖然清歌妙舞。佳麗當前。却也無心鑒賞。勞苦呼天。疾痛呼父母。本屬人之常情。在這生死關頭。他們俱是有身家的少年新貴。自有許多塵緣。拋捨不下。再被雲從的悲泣之聲。勾起各人的身世之感。一個個悲從中來。不可斷歇。起初不過觸景傷懷。嚶嚶啜泣。後來越想越傷心。一個個率性放聲大哭起來。真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哀聲動地。禪堂幾乎變作了孝堂。連在那歌舞的女子。見了這般可憐狀況。雖然懼於兇威。不敢停住。也都有點目潤心酸。步法錯亂。那兇






僧正在高興頭上。那禁得衆人這樣殺風景。鏡鉢響處。那女子和執樂的兒徒。一霎時俱各歸原位。又還了本來寂靜景象。衆人忽起了偷生之念。一個個苦苦哀求饒命。兇僧兀自不理。將身旁鏡鉢取過一疊。將身站起。手揚處。一道黃圈。齊向第一個木椿上。這木椿上綁的正是宋時。看見眼前黃澄澄一樣東西飛來。偏偏髮辮又牢。綁在椿上閃躲不聞。知道大事不好。噯的一聲沒有喊出口。腦袋已是掉將下來。那一面鏡鉢大半嵌擊入木中。震震有聲。衆人見兇僧忽然立起。又見他從手中飛出一個黃東西。還疑心是和尚和剛才一樣。有什麼特別玩意給他們看咧。等到看見宋時人頭落地。才知道和尚要這個花招。是要他們的命。嚇得三魂皆冒。有的還在央求。希冀萬一。有的已嚇得暈死過去。說時遲。那時快。這凶僧把衆人當作試鏡鉢的目標。你看他在大殿上兔起鶻落。大顯身手。忽而鷄子翻身。從背後將鉢飛出。忽而流星趕月。一鉢接着一鉢。鉢無虛發。衆人的命也落一個死無全屍。不大一會。十六面飛鉢。嵌在木椿上。十六個人頭。也都滾了一院子。祇有雲從一人。因身量太小。兇僧的飛鉢。揀大的先要。饒倖暫延殘喘。兇僧見鉢已用完。尚有一人未死。正待向前動手。那



兩個女子。雖然跟隨兇僧數年。經歷許多怪事。像今兒這般慘況。到底是破題兒第一遭。女人家心腸軟。又見雲從年紀又輕。面如少女。不覺動了憐恤之念。便對兇僧道。大師傅看我們的面上。饒恕了這個小孩子吧。兇僧道。你那裏知道。擒虎容易放虎難。他同來十餘人。俱死在我的手中。祇剩他一人。愈發饒他不得。兩個女子。仍是央求個不息。雲從自分必死。本是默默無言。忽見有人替他講情。又動了希冀之心。便哭求道。我家在貴陽。九房中祇生我一個兒子。這次誤入禪堂。又不干我的事。望求大師傅慈悲。饒我一命。如果怕我洩漏機密。請你把我舌頭割下。手指割下。我回去寫不得字。說不成話。也就不能壞大師傅的事。我祇求回轉家鄉。好接續我九房的香煙。於願已足。望大師傅同二位姐姐開恩吧。似這樣語無倫次。求了好一會。兇僧也因殺人殺得手軟。又禁不了兩個心愛女子的解勸。便道。本師念你苦苦央求。看在我這兩個心肝份上。如今且讓你多活三日。便叫女子去喚知客。取過三般法典來。女子答應一聲。便自走去。不一會知客師了一取過一個紅盤。上面有三件東西。一個小紅紙包。一根繩子。盤成一堆。打了個如意結。零外還有一把鋼刀。雲從也不知道什



麼用處。只知道三日之後。仍是不免一死。依然苦苦央求。那兇僧也不理他。便對了一道。你把這個娃娃。下在石牢之內。將三般法典。交付與他。再給他十幾個饅首。讓他多活三日。他如願意全屍。自己動手。第四日早晨。你進牢去。他如未死。就用這把鋼刀。取他首級。回話了。一答應了一聲。便走到木橋前。將雲從細細解開。雲從綁了半日。週身痛得麻木。經過一番大驚恐後。精神困乏已極。剛剛解去繩索。已是暈倒在地。了一道。你們這些富貴人家子弟。在家中享福。有多麼好。何苦出來。自尋死路。我現在奉師父之命。將你下在石牢。本當將你細縛念你是個小娃娃。料你也逃不出去。本師慈悲於你。不給你上綁。你快隨本師走吧。雲從此時渾身酸楚。寸步難移。又不敢不走。萬般無奈。站起身來。勉強隨着。繞過大殿。又走過兩三層院落。看見又有一個大殿。殿旁有一座石壁。高約三丈。祇見了一向石壁前一塊石頭。一推便見那石壁慢慢移動。現出一個洞穴。雲從就知此地便是尋身之所。不由得抱着一跪下。苦苦哀求。將自己家庭狀況。連哭代訴。求了一救搭。了一見他可憐。也動了憐惜之念。說道。你初進廟時。我同你就談得很投機。我何嘗不愛惜你。想救你一命。祇是如



今事情已然鬧大。我也作不了主。再說我師父廟規甚嚴。不徇情面。我實在愛莫能助。不過我二人總算有緣。除了放你不能外。別的事我力量做得到的。或者可以幫你的忙。你快點說完。進牢去吧。雲從知道他說的是實話。知道生機已絕。便求他在這三天之中。不要斷了飲食。好讓自己作一個飽死鬼。了一一答應。便將三般法典。交與雲從。又對他道。這小包中是毒藥。你如要死得快。這個再好不過。我回頭便叫人將三天的飲食。與你送來。說罷。便將雲從推入石洞之中。轉身走去。雲從到了石洞一看。滿洞陰森。這時外面石壁已經封好。裏面更是不見一些光亮。他身長富貴之家。那裏受過這樣苦楚。這時痛定思痛。諸同年死時的慘狀。如在目前。又想起自己性命。祇能苟延三日。暮年的父母伯叔。九房香烟。全靠自己一人接續。眼看不明不白的身遭慘死。越發傷心腸斷。這時已經有人將他三天的飲食送到。一大葫蘆水。同一大盤饅首。黑暗中摸索。大約還有幾樣菜肴。當然是出諸了一的好意。雲從也無心食用。祇是痛哭不止。任你哭得聲嘶力竭。在這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地方。也是無人前來理你。雲從自早飯後進廟。這時已是酉牌時分。受了許多困苦。顛連哭了半



日哭得困乏已極，便自沉沉睡去。等到一覺睡醒，睡在冰涼的石壁下，又冷又餓又傷心。隨手取得饅首，才咬得兩口，又想起家中父母伯叔，同眼前的危險，不禁又放聲大哭。真是巫峽啼猿，無此淒楚。似這樣哭累了睡，睡醒了哭。有時也胡亂進點飲食。洞中昏黑，不辨晝夜。也不知經過了幾天，其實雲從神經錯亂。這時剛剛是第二天的晚上咧，但凡一個人在黑暗之中，最能練習目力。雲從因在洞中，困了一晝夜，已經些微能見東西。正在哭泣之際，忽然看見身旁有一樣東西放光，隨手取過，原來就是兇僧三般法典中的一把銅刀。取時差點沒有把手割破，不由又想起命在旦夕，越發傷心落淚。正在悲苦之際，忽然一陣微風吹過，有幾點微雨，飄在臉上。雲從在這昏惘懊喪之際，被這涼風細雨一吹，神智登時清醒了許多。這石洞不見天日，那裏來的兩點吹進，心中頗覺懷疑。忽然一道亮光一閃，照得滿洞光明。接着一陣隆隆之聲，猛抬頭看見石洞頂上，有一個尺許大的圓洞。起初進洞時，因在氣惱沮喪之時，洞中黑暗異常，所以不曾留意到。如今外面下雨閃電，才得發現，不由動了逃生之想。當時將身站起，四下摸尋，知道這石洞四面磚石堆砌，並無出路。頂上雖有個小



洞離地太高，萬難上去。身旁祇有一條繩，一把鋼刀，並無別的器械，可以應用。知道危機迫切，急不可待，連忙鎮定心神，解釋愁思，仔細想一個逃生之路。後來決定由頂上那個洞中逃走。他即將那繩繫在鋼刀的中間，欲待拋將上去，扎住洞口，便可攀援而上。誰想費了半天心血，依舊不能如願。原來那洞離地三丈多高，繩子祇有兩丈長，慢說拋不上去，就是幸而扎上，自己也不能蹀上去。夠着繩子，一條生路，又歸泡影。失望之餘，又痛哭了一場。到底他心中不死，想了半天，被他想出一個駭法子來。他走到四面牆壁之下，用刀去撥了撥磚，恰好有兩塊活動些。他費了許多氣力，剛好把這兩塊磚取下，心中大喜。滿想打開此洞出去，連忙用刀去挖，忽聽有錚錚之聲，用手摸時，不禁叫一聲苦。原來磚牆中間，夾着一層鐵板，知道又是無效，焦急萬分。腹中又有點飢餓，回到原處，取食物時，又被腳下的繩子絆了一交，立時觸動靈機，發現一絲生路。他雖然是個文弱的書生，到這生死關頭，也就顧不得許多辛苦勞頓。他手執鋼刀，仍到西壁，從破磚縫中，用刀去撥那些磚塊。這時外面的雷聲雨點，越來越大，好似上天見憐，特意助他成功一般。到底他氣力有限，那堵磚又製造得非



常堅固。費盡平生之力，弄得上氣不接下氣，才祇搬下四五十塊，四五十寸厚，尺多寬，定製的  
窩磚來。一雙嫩手，兀的被刀鋒抹破了好幾處。他覺得濕浸浸的，還以為用力過度，出的急  
汗。後來慢慢覺得有些疼痛，才知道是受傷出了血。他自出世以來，就極受家庭鍾愛。幾時  
吃過這樣苦楚，起初不發現，到也罷了。等到發現以後，漸漸覺得疼痛難支，兩隻腳也站得  
又酸又麻，實在支持不住。不覺落在磚石堆上，放聲大哭，哭了一會，兩眼昏昏欲睡。正要埋  
頭倒臥之時，耳朵邊好似有人警覺他道：「你現在要死要活，全在你自己努力不努力了，你  
父母的香烟嗣續，同諸好友的血海冤仇，責任全在你一人身上啊！」他一轉念間，忽然醒悟，  
知道現在千鈞一髮，不比似在家中父母面前撒嬌，有親人來撫慰。這裏不但是哭死沒人  
管，而且光陰過一分，便少一分。轉眼就要身首異處的。再一想到衆同年死時的慘狀，不由  
心驚胆裂，立刻鼓足勇氣，站起身形，忍着痛楚，仍舊盡力去撥動牆上那些磚塊。這一回有  
了經驗，比初動手時，已較為容易。每撥下三四十塊，就放在石洞中間，像堆寶塔一樣，一層  
層堆了上去。這樣的來回奔走，手足不停的工作，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居然被他堆了



有七八尺高的一個磚堆。他估量今晚是第三夜。時間已是不能再緩。算計站在這磚石堆上。繩子可以鉤到上頭的圓洞。便停止撥磚工作。喝了兩口水。吃了幾口饅頭。那刀鋒已是他弄捲了口。他把繩子的那一頭。繫在刀的中間。穩住脚步。照原來堆就的台階。慢慢往上爬。一直爬到頂上一層。祇有二尺不到的面積。儘可容足。因為在黑暗中。堆得不大平穩。那磚堆搖搖欲動。把他嚇了一跳。知道一個不留神。倒塌下來。自己決無餘力。再去堆砌。祇得先將脚步穩住。站在上頭。將繩子舞起。靜等閃電時。看準頂上圓洞。扔了上去。掛住。便可爬出。可憐他凝神定慮。靜等機會。好幾次有閃電時。都被他將機會錯過。那刀繫在繩上。被他越舞越圓。勁頭越來越大。手酸臂麻。又不敢停手。怕被刀激回。傷了自己。又要顧頂上的電閃。又要顧手上舞的刀。又怕磚堆倒塌。真是顧不了上頭。顧不了下頭。心中焦急萬狀。忽然一陣頭暈眼花。噹的一聲。來了一個大出手。連刀帶繩。脫手飛去。他受了這一驚。一個站不穩。從磚堆上滑倒下來。在凹下一摸。繩刀俱不知去向。費了半夜的心血。又成泡影。更無餘力。可以繼續奮鬥。除等死外。再無別的主意。這位公子哥。越想越傷心。不由又大哭起來。正





在無可奈何之際。忽然頂上的圓洞間。一道閃電過處。好似看見一條長繩。在那裏搖擺。他連忙止住悲聲。定睛細看。做美的閃電。接二連三閃個不住。電光過處。分明是一條繩。懸掛在那裏。隨風搖擺。看得非常清切。原來他將才繩舞時。一個脫手。滑向頂上。剛剛掛在洞口。他以為飛出洞外。誰知無意中却成全了他。人在黑暗中。忽遇一線生機。真是高興非常。立刻精神百倍。忘却疲勞。他打起精神。爬到磚堆跟前。用手推了一推。且喜那磚又厚又大。他滑下來時。祇把最頂上的滑下四五塊。其餘尚無妨礙。還好收拾。經過一番驚恐。越發加一分仔細。他手脚並用的。先四外摸索一番。再試探着往上爬。又把滑下來的地方。用手去整頓一下。慢慢爬到頂上。顛巍巍站起身形。用手往頭上去撈時。恰好又是一道閃電過去。估量離頭頂不過尺許。他平息凝神。等第二次閃電一亮。在這一剎那間。將身一蹤。便已攀住繩頭。忽然嘩啦一下。身子又掉在磚上。把他又嚇了一大跳。還當是刀沒掛住。滑了下來。且喜祇滑一二尺。便已不動。用力試了試。知道業已掛在缺口。非常結實。這回恰夠尺寸。不用再等閃電。逃命要緊。也忘記了手上的刀傷同痛楚。兩隻手倒援着繩。往上扒。他雖不會武



功。倒底年幼身輕。不大功夫。已夠着洞口。他用左肘跨着洞口。使勁把身子一起。業已到了上邊。累得他力盡筋疲。動彈不得。上面電聲雨聲。越來越大。把他渾身上下。淋了一個透濕。休息好一會。又被涼雨一衝。頭腦才稍為清醒。想起現在雖然出洞。仍是在虎穴龍潭之中。光陰稍縱即逝。非繼續努力。不能活命。這洞頂離地甚高。擗下去便是筋斷骨折。祇得就着閃電餘光。先辨清走的方向。再說。這洞頂東面是前日的來路。西面靠着大殿。南面是廟中院落。惟獨北面靠牆。想是隔壁人家。於是決定往北面逃走。這時雨越下越大。四圍死氣沉沉。一些亮光都沒有。洞頂上的雨水。瀑布一般的往下溜去。雲從幾番立足不穩。滑倒好幾次。差點跌將下去。再加洞頂當中隆高。旁邊俱是斜坡。更得加一分仔細。要等電光閃一閃。才能往前爬行一步。好容易挨到北面靠牆的地方。不由叫一聲苦。原來這洞離牆尚有三四尺的距離。他本不會武藝。又在風雨的黑夜。如何敢往那牆上跳。即使冒險跳到牆上。又不知那牆壁人家的地面。距離有多高。一個失足。還不是粉身碎骨嗎。正在無計可施。忽然一陣大風過處。臉上好似有什麼東西飄拂。他忙用手去抓。那東西的彈力甚大。差一點把



他帶了下去。把他嚇了一大跳。覺得手上還抓着一點東西。鎮定心神。借着閃電光一看。原來是幾片黃桷樹葉。想是隔牆的大樹。被風將樹枝吹過這邊。被自己抓了兩片葉子下來。正想處。隱隱一陣雷聲。緊跟着一个大閃電。定睛往前看時。果然隔牆一株大黃桷樹。在風雨當中搖擺。一個橫枝。伸在牆這邊。枝梢已斷。想是將才風刮過來。被自己攀折了的。正待看個明白。電光斂處。依然昏黑。心想倘使像將才來一陣風。再把樹枝吹過來些。便可攀住樹枝。爬過牆去。這時電光閃閃。雷聲隆隆。看見那樹被風吹得東倒西歪。有幾次那樹枝已是吹得離手不遠。到底胆小。不敢冒險去抓。等到機會錯過。又非常後悔。最後鼓足勇氣。咬緊牙關。站起身形。作出往前撲的勢子。準備拚一個死裏逃生。恰好颶風同時來得非常湊巧。簡直把樹枝吹在他手中。雲從於是將身往前一躍。兩隻手剛剛抓緊樹枝。忽然一陣大旋風。那樹枝把雲從帶離洞頂。身子憑空往牆外飛去。他這時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祇把兩目緊閉。兩手抓緊樹枝不放。在這一剎那間。覺得脚面好似被什麼東西很重的打了一下。緊跟着耳邊一個大霹靂。震耳欲聾。他同時受了這兩感。震動不由噉哨一聲。一個疏神。

手一鬆栽倒在地昏沉過去。不省人事。等到醒來一看。自己身體睡在一張木牀上面。旁邊站着一個老頭。同一個少女。好似父女模樣。祇聽那女子說道。爸爸。他緩醒過來了。說罷。又遞過一盃溫水。與雲從喝。雲從才想起適才逃難的事。知道自己從樹上摔下地來。定是被他二人所救。當時接過盃。喝了一口。便委起身下來伸謝。那老的忙道。你這人因何至此。爲何從隔壁廟牆上。摔了下來。雲從還待起身叩謝。覺得腿際隱隱作痛。想是將才在樹枝上過牆時。被牆碰傷的。加以累了一夜。實在疲乏。不過。便也不再客氣。仍復將身睡下。將自己逃難經過。說了一個大概。

## 第十回

拯孤窮淑女垂青 訂良姻醉仙作伐

那父女二人聽了。甚爲動容。雲從又問他父女怎樣救的自己。那老頭說道。老漢名叫張老四。旁人因我爲人本分。就給取了一個外號。叫張老實。老伴早年去世。祇剩我同我女兒玉珍度日。種這廟裏的菜園。已經十多年了。想不到那些和尚。這等兇惡。照這等說來。公子如





今雖然得逃活命。明天雨往。廟中和尚往石洞查看踪跡。定然看出公子逃到老漢家中。老漢幼年。雖然也懂得一些拳棒。祇是雙拳難敵四手。我父女決不是和尚們的敵手。連累老漢父女不要緊。公子性命休矣。今晚我已上牀睡覺。是我女兒玉珍。把我喚醒。說是牆上擗下來一個少年。我起初疑心是江湖上的朋友。到廟中借盤川。受了傷。逃到我的院內。打算把你救醒。問明來歷後。再打發你走。誰知你是一位公子。又是新科舉人。如今天已快亮。事情危險萬分。你要急速打定主意才好。雲從聽了這一席話。又驚又怕。顧不得手脚疼痛。連忙翻身跪倒。苦苦哀求搭救性命。張老四答道。公子快快請起。等我同小女商量商量。再作計較。說罷。便把玉珍叫出。父女在外。議論了好一回。才進來。對雲從說道。如今事無兩全。我要爲自己安全打算。最好把你網上。送到廟中。一來免却干係。二來還可得和尚的好處。但這類事。決非我張老四所能作得出來的。現在有兩條路。任你擇一條。一條是我現在開門放你逃走。我也不去報告。這周圍十里內人家。全種着廟中的廟產。並且有好些地方。安着他們的眼線。你逃得出去不能。全仗你自己運氣。第二條。是我父女同你一齊逃走。雖無把



握比較安全得多。老漢故土難移。本不願這樣辦。祇是老漢年過半百。祇此一女。不忍心拂他的意思。但是我如今棄家捨性命來救你。你逃出去後。我父女往那裏安身。這是一個問題。你須要有個明白答覆。雲從見那老漢精神弈弈。二目有光。知道決不是等閒莊家漢。他說的話。定有原因。況且自己在患難中。居然肯捨親身家。冒險相救。不由心中萬分感激。便答道。老丈這樣義俠。學生殺身難報。學生承襲九房。頗有產業。任憑吩咐。無不惟命。祇是老丈安居多年。如今為學生棄家逃走。於心難安耳。說到此處。那女子便自走出。張老四答道。你既然知道利害。時機危急。我也不與你多說閒話。好在我也不怕你忘恩負義。你是讀書人。反正知道男女授受不親的道理。雲從道。老丈此言差矣。學生束髮授書。頗知道義。雖然是昏夜之間。與令媛同行。就是沒有老漢一路。學生難道對令媛還敢有不端的行爲。那豈不成了畜類嗎。張老四聽罷。眉頭一顰。說道。你真是書獃子。我問你。你直知道逃命。你知道是怎麼的逃法。雲從聽了。茫然不解。張老四道。你生長在富貴人家。嬌生慣養。一旦受了幾天的凶險勞頓。又在大風大雨中。九死一生。得脫性命。手脚俱已帶傷。如今雨還未住。慢說



是逃這麼遠的道路。恐怕你連一里半里。也走不動哪。雲從聽罷此言。方想起適才受傷的情形。起身走了兩步。果然疼痛難忍。急得兩淚交流。無計可施。張老四道。你不必着急。如果不能替你設法。老漢父女。何必捨身相從呢。說罷。玉珍從外面進來。手上提着兩個包裹。又拿着一匹夏布。見了二人說道。天已不早。一切應用東西。俱已收拾停妥。爹你替周公子。把背纏裹好。女兒去把食物取來。吃完立刻動身。以免遲則生變。說罷。仍到外屋。張老四打開夏布。撕成兩截。將雲從背上。紮一個十字花紋。又將那半匹束在腿股之間。這時玉珍用一個托盤。裝了些冷酒冷菜同米飯進來。用溫水泡了三碗飯。三人一同胡亂吃罷。玉珍又到外屋去了一回。進來催他二人動身。張老四便把雲從背在背上。將布纏在胸前。也打了一個十字紋。又用布將雲從股際兜好。玉珍忙脫去長衣。穿了一件灰色短襖。當胸搭了一個英雄扣。背上斜插着他父女用的兵刃。把兩個包袱。分背兩邊。張老四又將裹外屋油燈吹滅。三人悄悄開了後門。繞着牆直往官道上走去。這時雨雖稍小。仍是未住。道路泥濘沒踝。非常難走。又沒有路燈。他父女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到快要天明。才走出五六里地。在晨光



曦微中。遠遠看見路旁一棵大樹下。有一家茅舍。在冒炊烟。玉珍忽道。爹爹你看前面那個人家。不是邱老叔的豆腐房嗎。我們何不進去歇歇腿。換換肩呢。張老四道。不是你提起。我到忘懷了。我們此時。雖未出險。邱老叔家中暫避。到是不要緊的。說罷。便直往那茅舍走去。正待上前喚門。張老四眼快。忽見門內走出一個道人。穿得非常破爛。揣着一個紅葫蘆。酒氣曠人。由門內走了出來。張老四忙把玉珍手一拉。悄悄閃在道旁樹後。看那道人直往身傍走去。好似不曾看見他父女一樣。這茅舍中主人。名喚邱林。與張老四非常莫逆。正送那道人出來。忽然看見張老四父女。由樹後閃出。便連忙上前打招呼。張老四便問道。你屋中有人嗎。我們打算進去歇歇腿。擾你一碗豆腐漿。邱林答道。我屋中人到有一個。是個遠方來的小孩。沒有關係。我們進去再說吧。說完。便請他父女進去。張老四將雲從放了下來。與邱林引見。各把濕衣脫下烤烤。邱林忙問這是何人。為何你等三人。如此狼狽。張老四因邱林是老朋友。便把前後情形。講了一遍。邱林便問雲從打算什麼主意。雲從便道。我現時雖得逃命。我那同年十六人。俱身遭慘死。我打算到成都報案。擒凶僧報仇。與地方上人除害。





邱林道。周公子。我不是攔你的高興。這凶僧們的來歷。同他們的勢力。我都知道。他們的行為。久已人天共憤。怎奈他氣數尚還未盡。他與本城文武官員。俱是至好。他在本地還買了很好的名聲。他那廟中佈置。不亞如一個小小城堡。殺人之後。定然早已滅跡。就算你把狀告准下來。最多也無非由官府假意派人去查。暗中再通信與他。他一定一面準備。一面再派人殺你滅口。他有的是錢。又精通武藝。會劍術的人很多。官府認真去拿。尚且決不是敵手。何況同他們通同一氣呢。你最好不要白送性命。悄悄逃到京師。把功名成就。他們惡貫滿盈。自有滅亡之日也。雲從正待還言。忽然一陣微風吹過。面前憑空多了一個人。哈哈大笑。說道。想不到又遇見了你。張老四父女大驚。正待上前動手。邱休連忙道。不要驚慌。這都是自家人。這時雲從已看清來人是誰。納頭便拜。原來這人。便是張氏父女。在來路上所遇見的那個道士。雲從因爲在張老四背上。不曾看見。邱林忙與他們引見道。這位便是我的師叔。峨嵋劍俠的老前輩醉道人。張氏父女。久聞醉道人的大名。重新又上前見禮。邱林又問雲從。如何認得。醉道人便把望江樓相遇的事。說了一遍。又說適才我見你們行色慌張。



有些懷疑。後來見你們進了邱賢姓的家中。我便回來聽你說些什麼。誰想到省我一番跋涉。雲從便道。自從那日在望江樓。蒙仙師指示玄機。弟子愚昧。不能領悟。幾遭殺身之禍。方才聽邱先生說起。仙師乃是前輩劍俠。越發增加弟子仰慕之心。弟子如今九死一生。看破世緣。情願隨仙師往深山修道。不願再戀塵世功名了。說罷。便跪了下去。醉道人哈哈大笑。道：起來起來。你想跟我為徒。談何容易。你的資質頗好。要我收你。也不難。祇要依我三件事。我才能答應。第一件。人生以孝義為先。你家九房。祇你一子。你若出家。豈不斷絕香烟。父母叔伯。何人奉養。你須要卽刻回家完婚。等到有了嗣續之後。才能隨我入山。第二件。我等既以是先朝遺民。如今雖然國運告終。決不能任本派門下弟子。為異族効力。第三件。我等既以劍俠自居。眼看人民受異族的蹂躪。受奸惡人的摧殘。就得出頭去鋤暴安良。至於我門下的戒律。等到收你為弟子以後。自然一一說與你知。祇此三件。你依得依不得。雲從生有慧根。本是絕頂聰明的人。遇見這希世難逢的機緣。怎肯輕易錯過。重複跪下。一一答應。便行拜師之禮。玉珍在旁正看得發呆。忽然靈機一動。等雲從拜罷。便也過來跪下。請醉道人收



錄。醉道人道。姑娘快快請起。我門下不收女弟子。你將來另有比我強的師傅。你們二人將來都是能替本派爭光的。不急在這一時。玉珍仍然苦苦相求。醉道人執意不允。祇得含羞站起。醉道人又對雲從道。我還有話忘記對你說。那日望江樓。我見你等十七人。面帶死氣。除你一人。尚有救星外。餘均無可挽回。上天有好生之德。那能見死不救。正待追蹤你們下去。不想遇見我教中一位老前輩。他命我去辦一件要事。就誤了三日。等我趕回。正待打聽你們的下落。不想昨晚行到此間。狂風大雨。看見樹林內。有一小孩在上吊。我把他解救下來。帶到邱林家中。救到快天亮時。才得救醒。問起情由。原來是你用的書童小三兒。他因你等出門三日。並無音信。那店中又不肯說那廟在那裏。昨天晚上店中丟了一個和尚。與店家談了半天。和尚走後。店家便將他趕出。他祇得出來尋你。走到林中。遇着大雨。越想越傷心。因為不見了你。無法回家。祇得尋死。我聽他說完。便知你命在危急。也許已遭毒手。正待前往廟中打探。恰好遇見你們。業已逃出。可惜我遲了三天。就誤了十六條人命。想是命中註定。如今免僧氣數未完。報仇之事。且俟諸異日。現在小三兒在內房養息。此地有我在。



此兇僧不來。是他們的便宜。你且藏在裏面休息一日。明日由我護送你上路。路上就傳你練內功的法子。等到你入了門徑。我自會隨時前來指點。這時小三兒在內房。聽見外面說話聲音很熟。出來偷窺。見了小主人。不由抱頭痛哭了一場。看道人把雲從傷口。上了丹藥。說大已不早。路上行人漸多。廟中耳目甚衆。你等可到房內歇息。由我同邱林打發他們。雲從寺進去。獨自倚床假寐。惟獨玉珍懷着滿腔心事。又因拜師傅不成。一肚子的高興。悶悶不樂。到了下午。廟中才發現雲從逃走。因爲雨大。把雲從逃走的方向。冲得一點痕跡也沒有。當然四下尋找。也曾兩次到邱林家中打聽。盤問曾否見過有這樣一個少年人。走過。俱被邱林用言語打發回去。過了些日。才發現張老四棄家逃走。知道雲從是他父女救走。已是無法可想。他等在邱林店中休息了一日。雲從由談話中間。才知道邱林也是峨嵋大俠之一。外號人稱神服邱林。是奉令到此。以賣豆漿爲名。探聽廟中動靜的。張老四也是從前西川路上的水路英雄。外號人稱分水燕子。真名叫張瓊。後來看破綠林。洗了手。才去種菜園子的。在這驚魂已定之際。雲從細想前因後果。深感張氏父女的高義。尤其是張玉珍



好似對自己非常注意。他父女素家相從。完全出自他的主意。紅粉知己。這種救命之恩。越發令人感戴。想到這裏。不由望了玉珍兩眼。祇見他生來粉面秀目。身材婀娜。美麗中含有英銳之氣。令人又愛又敬。不知他爲什麼老是單眉顰鎖。好似有無窮幽怨。眉黛不開。有時他父女又好似常有爭論似的。雲從好生不解。他等數人。過了一夜。第二日雨住風息。天還未亮。邱林同醉道人便來催他們動身。等到出門。外面已預備下四匹好馬。叫張氏父女與雲從主僕分乘。雲從疑心醉道人不肯同去。或者馬不敷用。打算自己同小三兒騎一匹。先請醉道人上馬。醉道人道。你以爲馬不夠用。我是用不着馬的。我等快些動身吧。雲從不敢違抗。便同張氏父女。辭別邱林上馬。往家鄉進發。轡頭起處。眨眨眼。醉道人已不知去向。正後悔不曾訂好前途相會的地點。恐怕彼此走失。誰想行到晚間。下馬投宿。醉道人已在店房相候。抱着葫蘆。喝得正起勁。咧。他等五人。在客店住下。用罷酒飯。醉道人把內功入門的口訣。同身眼的用法。大概說了一遍。雲從天資聰明。頗能心領神會。張氏父女本是內行。自然越加聽得入神。正談得津津有味之際。醉道人忽然正色對雲從道。我還有一句要緊話。



未對你說。你聽了須要切實注意。雲從連忙敬謹請教。醉道人道：我生平最恨負心人。張老先生同他姑娘捨家拚命搭救於你。此番你到了家鄉。你是怎生圖報人家。說與我聽。張老四正要開言。醉道人連忙使眼色止住。雲從道：弟子幼讀詩書。豈敢忘恩負義。弟子家中頗有資財。此番張老先生到了舍下。自然是用上賓之禮款待。另外稟明父母。將田產房屋分出若干。作爲張老先生用的養贍。不知師父意下如何。醉道人道：你這就錯了。張老先生以前闖蕩江湖。見的金銀財寶。何可數計。難道說人家圖你家中。有錢才救你嗎。你這種辦法。不但不能報恩。人家也決不會受。你還要另打主意才好。雲從道：弟子愚昧。祇知感恩戴德。不知報法。還望師父指示。醉道人道：丈夫受大德不言德。依我之見。張老先生就是玉珍姑娘一位掌珠。當初冒險救你。也無非出於憐才之一念。我看你同張姑娘年貌相當。莫如由我做媒。請張老先生將玉珍姑娘許配於你。女婿本有半子之勞。以後你就服勞奉養。使他享些晚年之福。不但報了大德。也是一舉兩便。你看好不好呢。這一番話。恰中張氏父女心懷。暗中非常感激。雲從也知道他師傳所言。乃是正理。玉珍不但美而且賢。並且聽說他還



有一身驚人的武藝。倘得結成連理。朝夕正可討教。何況又是救命知己恩人。雖然未曾稟告父母。仗着自己獨養兒子。平時深得愛憐。又加上人家救命之恩。決不會不得通過。想了一會。心中已是十分願意。怎奈臉嫩。不好意思開口。玉珍當初磨着他父親救雲從。也是因爲憐惜雲從的才貌。等到逃出來。同處了兩天。越發覺得雲從少年端謹。終身可託。幾番向老父示意。偏偏張老四爲人執拗。雖然看中雲從是個佳子弟。因爲他是富貴人家。門戶懸隔。萬一人家推在父母身上。一個軟釘子碰了回來。無地自容。打算到了地頭。再作計較。玉珍既不能向老父明明要求。又羞於自薦。心中正在愁悶。忽見醉道人憑空出來。爲兩家撮合。表面雖然害羞。低頭不語。心中却是說不出來的痛快。滿擬雲從有個滿意的答覆。不想等了一會。沒有下文。疑是雲從嫌他家門戶不對。不肯應允。暗恨個郎薄倖忘恩。滿腔幽怨。不由抬起頭來。望了雲從一眼。偏偏雲從這時。也正抬頭看他。兩人眼鋒相對。好似有電力吸引一般。同時兩人又好似害羞一樣。急忙各各避開。俱都是紅雲滿頰。醉道人見了這般情狀。知是雙方願意。便向張老四道。適才之言。老先生想必不以我說得冒昧。如今小徒



這方面。已不成問題。祇在老先生最後一言決定了。張老四起初本要開言。因被醉道人止住。只是靜聽。今見醉道人問他。便直說道。晚輩十年前洗手之後。因愛成山山水。恰好與那慈雲寺凶僧。早年有一面之緣。我又愛那裏地方幽靜。便去租他廟中菜園耕種。借此隱姓埋名。起初相安無事。我也料不到他們是那樣無法無天。今年春天。來了一個和尚。俗家名叫毛太。不知怎的。硬說我是峨嵋派的奸細。叫智通趕我。智通因為同我相處十年。我輕易不出門。也無人來往。再三不肯趕我。反叫知客僧了一。對我表示好意。我雖然當時謝了他們。已有遷地為良之念。等到周公子逃難落在我的園中。起初祇當他是公子哥兒。能教則教。不能教就由他自己逃生。巨耐我女兒玉珍。執意不從。非要叫我救人救到底。才有以後捨家相從的計劃。周公子人品學問。這兩天我看得很清楚。又加上是前輩劍俠的門徒。晚輩祇愁高攀不上。豈有不願之理。不過他乃富貴人家子弟。似這樣窮途定姻。是否出於心願。如不當面講明。似乎將來彼此不便。還望仙長。問個明白。醉道人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雲從道。此地並無外人。堂堂男子。不要作兒女態。如果是心願。便上前去拜岳父。不要這樣扭





扭捏捏。雲從無奈。祇得上前跪倒。大禮參拜。叫了一聲岳父。又謝過師父的成全之恩。醉道人又道。如今事已定局。又省我許多心事。你同姑娘名分已定。路上暫時可以兄妹相稱。不必避嫌。到了家鄉。稟明父母。早日成婚。我這裏有劍法入門一書。上面有內外功的必由途徑。你成婚後。可同你妻子朝夕用功。兩年後我自會尋到你家。親自再將秘訣相傳。說罷。由腰中取出一本舊冊子。交與雲從。雲從連忙跪受。醉道人又從腰間解下一柄劍來。長約三尺六寸。劍囊雖舊。古色斑斕。雕飾非常精美。說道。此劍名爲霜鐔。乃是戰國時名劍。吹毛遇刃。削鐵如泥。能屈能伸。不用時可以纏在腰間。是我當年身劍未合一時。作防身之用的利器。如今賜你。權作聘禮。你夫妻須要好好寶藏。不要姑負我憐才苦心。雲從聽了大喜。連忙重又跪受。過來叫了一聲岳父。將劍捧過。張老四本是識貨的人。將劍微微拂拭。才抽出劍囊一二尺。便覺晶瑩射目。寒氣逼人。不覺讚不絕口。又同玉珍上前謝過成全之德。解下玉珍身上所佩的一塊青玉串。算作答聘之物。醉道人對雲從道。我現在成都有事。不能分身。如今你們的事。都已辦妥。適才所談劍法。須要牢牢緊記。我去也。說罷。祇見身形一晃。醉道

人已不知去向。三人連忙趕出。祇見空中有一個白點。在日光下。望來路飛去。俱各驚嘆不置。雲從又與張老四談了一會。三人分別安歇。到了第二日。高高興興。往家鄉進發。不提。那智通在雲從逃走的第三天。忽聽人說。張老實父女。忽然棄家出走。不知去向。便往菜園中查看。才知道雲從是由牆上逃出來。被張老實父女所救。因為當初不聽毛太的勸。不曾趕走張家父女。如今留下禍胎。非常後悔。又怕毛太笑他不知人。所以才對毛太那樣說法。祇得一面加緊防備。一面暗中變賣廟產。準備別營巢穴。欲知後事如何。且聽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潛心避禍小住碧筠菴 一念真誠情感追雲叟

話說周淳與毛太交手。正在危急之間。幸遇醉道人跑來相助。毛太與醉道人的劍光。鬥得難解難分之際。忽然半空中有破空的声音。接着有五道紅線飛來。醉道人連忙挾起周淳。收了劍光。忙往城中飛去。周淳閉着兩眼。耳旁但聽呼呼風響。片時已落在城外武侯祠後一個僻靜所在。周淳連忙跪下。叩謝醉道人救命之恩。醉道人也答言。走到一所茅庵前。





領着周淳推門進去。周淳一看雲房內收拾得十分乾淨。房中有兩個十二三歲的道童。看見二人進來。忙去倒茶。醉道人料知周淳尚未晚餐。便叫預備酒食。兩個道童退去後。周淳又跪下。再三請醉道人收爲門下弟子。醉道人道。論你的心術同根基。不是不能造就。祇是你行年四十。又非童身。學劍格外艱難。拜我爲師。恐怕徒受辛苦。執意不肯。周淳再三苦求。醉道人又道。我不是不收你爲徒。收你的人。是嵩山二老。又是東海三仙之一。比我勝強百倍。他老人家有補髓益元神丹。你縱破了童身。也無妨礙。你想你如非本教中人。我何必從峨嵋。一直跟你到此。周淳知是實言。到也不敢勉強。又不知嵩山二老是誰。幾次請問醉道人。祇答以機緣到來。自然知道。此時先說無益。便也不敢多問。一會道童送來酒食。周淳用罷。累了一天。便由道童領往偏房安睡。次日一早醒來。去往雲房參見。那知醉道人已不知去向。兩個道童。一名松兒。一名鶴兒。周淳便問松兒道。師父往那裏去了。昨晚匆忙間。不曾問他老人家的真實姓名。兩位小師兄。跟隨師父多年。想必知道。松兒答道。我師父並不常在廟中。三月兩月。不見回來。一次兩次。今早行時。也不曾留下話兒。至於他老人家的姓名。



連我們也不知道。外邊的人。因爲他老人家喜歡喝酒。大家都叫他醉道人。有人來找他。也只說尋醉道人。想必這就是他的名姓了。此地名叫碧筠庵。乃是神尼優曇的大弟子素因參修的所在。師父愛此地清靜。借來暫住。我們來此。不過半年多。輕易也無人來。你如果一人在成都。何妨把行李搬來居住。我聽師父說。你武藝很好。便中也可教教我們。你願意嗎。周淳見他說話伶俐。此地居住。自然比店中潔淨。醉道人既然帶他到此。想必不會不願意。連忙點頭答應。便問明路徑。回到城內店中。算清店賬。搬入庵中居住。藉以避禍。平時也不出門。醉道人去後。多日也不回來。每日同松鶴二童。談談說說。到也不甚寂寞。他是有閱歷的人。每逢談到武藝。便設法支吾過去。不敢自恃亂說。有一天早上。起來甚早。忽聽院落中。有極輕微的蹀躞之聲。扒着窗戶一看。祇見松鶴二童。一人拿了一枝竹劍。在院中互相刺擊。起初到不甚出奇。動作也非常之慢。好似比架勢一般。不過看去很穩。後來周淳一個不留神。咳嗽了一聲。松鶴二童知道周淳在房內偷看。兩人賣弄本領。越刺越疾。兔起鶻落。蹀躞如飛。任你周淳是六合劍中能手。也分不出他的身法來。正在看得出神之際。忽然松兒



賣了一個破綻，使一個仙鶴展翅的解數。鶴兒更不怠慢。左手掐着劍訣，右手使了一個長蛇入洞的解數。道一聲着。如飛一般刺向松兒胸前。周淳看得清楚。以為松兒這回定難招架。正在替他着急。說時遲。那時快。祇見松兒也不收招。用劍來接。腳微墊處。順架勢起在空中。變了一個燕子穿雲的解數。吱的一聲。使了一個神鷹捉兔。斜飛下來。一劍照着鶴兒背後刺去。鶴兒聽見腦後風聲。知道不好。急忙把身往前一伏。就勢一轉。脊背臥地。臉朝天。來了一個顛到醉八仙劍的解數。剛剛將松兒一劍避過。百忙中忽見一樣東西。朝臉上飛來。鶴兒喊一聲來得好。脊背着地。一個鯉魚打挺。橫起斜飛出去。七八尺高下。左脚墊右腳。使一個燕子三抄水飛雲蹤的解數。兩三墊已夠着庭前掛枝。翻身坐在樹上喘息。說道。師兄不害臊。打不過。還帶使暗器的嗎。松兒笑答道。那個使暗器。將才我蹤到空中。恰好有一羣雀兒飛過。被我隨手刺了一個下來。從劍頭上無意甩出。誰安心用暗器打你。周淳從屋中出來一看。果然是一個死麻雀。被松兒竹劍刺透頸子的當中。不由暗暗驚異。心想。二人小。小年紀。已有這般本領。幸喜自己恃重。不曾吹牛現眼。這時鶴兒也從樹上下來。再三磨着。



周淳叫他來舞一回劍。周淳對他二人已是五體投地的佩服。那敢輕易動手。後來被逼不過。才將自己的絕技。五朵梅花穿雲弩取出。試了一試。松鶴二童。因為醉道人。不許他們學暗器。看了周淳的絕藝。便告訴周淳。要請着師父偷學。周淳祇好答應。每日盡心教授。又跟二童得了許多刺劍秘訣。不等拜師。先自練習起來。如這樣過了十幾天。周淳猛然想起女兒輕雲。曾說不久就來成都相會。自己店房搬走時。又未留下話。恐怕他來尋找不着。醉道人又說自己不久便選明師。如果老是藏在蒼中。祇圖避禍。何時才能遇着良機。便同松鶴二童說明。打算每日出外尋師訪友。如果出外。一連三日不回。便已發生事故。請他二人設法。報與醉道人知道。求他為力。二童一一答應。他吃罷午飯。別了二童。一人信步出了碧筠巷。也不進城。就在城外青陽宮武侯祠幾個有名的蒼觀寺院。留心物色高人。有時也跑到望江樓上去歇歇腿。順便進些飲食。如此又是數日。依然一無所遇。有一天走到城內。自己從先住的店房。探問自從他搬走後。可有人前來尋訪。店小二答道。一二日前。有一個年約五十歲外的高大老頭子。同一個紅臉白眉的老和尚。前來打聽你老。我們見你老那日



走得很忙。祇當是回轉家鄉。祇得說你老搬走多日。不知去向。我看那個客人臉上。很帶着失望的顏色。臨走留下話。說是倘或周客人回來。你說峨嵋舊友。現在已隨白眉和尚。往雲霧山出家。叫他不必回轉故鄉了。問他名姓。他也不肯說。想是你老的老朋友吧。周淳又打探來人的身量打扮。知是李甯。祇是猜不透爲什麼要出家。他的女兒英瓊。爲何不在身旁。他叫自己不要去峨嵋。想必毛太那廝。已尋到那裏。心中委決不下。便打算過數日往峨嵋一行。去看個動靜。他隨便敷衍店家幾句。便告辭出來。走到街上。忽然看見前面圍着一叢人。在那裏吵鬧。他走到近前一看。祇見一家店舖的階沿上。坐着一個瘦小枯乾的老頭兒。穿得很破爛。緊閉雙目。不發一言。旁邊的人。也有笑罵的。也有說閒話的。周淳便向一人問起究竟。才知道這個老頭。從清早便跑到這家飯舖。要酒要菜。吃了一個不亦樂乎。剛才店家一個不留神。便溜了出來。店家早就疑心他是騙吃騙喝。猛然發覺他逃走。如何肯輕易放過。他剛走到門口。便追了出來。正要拉他回去。不想一個不留神。把他穿的一件破大褂。撕下半邊來。這老頭勃然大怒。不但不承認是逃走。反要叫店家賠大褂。並且還說他是



出來看熱鬧。怕店家不放心。故將他的包袱留下。店家進去查看。果然有一個破舊包袱。起初以爲不過包些破爛東西。誰想當着衆人打開一看。除掉幾兩散碎銀子外。還有一串珍珠。有黃豆般大小。足足一百零八顆。於是這老頭格外有理了。他說店家不該小看人。我這樣貴重的包袱。放在你店中。你怎能疑心我是騙酒飯賬。我這件衣服。比珍珠還貴。如今被你們撕破。要不賠我。我也不打官司。我就在你這裏上吊。衆人勸也不好。誰打算進去。就跟誰拚命。非讓店家賠衣服不可。周淳聽了。覺着非常希奇。擁進前去一看。忽見這老頭。穿得十分破爛。一臉的油泥。拖着兩只破鞋。腳後跟露在外面。又瘦又黑。身旁果然有一個小包。包袱店。店家站在旁邊。不住的說好話。把臉急得通紅。老頭祇是閉目不發一言。周淳越看越覺得希奇。看店家那一份可憐神氣。於心不忍。正打算開口勸說幾句。那老頭忽然睜眼看見周淳。說道。你來了。我算計你該來了嗎。周淳道。你老人家爲何跟他們生這們大的氣。老頭道。他們簡直欺負苦了我。你要是我的好徒弟。趕快替我拆他的房。燒他的房。聽見了嗎。周淳聽老頭說話。顛三倒四。正在莫明其妙。旁邊人一聽老頭跟周淳說話。那樣近乎。又見






來人儀表堂堂。心想怪道老頭那樣的橫。原來有這般一個闊徒弟。店家一聽。格外着急。正待向周淳分辨。老頭已自將身形站起。把包袱往身旁一掖。說道：你來了很好。如今交給你吧。可是咱爺兒倆。不能落一般白吃的名。要放火燒房。你得先給完酒飯賬。我走了。說罷。揚長而去。那老頭說話。本來有點外路口音。又是突如其來。說得又非常之快。周淳當時被他朦住。等他走後。店家怕周淳真要燒房。還祇是說好話。等到周淳醒悟過來。這時老頭已走先頭。既沒有否認不是老頭徒弟。燒房雖是一句笑話。老頭吃的酒飯錢。還是真不好意思不給。好在周淳真有涵養。便扔下一錠三兩多重的銀子。分開眾人。往老頭去路。拔步就追。追了兩條街。也未曾追上。又隨意在街上繞了幾個圈。走到望江樓門口。覺着腹中有點飢餓。打算進來用點酒食。他本來熱了的。剛一上樓。夥計劉大便迎上來道：周客人。你來了。請這兒坐罷。周淳由劉大讓到座頭一看。祇見桌上擺了一桌的酒菜。兩付杯箸。有半桌菜。已經吃得肴核狼籍。那半桌菜。可是原封未動。以為劉大引錯了座頭。便問劉大道：這兒別人尚未吃完。另找一個座罷。劉大道：這就是給你老留下的。周淳便問：誰給我留下的。劉大道：



是你老的老師。周淳想起適才之事。不由氣往上衝。便道。誰是我的老師。劉大道。你的老師。就是那個窮老頭子。你老先別着急。要不我們也不敢這門辯。原來剛才我聽人傳說。後街有一個老頭。要訛詐那裏一個飯鋪。剛巧我們這裏飯口已過。我便偷着去瞧熱鬧。正遇見你老在替你那位老師會酒賬。等到我已看完回來。你那老師。已經在我們這裏。要了許多酒菜。他說早飯不曾吃好。要等你老來同吃。他把菜吃了一半。吃喝得非常之快。又吃得多。留了一半給你老來吃。他說不能讓心愛的徒兒吃剩菜。他要的菜又都是你老平時愛吃的。所以我更加相信是你老多年的老師。他吃完。你老還沒有來。他說他還有事。不能等你老。要先走一步。叫你老到慈雲寺去尋他去。不見不散。我們因為剛才那個飯鋪攔他。差點沒燒了房。我又親眼得見你老對他那樣恭敬。便讓他走了。這大概沒有錯罷。周淳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又沒法與他分說。沒奈何祇得叫劉大將酒菜拿去弄熱。隨便吃了一些。喝了兩杯酒。越想越有氣。心想自己闖蕩江湖數十年。今天慈空讓人朦朧吃朦朧。還說是自己老師。在這時候。忽然樓梯騰騰亂響。把樓板震得亂顫。走上一個梢長大漢。紫面黃鬚。豹頭環



眼穿著一身青布襖褲。酒保正待上前讓坐。那人一眼望見周淳。便直奔過來。大聲沖着周淳說道。你就是那鶴兒周老三嗎。周淳見那人來的勢急。又不測他的來意。不覺大驚。酒杯一放。身微起處。已飛向窗沿。說道。俺正是周某。我與你素昧平生。尋俺則甚。那人聽了此言。哈哈大笑。怪不得老頭兒說你會飛。果然。俺不是尋你打架的。你快些下來。我有話說。周淳仔細看那人。雖然長得粗魯。帶着一臉正氣。知道無有惡意。便飛身下來。重復入座。那人便問周淳酒飯可曾用完。周淳本已吃得差不多。疑心那人要飲酒。便道。我已酒足飯飽。閣下如果要。可叫酒保添些前來。話未說完。正待想問那人姓名時節。那人忽然站起身來。從腰間取出一錠銀子。丟在桌子上。算是會酒賬。周淳正待謙遜。那人已慢慢湊近身旁。趁周淳一個不留神。將周淳手一攏。背在身上。飛步下樓。好快的身法。饒你周淳是個慣家。也施展不開手段。被那人將兩手脈門掐住。一發動彈不得。祇得一任那人背去。樓上的人。先前的看那大漢上來。周淳飛向窗口。已自驚異。如今又見將周淳背走。益發議論紛紛。都猜周淳是個飛賊。那大漢是辦案的官人。如今將周淳背走。想必是前去領賞。在這紛紜的當兒。華



周淳坐處不遠。有一個文生秀士。冷笑兩聲。匆匆會罷酒。下樓去了。這且不提。話說周淳被那大漢背在身上。又氣又愧。自想闖蕩江湖數十年。從未栽過筋斗。今天無緣無故。被一個不知姓名的人。輕輕巧巧的將他擒住。背在大街上亂跑。心中甚是難過。怎奈身子已被來人扣住活穴。動轉不得。祇得看他背往那裏。祇要一下地恢復自由。便可同他交手。他正在胡思亂想。那大漢健步如飛。已奔出城外。周淳一看。正是往慈雲寺的大道。暗道不好。這時已到廟前樹林。那大漢便將他放下。也不說話。衝着周淳直樂。周淳氣惱萬分。但被那人扣了好一會脈門。周身麻木。下地後自己先活動了幾步。一面留神看那大漢。並無絲毫惡意。正待質問他爲什麼開這樣的玩笑。祇看臉前一亮。一道白光。面前站定一個十八九歲的文生秀士。穿着一身白緞子的衣服。再看那大漢時。已是目定口呆。站在那裏。熱汗直流。知是被那少年的點穴法點倒。正要向那少年問詢。忽聽那少年說道。我把你這個蠢驢。上樓都不會上。那樓梯震得那樣利害。鬧了你家老爺酒杯中一下的土。你還敢乘人不備。施展分筋錯骨法。把人家背到此地。你真是不要臉。現在你有什麼本事。祇管使出來。不然你



就莫怪我要羞辱於你。大漢聽了少年這一番話。把兩眼望着周淳。好似求助的樣子。周淳看他臉上的汗。好似黃豆大一般。往下直流。知道少年所點的穴。乃是一種獨門功夫。要是時候大了。必受內傷。再說這個大漢。生得堂堂一表。藝業也很有根底。雖是跟自己開玩笑。想其中必有原因。看他這樣痛苦。未免於心不忍。便向那少年說道。此人雖然粗魯。但是我等尚不知他是好人壞人。這位英雄。何必同他一般見識呢。他勸解一會。見那少年站在那裏。一言不發。以為是少年架子大。心中好生不快。正待再為勸解。誰想近前一看。那少年也是目定口呆。站在那裏。不知何時。被人點了暗穴。再一看他的眼睛。還不如那大漢能夠動轉。知道自己決不能解救。周淳內外功都到了上乘的人。先前被大漢暗算。原是遭了一個冷不防。像普通的點穴解救。原不費事。便走到大漢身旁。照着他的脇下。用力擊了一掌。那大漢已是緩醒過來。朝着周淳。唱了一個喏。回頭一眼看見少年。站在那裏。不由怒從心起。跑將過去。就是一脚。周淳要攔。已經不及。那大漢外功甚好。這一脚。少說有幾百斤力量。要是挨上。怕不骨斷筋折。那少年被人點住。不得動轉。萬萬不能躲避。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



忽見那少年身旁一晃，鑽出一個老頭兒，很不費事的，便將大漢的脚接住。那大漢一見老頭，便嚷道：「你叫我把姓周的背來，你跑到那裏去了？我差點被這小忘八蛋，羞辱一場。你快躲開，等我揍他。」那老頭道：「你別不要臉啦。你當人家好惹的嗎？不是我看他太狂，將他制住。你早栽了大跟頭啦。」周淳這時看清這人，便是適才自己替他還酒賬，冒充他的師父，騙吃騙喝的那個怪老頭。一見他這般行動，便知不是等閑之輩，連忙過來跪倒，尊聲師父在上。弟子周淳拜見老頭道：「這會你不說我是騙酒吃的了罷。你先別忙，我把這人治過來。」說罷，祇向那少年肩頭輕輕一拍，已自緩緩醒過來。那少年滿臉羞慚，略尋思間，忽然把口一張，一道白光飛將出來。周淳正在替老頭擔憂，祇見老頭哈哈一笑，說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將手向上一綽，已將白光擒在手中。那白光好似懂得人性，在老頭手中，如一條蛇一般，只管屈伸不定，彷彿要脫手逃去的樣子。那少年見老頭把劍光收去，對老頭望了一望，嘆了一口氣，回轉身就走。怎奈走出不幾步，老頭已在前面攔住去路。走來也是老頭攔住去路，走西也是老頭攔住去路。心中萬分焦躁，便道：「你把我點了穴，又將我劍光收了去，也就是了。」



何必苦苦追趕呢。那老頭道：我同你初次見面，你就下這樣毒手，難道這是李元化那個奴才教你的嗎？少年聽了此言，嚇了一跳，知道老頭必有大來頭，連忙轉口央求道：弟子因你老人家將我點了暗穴，又在人前羞辱於我，氣忿不過，一時胡塗，想把劍放起，將你老人家的頭髮削掉，遮遮面子，沒想到冒犯了老前輩。家師的清規極嚴，傳劍的時節，非守萬不得已，不准拿出來使用。自從下山，今天還是頭一次。這個瞞老前輩不過，可以驗得出來的。那老頭把手中劍光，看了一眼，說道：你的話果然不假。念你初犯，饒你，得罰你去替我辦點事。因為我這二次出世，舊日用的那些人，死的死，隱的隱，我又不愛找這些老頭子。還是你們年青氣盛的人，辦事爽快，說罷，便將劍光擲還了他。少年連忙一口答應說：老前輩但有差違，祇要不背家師規矩，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那老頭便對那少年耳邊說了幾句話。少年一一答應。周淳這時已知道那大漢便是日前初會毛太所救的那個婦人的丈夫。陸地金龍魏青，祇因那日魏青回來，他妻子把周淳相救之言，說了一遍。魏青自然是怒發千丈，定要尋找毛太與周淳，謝恩報仇。找了多少天，也不曾相遇。無意中到遇見那怪老頭，起初



也是跟他大開玩笑。後來指點他。說周淳在望江樓飲酒。冤他說。你如好意去見他。他必不理你。於是傳了魏青一手分筋錯骨法。教他把周淳背至林中。魏青本是渾人。便照石頭所說去做。趁這石頭與那少年說話之際。周淳問起究竟。魏青便把始末根由。告訴周淳。周淳知道他渾。也不便怪他。這時石頭已把那少年領了回來。那少年同周淳。便請問石頭的名姓。那石頭對少年道。你始回山。便對你師父說。嵩山少室的白石頭問候。他就知道了。那少年一聽此言。趕忙從新跪倒。拜見道。你老人家。就是五十年前江湖上人稱神行無影。追雲叟東海三仙之一。又叫嵩山二老的白老劍俠麼。弟子有眼不識泰山。望祈恕罪。那石頭連忙含笑相扶。周淳這才知道石頭便是醉道人所說的二老。重又跪請收錄。石頭道。你到處求師。人家都瞧不起你。不肯收錄。我這個石頭子。脾氣特別。人家說不好。我偏說好。人家說不要。我偏要。特地引你兩次。你又不肯來。這會我不收你了。周淳忙道。師父你老人家。遊戲三昧。弟子肉眼凡胎。如何識得。你老人家可憐弟子這一番苦心罷。說完叩頭不止。石頭哈哈大笑道。逗你玩的。你看你那份可憐的樣子。可是做我的徒弟。得有一個條件。你可依得。





周淳道：弟子蒙你老人家收列門牆，恩重如山，無不遵命。老頭道：我天性最愛吃酒，但是我又沒有錢，這大年歲，不能跟醉道人一樣去偷酒吃。早晚三頓酒，你得替我會賬，你可應得。周淳知道老頭愛開玩笑，便恭恭敬敬答應起來，站在一旁侍立。又請教那少年姓氏，才知道他是髯仙李元化的得意弟子，名喚孫南。於是問起趙燕兒的踪跡，知道現在甚為用功，再有三年，便可問世。心中非常替趙母高興。孫南喜歡穿白，雖然出世不到兩年，江湖上已有白俠的雅號。大家正說話間，忽然林中哈哈一陣怪笑道：老前輩說那個偷酒吃，衆人定睛一看，從林內走出一個背朱紅酒葫蘆的道人，身後跟着一個女子。除魏青外，俱都認得是有名的劍仙醉道人，便各上前相見。惟獨周淳看見那個穿黑的女子，不由心中一跳，正待開口，那女子已上前朝他拜倒。仔細看時，果然是他愛女輕雲。問他為何遲到現在才來。輕雲說是因在山內煉一件法寶，在路上遇見醉師伯，知道爹爹同白祖師爺在此，所以一同前來。周淳又引見他，見了祖師同衆人，心想今日師父同醉道人等在此聚會，決非無因而至。正待趁言詢問，祇聽醉道人向追雲叟說道：我們有這些位英雄劍客，足可與那禿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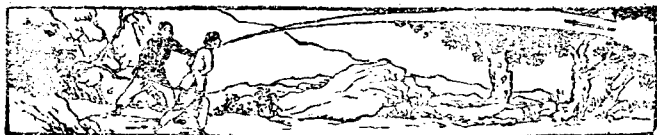
一較高下。聽說智通叫秦朗赴西藏採藥之便。回來時繞道打箭爐。去請瘟神廟方丈粉面佛俞德。同飛天夜叉馬覺。前來幫他一勝之力。那馬覺到不當緊要。祇是那粉面佛俞德。煉就五毒追魂紅雲砂。十分利害。我同老前輩雖不怕他們。小弟兄如何吃當得起。所以我等要下手。以速為妙。等到破了他的巢穴。就是救兵到來。也無濟於事。老前輩以為如何。

## 第十二回

浮關窺沁多臂熊隔戶怒揚花

黑夜錮奸一俠女飛身殲巨盜

追雲叟也不還言。掐指一算。說道。不行不行。還有幾個應劫之人未來。再說除惡務盡。率性忍耐些日。等他們救兵到來。與他一個一網打盡。省得再讓他們為害世人。此時破廟。他們固然勢單。我們也太來得人少。況且他廟中的四金剛毛太等。與門下一班妖徒。雖是左道旁門。也十分利害。魏青周淳。不會劍術。孫南輕雲雖會。也不過和毛太等見個出手。我日前路遇孫南的師父李鬚子。因為他能跑。我叫他替我約請幾位朋友。准定明年正月初一。在你碧筠菴見面。那時再定破廟方針。以絕後患。醉道人道。前輩之言。甚是有理。祇是適才來





時路遇輕雲。他再三求我相助。打算今晚往慈雲寺探看動靜。老前輩能夠先知。不知去得去不得。追雲叟道。昔日苦行頭陀。對我說過。吾道大興。全仗二雲。那一雲現在九華苦修。這一雲又這樣精進。真是可喜。去便是去。祇是你不能露面。祇在暗中助他。稍得勝利。便即回轉。因為妖僧智通。尚未必知我們有明年的大舉。省得他看破動靜。又去尋他死去師父。那些餘黨。日後多費手脚。說罷。便帶領周淳。魏青。孫南。與醉道人分別。周淳好不容易父女重逢。連話都未說兩句。便要分手。不免依依難捨。追雲叟道。你如此兒女情長。豈是劍俠本色。他此去必獲勝利。明天你父女便可相見暢談。何必急在一時呢。周淳又囑咐輕雲。不要大意。一切聽醉道人的指點。輕雲一一答應。便各分別散去不提。話說慈雲寺凶僧智通自從扮蝶兒張亮出去採花失蹤。周雲從地牢逃走。張四父女棄家而去。在一兩個月中。發生了許多事體。心中好生不快。偏偏那毛太報仇心切。幾次三番。要出廟尋找周淳。都被智通攔住。毛太覺得智通太是怕事。無形中便起了隔膜。有一天晚上。兩人同在密室中。參歡喜禪。看大慶舞。又爲了智通一個寵姬。雙方發生很大的誤會。原來智通雖是淫凶極惡。他因鑒於



他師傅的覆轍。自己建造這座慈雲寺。也非常艱苦。所以平時決不在本地作祟。每一年祇有兩次。派他門下四金剛。前往鄰省。作幾次買賣。順便搶幾個美貌女子。回來受用。但是他的性情。又是極端的喜新厭舊。那些被搶來的女子。秉性堅貞的。自然是當時就不免一死。那些意志薄弱。或是一時怯於兇威的。也不過頂多供他快意一年。以後便發充舞女。依他門下勢力之大小。隨意使用。三年前忽然被他在廟中擒着一個女飛賊。名叫楊花。智通因恨他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起初想命閻廟僧徒。恣情凌踐羞辱一場。然後再送他歸西。因那女子容貌平常。自己本無意染指。誰知楊花機警狡詐。淫賤無恥。被擒之後。知道難於活命。加以膚如凝脂。又細又嫩。宛轉哀啼。嬌媚異常。不由得動了憐惜。以方丈資格。便去占了一個頭籌。隨又發現楊花皮膚白細。工於獻媚。更善奉承。處處討人歡心。智通雖然閱人甚多。從未得到過這樣人。春風一度。從此寵擅專房。視為禁嚮。不許門徒染指。他門下那些凶僧。眼看到口饅頭。師父忽然反汗。雖然滿心委曲。說不出來。好在廟中美人甚多。日久倒也不在心上。毛太來到廟中的第一天。智通急於要和峨嵋劍俠為仇。想拉攏太同他的師傅。




增厚自己勢力。偏偏楊花又恃寵而驕。不知因為什麼。和智通惹翻。威怒之下。便將楊花送與毛太。以為拉攏人心之計。毛太得了楊花。如獲異寶。自然是感激涕零。可是智通離了楊花。再玩別人。簡直味同嚼蠟。又不好意思反汗。祇有等毛太不在廟中時。偷偷摸摸。反主為客。好些不便。那楊花又故意設法引逗。他哭笑不得。叫他越發難捨。恰好又從鄰省搶來了兩個美女。便授意毛太。打算將楊花換回。毛太自然萬分不願。但是自己在人籬下。也不好意思不答應。從此兩人。便自公開起來。三角式的戀愛。最容易引起風潮。兩人各含了一肚子的酸氣。礙於面子。都不好意思發作。這天晚上。該是毛太與楊花的班。他因智通在請的救兵未到以前。不讓他出去找周淳報仇。暗笑智通懦弱怕事。這日白天。他也不告訴智通。便私自出廟。到城內打聽周淳的下落。誰想仇人未遇。無意中聽見人說。縣衙門今早處決採花淫賊。因為怕賊人刦法場。所以改在大堂口執行。如今犯人的屍首。已經由地方搭到城外去啦。毛太因愛徒失蹤。正在憂疑。一聞此言。便疑心是張亮。追蹤前往打聽。恰好犯人無有苦主認領。地方將屍體搭到城外。時已正午。打算飯後。再去掩埋。祇用了一片蘆蓆遮



蓋毛太趕到那裏。乘人不防。揭開蘆蓆一看。不是他的愛徒張亮。還有那個。腦袋與身子分了家。雙腿齊膝。被人削去。情形非常悽慘。綁那犯人插的招子。還在死屍身旁。上寫着採花殺人大盜。斬犯一名張亮。毛太一看。幾乎痛暈過去。知道縣中衙役。絕非張亮敵手。必定另有能人。與他作對。他同張亮。本由龍陽之愛。結爲師徒。越想越傷心。決意回廟。與智通商量。設法打聽仇人是誰。這時地方飯後回來。看見一個高大和尚。掀起蘆蓆。偷看屍首。形跡好生可疑。便上前相問。毛太便說自己是慈雲寺的和尚。出家人慈悲爲本。不忍看見這般慘狀。說罷。從身上取出二十多兩銀子。託地方拿二十兩銀子。買一口棺木。將屍體殮埋。餘下的送他作爲酒錢。原本慈雲寺在成都名頭高大。官府都非常尊敬。何況小小地方。又有許多油水可賺。馬上改了方才面孔。將銀子接過。謝了又謝。自去辦理犯人身後。毛太在蘆蓆內。一直候到地方將棺木買來。親自幫同地方。將張亮屍身成殮。送到義地埋葬。如喪考妣的哭了一場。那地方情知有異。既已得人錢財。也不去管他。看在慈雲寺的份上。反而格外殷勤。毛太看不過意。又給了他五兩銀子的酒錢。才行分別。他安埋張亮的時候。正是周淳



在望江樓被魏青措入林中的當兒。要不是魏青與周淳開玩笑。毛太回廟時。豈不兩下碰個對頭。這且不言。話說毛太見愛徒慘死。又悲又恨。急忙忙由城中趕回廟去。走到樹林旁邊。忽見樹林內一團濃霧。有幾十丈方圓。襯着要落山的夕陽。非常好看。他一路走。一路看。正在覺得有趣的當兒。猛然想起如今秋高氣朗。夕陽尚未落山。這林中怎麼會有這們厚的濃霧。況且在有霧的數十丈方圓以外。仍是清朗朗的疎林夕照。這事有點希奇。莫非林中有什麼寶物要出世。故爾寶氣上騰嗎。思想之間。已到廟門。連忙進去尋找智通。把禪房複室。找了一個遍。並無蹤影。恰好知客師了一走過。他便問智通現在何處。了一答道。我方才看見師傅往後殿走去。許是找你去吧。毛太也不介意。便往後殿走來。那後殿旁邊有兩間禪房。正是毛太的臥室。剛剛走到自己窗下。隱隱聽得零雲斷雨之聲。毛太輕輕扒在窗棖下一看。幾乎氣炸肺腑。原來他惟一的愛人。全廟中第一尤物楊花。白羊似的躺在他的禪床上。智通站在床前。正在深憐密愛。囁囁細語。互相述說心事。已結討好。彷彿恩愛異常。毛太本想撞了進去。問智通爲何不守條約。在今天自己該班的日子。來撞撞禪門。後來一



想智通當初本和自己議定。公共取樂。楊花原是智通的人。偶爾偷一回嘴吃。也不算什麼。自己寄人籬下。有好多事。要找他幫忙。不犯上爲一點小事破臉。怒氣便也漸漸平息。到是楊花背着智通。老說是對自己如何多情。陪智通作樂。是屈於兇威。沒有法子。今天難得看見他二人這付醜態。何不偷聽他說些什麼。好考驗楊花是否真情。便沉心靜氣。連着帶聽。誰想不聽猶可。這一聽。酸氣直攻腦門。幾乎氣暈了過去。原來楊花天生淫賤。又生就伶牙俐齒。祇圖討對方的好。什麼話都說得出。偏偏毛太要認真去聽。正碰上智通疲乏之際。忽然想起毛太問楊花道。我的小乖乖。你說真話到底我比那廝如何。毛太在窗外聽到這一句。越發聚精會神。去聽楊花如何答復。心想他既和我那樣恩愛。就算不能當着智通。說我怎麼好。也決不能對我過分含糊。誰想楊花聽罷智通之言。知其含有醋意。格外巴結。祇願討好。笑嘻嘻隨口說道。我的好和尚老爺。你不提起他還好。提起那廝。簡直叫我小奴家。氣得恨不能咬你幾口。才解恨。想當初我自蒙你收留。是何等恩愛。偏偏你要犯什麼脾氣。情願當活忘八。把自己的愛人。拿去結交朋友。後來你又捨不得。要將小奴家要回。人家嘗着





甜頭當然不肯。才說明一家一天。明明是你的人。弄成反客為主。你願當活忘八。那是活該。可憐小奴家。每輪到和那個少指頭沒手的強盜睡。便恨不得一時就天亮了。你想那廝兩條毛腿。有水桶粗細。水牛般重的身子。又黑又蠢。看去真個心煩。不知他碰見什麼大釘子上。把手指頭給人家宰了幾個去。叫人見了都惡心。虧他好意思騙我。還說是小孩時。長瘡爛了的。這話只好哄別人。小奴家也會一點粗武藝。誰還看不出來。是被兵刃削去了的。我無非是聽你的話。想利用他。將來替你賣命罷了。依我看那廝也無非是一張嘴。未必有什麼真本事。我恨不能有一天晚上。來幾個有能耐的對頭。同他打一仗。到看他有沒有真本領。如果是稀鬆平常。趁早把他轟走。免得你當活忘八。還帶累小奴家生氣。他只顧討智通的好。嘴頭上說得高興。萬沒想毛太聽了一個逼真。智通也是一時大意。以為毛太出去尋周淳。也和上回一樣。一去十天半月。兩人說高了興。簡直把毛太罵了個狗血噴頭。毛太性如烈火。再也忍耐不住。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再也無心計及利害。喊一聲賊淫婦。你罵得好。話到人到。手揚處一道黃光。直往楊花頭上飛去。楊花沒曾想到有這一手。喊



誰愛呀不好。師傅救命。智通出乎不意。倉卒間也慌了手脚。一把將楊花捉將過來。夾在腦下。左閃右避。毛人已下決心。定取楊花性命。運動赤陰劍。苦苦逼逼。幸而這間禪房甚大。智通光着身子赤着腳。抱着楊花。急得滿屋裏來回亂避。也仗着智通輕身功夫純熟。跳躍捷如飛鳥。不然慢說楊花性命難保。就連他自己也得受重傷。可是這種避讓。不是常法。手上還抱着一個人。又當人倦之際。氣力不佳。三四個照面。已是危險萬分。正在緊張之時。忽聽窗外一聲斷喝。說道。師傅不用劍。語言未了。一道白光。飛將進來。將毛太的劍光敵住。智通因見毛太突如其來。背地道好友陰私。未免心中有些內愧。又見楊花危急萬分。祇想到拚命躲閃。急糊塗了。忘却用劍。被這人一言提醒。更不待慢。把腦後一拍。便有三道光華。直奔黃光飛去。楊花趁此機會。搶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從智通脇下衝出。逃往複室而去。毛太忽見對頭到來。大吃一驚。定睛看時。進來的人。正是知容了。原來了一因爲來了一個緊要客人。進來稟報智通。誰想走到房門口。聽見楊花哭喊之聲。他本來不贊成他師傅種種淫惡勾當。以爲楊花又同上回一樣觸怒智通。直恨不能他的師傅將楊花殺死。才對心




思打算等他們吵鬧完後。再來逼稟。欲待回去。陪那來客。正要轉身。走向前殿。忽聽得房中有蹤跳聲音。不由探頭去看。恰好看見毛太放出劍光。師傅同楊花。滿屋亂竄的狼狽樣兒。知是雙方吃醋火併。暗怪師傅。爲何不放劍迎敵。好生奇異。後來看見毛太滿面兇光。情勢危險。師生情重。便放劍迎敵。毛太見了一放劍出來。那在他的心上。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大鬧一場吧。誰想智通的劍。也被勾引出來。那智通乃是五台派鼻祖。落雁峯太乙混元祖師嫡傳子弟。深得旁門真傳。毛太那裏是他敵手。不到一盞茶時。那青紅黑三道光華。把毛太的劍光。絞在一起。逼得毛太。渾身汗流。知道命在頃刻。不由長嘆一聲道。吾命休矣。幸真了一見師傅出馬。他不願師徒兩個打一個。將劍收回。在旁觀戰。毛太還能支持些時。正在這危迫萬分之時。忽聽窗外一聲長笑。說道。遠客專誠拜訪。你們也不招待。偷偷在這兒比劍玩。是何道理。待我與你二人解圍罷。說罷。一道金光。由窗外飛進一個丈許方圓。金光燦爛的圈子。將智通和毛太的劍光。束在當中。停在空際。動轉不得。智通與毛太。大吃一驚。抬頭看時。祇見來人。身高八尺開外。大頭圓眼。面白如紙。一絲血色也沒有。透出一臉的凶



光身穿一件裂火袈裟。大耳招風。垂兩個金環。光頭赤足。穿着一雙帶耳麻鞋。形狀非常凶猛。智通一見。心中大喜。忙叫師兄。那陣香風。吹得到此。毛太巴不得有人解圍。眼看來人面熟。一時又想他不起。不好招呼。正在沒有辦法。那人說道。兩位賢弟。將你們的隨身法寶。收起來吧。自家人何苦傷了和氣。倒是爲什麼。說出來。我給你們評理。這兩個淫僧。怎好意思說出原因。各人低頭不語。把劍光收回。那人將手一抬。也將法寶收回。毛太吞吞吐吐的問道。小弟真正眼拙。這位師兄。我在那裏會過。怎麼一時就想不起來。那人聽了。哈哈大笑。說道。賢弟你就忘記當初同在金身羅漢門下的俞德麼。毛太聽了。恍然大悟。原來扮面佛俞德。本是毛太的師兄。同在金身羅漢門下。祇因那一年西藏的毒龍尊者。到金身羅漢洞中。看見俞德相貌雄奇。非常喜愛。又因自己門人周中匯。在峨眉鬥劍。死在乾坤妙一真人齊漱溟的劍下。教下無有傳人。硬向金身羅漢要去。收歸門下。所以同毛太有數日同門之義。俞德將兩個淫僧。一手拉定一個。到了前殿。寒暄之後。擺下夜宴。俞德便與他二人講和。又問起爭鬥情由。智通自知這是丟臉的事。不肯言講。還是毛太比較粗直。氣忿忿地。將和智



通爲楊花吃醋的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粉面佛俞德聽罷哈哈大笑道：你們兩人鬧了半天。原來爲得是這樣不相干的小事。這也值得紅臉傷自家人的和氣嗎。來來來。看在我的薄面。我與你兩家解和了吧。智通與毛太俱都滿臉羞慚。各人自知理屈。也就借着這個台阶。互相認了不是。言歸於好。三人談談笑笑。到了晚飯後。智通才把慈雲寺近兩月來發生的事故。詳詳細細告訴俞德。並請他相助一臂之力。俞德聽罷智通之言。祇是沉吟不語。毛太忽然說道：我有兩件要事要講。適才一陣爭鬥。又遇俞師兄從遠道而來。心中一高興。就忘了說了。俞德與智通忙問是何要事。這樣着急。毛太道：我今日進城。原是要尋訪仇人報仇雪恨。誰想仇人未遇見。到是查訪着我那失蹤的徒兒張亮。被人擒住。斷去雙足。送往官府。業已處了死刑了。智通道：這就奇了。張亮師姪失蹤。我早怕遭了毒手。衙門口不斷有人打聽消息。如何事先一些音信全無。毛賢弟不要聽錯了吧。毛太着急道：那個聽錯。我因聽人說縣衙內處決採花大盜。我連忙趕到屍場。不但人已死去。並且雙足好似被擒時。先被人斬斷的。我看得清清楚楚。一絲也不假。我急忙回來。找你商量。如何尋訪仇家。誰想進門



便爲一個賤人爭鬥。差點傷了自家兄弟義氣。俞德道：賢弟不要着急。我想此事。決非你一人的私事。必定是峨眉有能人在成都。成心同你我爲難。報仇之事。千萬不可輕舉妄動。須要大家商量才好。你說的兩件要事。還有一件呢。毛太道。我向廟時節。天才酉初。太陽尚未落山。廟前樹林中。忽然起了一團白霧。大約有數十丈方圓。好似才開鍋的蒸籠一樣。把那一塊樹林。罩得都看不清。可是旁邊的樹林。却是清朗朗地。我想必定有什麼寶物。該出世吧。俞德聽毛太言時。便十分注意。等他說完。連忙問道：你看見白霧以後。可曾進前去看麼。毛太道：這倒不曾。因爲我忙於回廟。並且我一個人要去掘取寶物。也得找幾個幫手。所以未走進前去看。俞德道：萬幸萬幸。說罷。臉上好似有些惶急。智通問道：師兄你看毛賢弟所說的林中白霧。難道說真有寶物出現麼。俞德道：說什麼寶物。簡直我們的對頭到了。你當那團白霧。是地下冒出來的嗎。那是人用法術逼出來的呀。自從老賊婆凌雪鴻死後。祇有那怪老頭白谷逸。會弄這一類障眼法。這種法術。名叫靈霧障。深山修道的真仙。往往利用他來保護洞門。以便清修。不受惡魔的擾鬧。這怪老頭二三十年不出世。江湖上久不見



其蹤跡。他的爲人。我常聽我師傅毒龍尊者提起。本人却不曾見過。將才智賢弟說他出世。我還半信半疑。如今他既在廟前樹林中賣弄。想必是有什麼舉動。要與我們不利。如果是他。我們這幾個人。絕不是對手。須要早作準備。智通雖未與追雲叟交過手。常聽師傅說起他的利害。聽了俞德之言。非常驚慌。惟獨毛太。早年祇在江湖上作獨腳強盜。他出世時。追雲叟業已隱遁。不知道深淺利害。氣忿忿的說道。師兄休得這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我想人壽不過百年。那怪老頭既然二十多年不見出世。想已死在深山空谷之中。現在所發現的。馬知不是另一個人呢。樹林中的白霧。就算是有人弄玄虛。也不過是一種障眼法兒。有什麼了不得。值得這樣害怕。俞德聽了。冷笑道。你那裏知道利害。你白天幸而是回廟心切。不曾走到霧陣中去。如若不然。說不定也遭了毒手。峨眉派中。頗有幾個能手。怪老頭更是一個奇人。此次但願不是他才好。如果是他。就連我師傅毒龍尊者。恐怕也無法制他。他們照例每隔三五十年。必要出來物色一些資質好。得天獨厚的青年做門徒。以免異日身後無有傳人。前年我師傅毒龍尊者。說他們又漸漸在川陝雲貴一帶活動。偏偏湊巧。




五台派和蒙藏派也屈收徒之年。少不得彼此因為收徒弟。又要鬧出許多是非。聽說黃山餐霞大師已經開始收了一個女弟子。名叫周輕雲。是齊魯三英周淳的女兒。小小年紀。長得十分美麗。從師不多幾年。已練得一身驚人的本領。其餘如苦行頭陀齊漱溟。髯仙李元化等。俱已收了些得意的門人。早晚一定有許多事情發生。你留神聽罷。毛太聽了。忙問道。師兄說的那個周輕雲。就是我那仇人周淳的女兒麼。你怎麼知道這樣清楚。俞德道。那黃山五老峯後面。有一個斷崖。削立千仞。險峻異常。名叫五雲步。上面有五台派中一位前輩女劍仙。在那裏參修。此人乃是你我三人的師傅的同輩。也曾參加五十年前峨眉比劍。他因見老祖師中了無形劍。知道勢力不敵。不曾交手。更趁空遁走。表面上說是自己脫離漩渦。獨住深山修練。其實是臥薪嘗膽。努力潛修。想與師祖報仇。因為未曾與峨眉派中人交過手。破過面。所以餐霞大師才能容他在黃山居住。近二三十年來。着實收了幾個得力的男女弟子。餐霞大師對他也漸漸懷疑。借着談道為由。屢次去探他老人家口氣。他却守口如瓶。平日連門下幾個心愛的弟子。也不把峨眉深仇露出半字。餐霞大師雖然疑忌。到也





無可奈何於他。偏偏他又在天都峯上。得了枝仙芝。返老還童。八九十歲的人。看去如同二三十歲的美女子一般。餐霞大師帶周輕雲到他洞中去過。他同我師傅毒龍尊者。最爲交厚。每隔二三年。必到西藏去一次。我來時在師傅那裏遇見。他說起這個周輕雲來。還後悔物色徒弟多少年。怎麼自己時常往來川藏。會把這樣好的人才交臂失之。反讓仇人得去呢。我所以才知道這樣的詳細。智通插言道。你說的可是黃山五雲步。萬妙仙姑許飛娘麼。俞德道。不是他還有那個。毛太正聽得津津有味。忽然拍手大笑道。想不到周老三。還有這麼美貌的一個女兒。將來要是遇見我們。把他捉來。快活受用。豈不是一件美事。話言未了。忽然面前一陣微風。一道青光。如掣電一般。直往毛太胸前刺來。毛太喊一聲不好。連忙蹶身往旁跳開。鏡你躲閃得快。左膀碰着劍鋒。一條左臂。業已斷了半截下來。還算智通久經大敵。忙將後腦一拍。飛出三道光華。上前敵住。俞德的法寶。俱是用寶物練就。雖然取用較慢。這時也將他的圈兒放起。去收來人的劍光。毛太也負痛放出劍來迎敵。偏偏來人非常狡猾。俞德的太乙圈。方才放出。劍光忽地穿窗飛出。不知去向。俞德等三人。連忙蹶出看時。



祇見一天星斗。庭樹搖風。更不見放劍人一些蹤跡。氣得二人暴躁如雷。俞德更不待慢。將身起在半空看時。祇見西南上有一道青光。往前飛跑。俞德忙喊大胆刺客。往那裏走。這時智通叫毛太趕快包裹傷處。也縱身隨着俞德往前追趕。剛剛追到樹林青光斂處。蹤跡不見。智通正要進林找尋。俞德連忙一把拉住。說道。賢弟千萬不可造次。昏林月黑。你知道刺客藏在那裏。進去豈不中他暗算。我看今晚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如先行回廟。再作計較罷。智通忿忿不過。祇得站在林外。把劍光飛進林去。上下八方刺擊了一遍。等劍收回劍光時。並無血腥味。知道刺客不曾傷了分毫。經俞德苦勸。無可奈何。垂頭喪氣回轉。剛剛走近廟牆。忽聽喊殺之聲。料知有異。急忙飛身上牆一看。祇見一個穿青的女子。與毛太了一二人鬥劍。正在苦苦相持。那女子身段婀娜。年紀不大。長得十分秀麗。放出來的劍。天矯如龍。變化不測。再一看毛太與了一。已被那女子的劍光。逼得汗流浹背。在這一霎那的當兒。忽聽空中一聲響處。了一的劍光。被那女子的劍糾纏着。祇一絞。噹的一聲。折為兩斷。餘光如隕星一般。墜下地來。變成一塊頑鐵。毛太又斷了一隻臂。本是疼痛。再加那女子的劍。非常



神妙。負痛支持。看看危險。這時恰好俞德智通趕到。看見毛太危險萬分。更不怠慢。智通腦後一拍。放起三道光華。俞德左手先將圍兒放起。右手取出煉就的五毒追魂紅雲砂。正待要放。忽聽空中一聲留神暗器。女子還未等俞德圍兒進身。將身騰起。道一聲疾。身劍合一。化道青光。破空而去。俞德智通。見來人二次逃走。心中大怒。也將身起在半空。運動劍光。正待向前追趕。忽見半空中又有一道白光。迎頭飛至。俞德大怒。將手中紅砂。往空一撒。一片黃霧紅雲。夾着隱隱雷電之聲。頓時問天昏地暗。鬼哭神號。約有頓飯時許。俞德料想敵人定必受了重傷。暈倒在地。當下收回紅砂。往地下觀看。口中連喊奇怪。智通忙問何故。俞德道。我這子母陰魂奪命神砂。乃是我師父壽鶴尊者鎮山之寶。無論何等利害的劍仙俠客。祇要沾上一點。重則身死。輕則昏迷。今天放將出去。黃霧紅光。明明將敵人劍光罩住。為何不見敵人蹤跡。叫我好生納悶。正說話間。智通道。你看那旁放光。我們快去看來。俞德往前一看。離身旁十丈左右。果有一物放光。急忙拾起一看。乃是一柄一尺三寸許的小劍。想是敵人寶劍。中了紅砂。受了污穢。跌落塵埃。那劍雖然受傷。依舊晶瑩射目。在手中不住的跳。



動。好似要脫手飛去。又好似靈氣已失。有些有心無力的樣子。俞德遠誇好劍。向智通道。你別小覷了他。你看他深通靈性。雖然中了積毒。依舊想要脫逃。如非是苦修百年。決不能到這般田地。照這劍看來。敵人的利害可知。想是他也知道我紅砂的利害。無計脫身。迫不得已。才把他多年練就的心血。來做替死鬼。不過此人失了寶劍。便難飛行絕跡。想必逃走不遠。師弟快隨我去追尋罷。說完。正待同毛太往前搜查時。忽然耳旁聽見一陣金刀劈風的聲音。知道有人暗算。急忙將頭一偏。誰想來勢太急。左面頰下。已掃着一下。不知是什麼暗器。把俞德大牙打掉兩個。順嘴流血不止。緊接着箭一般疾的一道黑影。飛過身旁。俞德正在急痛神慌之際。不及注意。那人身法又非常之快。就在這相差一兩秒鐘的當兒。俞德手中的戰利品。已被那人劈手奪去。那人寶劍到手時。左手搶劍。雙腳併齊。照着俞德胸前一蹬。順手牽羊。來一個雙飛鴛鴦腿。就勢變招。腳到俞德胸前。借力使力。化成燕子飛雲蹤。斜飛幾丈高遠。發出青光。身劍合一。破空飛去。身手矯捷。無與倫比。饒你俞德智通。久經大敵。也鬧了一個手足無所措。智通眼看敵人飛跑。怒發千丈。縱身追時。祇見那道青光業已破




空入雲。不知去向。無可奈何。又急又氣。再回來。看俞德時。業已痛暈在地。智通向前扶起。恰好了一垂頭喪氣。走出。觀看動靜。幫同智通。將俞德抬到房中。解開衣服。一看胸前一片青紫。現出兩個纖足印。輪廓分明。估量來人。是個女子。穿的是鋼底劍靴。所以受傷如此之重。如非俞德內外功都到上乘。這一脚怕不踢穿胸腹。死於非命。俞德連受二處重傷。疼痛難忍。忽然一聲怪叫。連吐兩口鮮血。痛暈過去。智通見了。益發着忙。急將備就救急傷藥。與他灌救。仍然不見止痛。痛罵了一陣刺客。也無濟於事。祇得讓毛太同俞德兩個。一個這壁。一個那壁。慢慢養傷。細細呻吟不提。說了半日。那兩個刺客。到底是誰呢。原來醉道人同周輕雲。辭別追雲叟。便在林中。取出乾糧。同紅葫蘆的酒。飽餐一頓。到了晚間。二人到了慈雲寺。正遇見俞德智通毛太三人。在那裏大發議論。依了輕雲。便要下去。一較短長。幾番被醉道人止住。並告訴他俞德如何利害。如果要下去。須要如此如彼。依計而行。他等三人。俱懷絕藝。祇可暗中乘其不備。讓他們受點劍傷。如果真正明面攻擊。你決不是敵手。商量妥當。偏毛太要說便宜話。把這位姑娘招惱。這才飛劍。原打算取毛太首級。偏又被他避過。祇斬



下半截左臂。後來俞德放出圈子。輕雲因聽醉道人囑咐。估量利害。又加上智通的三道光華。迎敵時。便覺吃力。情知不是對手。便知難而退。依照原定計劃。逃往樹林。醉道人已在半途相候。智通同俞德在林外說話時。輕雲因恨毛太不過。不聽醉道人攔阻。飛身繞道入廟。打算趁毛太無人幫助時。取他首級雪恨。誰想毛太驚弓之鳥。早已提防。輕雲劍光一到。便交起手來。毛太堪堪迎敵不住。知客僧了一。在後殿因聽說師父去追刺客。往前邊來看。正遇見毛太與一穿青女子動手。便上前相助。周輕雲受過餐霞大師的真傳。生有仙根。又加數年苦功。那把二人放在心上。運動神光。才一交手。便把了一的劍斬斷。毛太愈加勢孤。恰好又是俞德智通趕回。輕雲見不是路。飛身逃走。這時如呆稍慢一步。便遭紅砂毒手。醉道人見輕雲不聽吩咐。前去涉險。深怕有些失利。對不過餐霞大師。早在暗中防備。也深知紅砂利害。不敢上前。為救輕雲。拚着百年煉就心血。連忙將自己劍光放出。攔住來人去路。輕雲才得逃生。果然紅砂利害。劍光一着紅砂。便跌倒塵埃。醉道人雖然心痛。因怕紅砂利害。不敢去拾。輕雲見醉道人為了解自己。失去寶劍。又羞又急。又氣又怒。他少年氣盛。又仗着



藝高人胆大。便要乘機奪回。醉道人一把未拉住。正在着急。忽聽耳旁有人說話道。我把你這醉老道。這回花子沒蛇耍了吧。醉道人聽出是追雲叟。不覺大喜。便道。都是你讓我保護小孩子。這孩子又倔強不聽話。你須賠我的劍來。如今這孩子又上去了。你還不去幫忙。在這兒說風涼話。倘有失機。如何對得起養霞大師。追雲叟道。這孩子頗似我當年初學道的時節。異日必為峨眉爭光。他雖有兩三次魔難。現在決無差誤。你的劍也應在他的身上。得一柄勝似你的原物。而你的劍得回來。祇消我帶回山去。用百草九轉仙丹一洗。便還你原物。你失一得雙。都是我老頭子作成你的。虧你還好意思怪人。醉道人料無虛言。十分高興。正說時。輕雲已自奪劍回轉。說起奪劍情形。又說臨走還賞了俞德兩鴛鴦脚。臉上十分得意。正說時。追雲叟現出原身。輕雲連忙上前拜見。醉道人道。你這孩子也太歹毒。你往虎口內奪食。把我寶劍得還。也就罷了。你還意狠心毒。臨走還下了那麼一個毒手。倘如俞德因你這一脚送命。豈不又與西藏派結下深仇。江湖上異人甚多。我們但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你小小年紀。正在往前進步。想法成名之時。少一個冤家。便少一層阻力。下次不可如



此造次。說到此間。追雲叟連忙攔阻道。醉道人你少說兩句吧。我們越怕事。越有事。你忘了。從前峨眉鬥劍時麼。起初我們是何等退讓。他們這一羣孽障。偏要苦苦逼迫。到底免不了。一場干戈。這回與從先還不是一樣。他少年智勇。你當老輩的。原該獎勵他才對。你說毒龍利害。須知如今是各派收徒。外加有人。要報峨眉之仇。如今他們已連合一氣。我們但能得手。除惡務盡。去一個。少一個。西藏這條孽龍。在西藏作惡多端。也該是他氣運告終之時。倘遇見了他的門下。却是容留不得。你不知道。這一次乃是邪正兩道爭存亡之時麼。醉道人道。我何嘗不知道。不過養霞昔日再三相託。他說輕雲眉稍有紅線三道。殺劫太重。我不能不時時警戒而已。正說間。忽見正西方半空中。有幾道紅線飛來。追雲叟說聲快走。便同他二人起在空中。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周輕雲學道辟邪村


金羅漢頒兵五雲步

話說追雲叟正與醉道人周輕雲。在慈雲寺外。樹林之中。談說俞德受傷之事。忽見西方飛





來了幾道紅線，便把醉道人和周輕雲一拉，喊一聲快走。三人一同駕起劍光，飛回了碧筠巷。這時已到五更左右，冬天夜長，天還未亮。他三人也不去驚動周淳，進了經房坐下。醉道人喚起松鶴二童，預備茶點。輕雲問道：「適才那西方上幾道紅線，為何我們見了就走？」追雲道：「慈雲寺自從周雲從被你醉師叔救走，張亮被殺，智通便料知我們峨眉派中人，要和他爲難。他在上月便打發他門下四奎剛、同多寶真人金光鼎，以及投奔他的一羣西川大盜，拿他東帖，前往三山五岳，聘請能人劍客，齊集慈雲寺開會籌備應付之策。今天晚上這幾道紅線，便是毛太的師父金身羅漢法元，我因爲暫時不便露面，所以叫你們一同回轉。」輕雲道：「照師祖這般說來，他們既然四出尋找幫手，我們就這幾個人應敵麼？」追雲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早已料到這一步，已經打發你師叔李鬍子去請人去了。如今事情不過才在開端，智通那廝也拿不定我們這邊虛實。不過他既疑心我又出世，鑒於他死去的師父太乙混元祖師的覆轍，所以把他們的同門同黨召集攏來，仔細研究對付方法。至於我們真正的硬對頭，如今還一個都未露面。有的還在假充好人呢。談了一回，周淳起來。」



雲上前見禮後。周淳又向追雲叟醉道人參拜。輕雲便到內屋。坐了一會內功。已是日高三丈。也就不打算睡了。醉道人背了葫蘆。便要往外走。追雲叟連忙將他喚轉。從懷中取出一樣東西與他。醉道人連忙稱謝。接過來便藏在懷中。走了出去。追雲叟便對輕雲道。現在敵人尚未到齊。也不知我們的虛實同藏身之所。我現在要帶你父親。到衡山珠簾洞。我大徒弟岳燮洞中。去傳授劍法。並且洗鍊你醉師叔的寶劍。魏青我已叫他投奔一個人去了。你一個女子。孤身住在此地。多有不便。又有許多需用你的地方。不能叫你回山。這到是一個難題。輕雲道。師祖你老人家不用擔心。我師父打發我下山時。也說是破慈雲寺尚早。孫兒到了成都。沒有落腳之處。臨行交與孫兒一封書信。說是到了成都。見了醉師叔。同孫兒的父親後。如無處住。拿這封信。到成都北門辟邪村。投奔玉清師太。便可得到安身之所。師祖同爹爹走後。孫兒便去投他如何。追雲叟聽了大喜道。想不到摩伽仙子玉清大師。會在成都隱居。這真是我們一個好幫手。他自從受了神尼優曇點化後。便洗淨塵緣。一心歸善。我在東海參修時。他到那裏採藥。我同他見過一次。曾經爲他幫過小忙。如今一別五十年。想



必他的本領。益發高強了。你此去對他務要特別恭敬。朝夕討教。於你大是有益。輕雲聽了大喜。正要請問摩伽仙子玉清大師的來歷。還未開口。眼前一亮。滿室金光。忽聽一個女子口音說道。白老前輩。要想背後議論人的長短。我是不依的。周淳輕雲定睛一看。室中平空添了一個妙齡女尼。頭戴法冠。足登雲履。身穿一件黃緞子僧衣。手執拂塵。妙相莊嚴。十分美麗。正在和追雲叟爲禮。追雲叟笑道。我這怪老頭子。向不道人的短處。大師只管放心。不過異日同五台這一羣孽障對敵時。大師必妥助我們一勝之力。那妙齡女尼說道。老前輩吩咐。豈有不遵之禮。這二位。一個我已經知道。是我村中新來的佳客。這位呢。追雲叟笑道。祇願說話。還不曾與你們引見。說罷。便叫周淳輕雲參見。又對他二人說道。這位就是我們適才所說的玉清大師。周淳輕雲十分驚異。心想追雲叟和他相別已五十多年。此人怕沒有一百來歲。怎麼容顏還如少女一般。追雲叟道。你二人看大師年輕麼。大師是有駐顏術的。雖比不上我怪老頭子。這老不死的年歲大。他今年大約也有一百三十多歲了。玉清大師道。老前輩又來取笑了。追雲叟道。這是我新收的弟子周淳。是個半路出家的。劍法一些



沒有人門。你看他還能造就麼。玉清大師道。老前輩有旋乾轉坤之力。頑鐵也可點金。何況周道友根基甚厚呢。追雲叟道。你是怎生知道我們在此地的。玉清大師道。此地原是大師兄素因的下院。今年他從雲南採藥。回轉家師那裏。順便前來看我。言說將此地借與醉道人。我久已想來看望。說時便指着輕雲道。昨日他師父餐霞大師的好友。落雁山愁厲洞頑石大師帶來口信。說是他拿了他師父的信。投奔於我。算計日程。已該來到。并未見他前來。我知道如今孽魔又要出世。恐怕出了差錯。故爾前來打聽。不想幸遇見老前輩。也在此地。真是快事。恰好我有一件要事。正要找一個峨眉派中主要人物報告。因我正煉一件法寶。無暇抽身到遠處去。老前輩過得再巧不過。追雲叟忙問根由。玉清大師道。老前輩知道太乙混元祖師的師妹。萬妙仙姑許飛娘麼。輕雲插口道。師伯說的莫非是在黃山五雲步參修的那一個中年道姑嗎。玉清大師道。正是此人。自從兩次峨眉鬥劍。他師兄慘死。他便隱跡黃山。絕口不談報仇之事。當時一般人。都說他受他師兄深恩。把他師兄的本領。完全得到手中。眼看師兄遭了峨眉派毒手。好似無事人一樣。漠不關心。毫無一點同門情義。就連



我也說他太無情分。直到去年，我才發現此人胸懷異志。並且他五十年苦修，法寶雖沒有他師兄的多。本領反在他師兄之上。此人不除，簡直是峨眉派的絕大隱患。我是如何知道的呢。我和西藏毒龍尊者，在八十年前，本有同門之誼。自經家師點化，改邪歸正。我因不肯忘本，別樣的事都可爲峨眉同本門効力。惟獨遇見西藏派人交起手來。我是絕對中立。因此數十年來，不曾與西藏派破臉。毒龍尊者因見我近年道法，稍有進步。幾次三番，想叫我仍回西藏教下，都被我嚴詞拒絕。並把守中立的話也說了。十年前他帶這個許飛娘前來見我。我起初很看不起他。經不起他十分懇懇。我見他雖然忘本，到是真正改邪歸正。向道心誠。他又下得一手好棋。因此來往頗密。誰想知人知面不知心。去年冬天，又來看我。先把我恭維了一陣。後來漸漸吐露心腹。原來他與混元祖師，明是師兄師妹，實是夫妻。他這五十年來，臥薪嘗膽，並未忘了報仇。處心積慮，原是要待時而動。苦苦求我助他成事。情願讓我作他們那派的教祖。我聽了此言，本想發作。又覺他情有可原。反而憐他的身世。雖用婉言謝絕。對他到十分的安慰。誰想他不知怎的，想入非非，以爲我同他一般下賤。有一次



居然替毒龍尊者來作說客。想勸我嫁與他。三人合力。使西藏教放一異彩。我聽了滿心大怒。當時便同他宣告絕交。他臨走時。用言語恫嚇我。說他五十年苦心孤詣。近在咫尺的餐霞大師。都不知道他的用心。如今機密被我知道。希望我同他彼此各不相犯。我如果洩漏他的機密。他便要同我拚個死活。他又說並不是懼怕餐霞大師。怕他知道了機密。因為他有一柄百魔誅仙劍。尚未煉成。不願意此時離開黃山等語。我也沒有答理他。他便恨恨而去。我最奇怪是餐霞大師。頗能前如何以讓一隻猛虎。在臥榻之側安睡。不去早些剪除。好使他成就了羽翼。來同峨眉派為難。難道他當真就被他家蔽了嗎。追雲叟道。想必餐霞大師自有妙算。不然也決不會讓他安安靜靜。在黃山五十多年。現在他的假面目。既然揭開。他的劫數。也快臨頭。你日後自知分曉。你見了令師同令師兄。代老頭子致意。異日少不得還要麻煩他們。我們今日就分手吧。說罷。摩伽立便辭別追雲叟。帶了輕雲。回轉辟邪村。追雲叟也帶了周淳。回山煉劍不提。且說智通。自從俞德毛太受傷。醫藥無效。自己單絲不成線。孤樹不成林。尤其俞德更是昏迷不醒。呻吟不絕。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忽然了一進來報



道。前殿忽然降下一位禪師。言說是五台山來的。要見師父。同毛師叔。智通急忙出來一看。見是全身羅漢法元。心中大喜。當即上前參拜。這法元生得十分綽綽。相貌凶惡。身穿一件烈火袈裟。手持一枝鐵禪杖。見了智通。便問毛太可在。此地。智通便把毛太尋周淳報仇。如何。在林中遇見能手。被人戲弄。後來西藏粉面佛俞德。來到廟中。今晚來了兩個刺客。好似一男一女。毛太同俞德。如何中了暗算。現在後殿養傷。昏迷不醒。一一說了一遍。法元聽了大怒。便叫智通引他進去。法元見毛太已是斷了一隻左臂。正在昏睡。不住連連嘆惜。忙叫智通取來一盃無根水。從身旁取了兩粒丹藥。與他二人灌了下去。又將兩粒丹藥化開。敷在傷處。這時毛太業已清醒過來。見了法元。便要下床叩拜。法元道。你傷痕未愈。不必拘禮。毛太疼痛難忍。便也就恭敬不如從命。眼含痛淚。又將前事說了一遍。請法元與他報仇。法元道。此事關係不止你一人。報仇之事。何消說得。說罷。便問智通。毛太的斷臂。現在何處。智通道。現在佛堂供桌上。因怕毛賢弟傷心。不曾拿進來。法元道。此臂不曾丟失。還好想法。快去取來。好好保存。毛太正愁自己成了廢人。聽了法元之言。不由精神一振。便問道。師父法



術通神。難道說還可叫弟子斷臂重續麼。法元道。我那有這大神通。不過北海無定島。陷空老祖那裏。有煉就的萬年續斷接骨生肌靈玉膏。倘能得到手中。便可接骨還原。幸喜如今天寒地凍。不然肌肉腐爛。雖有靈藥。也無用處。可惜沒有峨嵋派的固本丹。止住血液。保養肌肉。將來就算靈丹到手。把斷臂接上。也不過無礙觀瞻。不能運用自如了。智通道。既然有此靈藥。師叔快快修書。待弟子前去。將他取來。早些與賢弟醫治如何。法元道。那有這樣容易的事。那陷空老祖。非比尋常。他那無定島。環圍三千弱水。雀鳥也難飛渡。並且這位老祖。業已謝絕世緣。不與外人見面。就是我親身去求。也休想進島一步。智通道。如此說來。還是無望的了。法元道。這到却也不然。陷空老祖。生平祇收下兩個弟子。一個是靈威叟。現在北海冰原靈山隱居。人極正派。也學他師父一意靜修。不問外事。一個是崆峒山長臂神魔鄭元規。此人劍術高強。另成一家。祇是心意狠毒。不為老祖所喜。十年前不知爲了何事。師徒意見不和。老祖忽然要用飛劍斬他。被他師兄靈威叟知道。悄悄通信。叫他逃走。一面向陷空老祖。苦苦哀求。爲了此事。老祖怪他不該私通消息。還罰靈威叟面壁靜跪三年。鄭元規





見立足不住。沒奈何。投身到雲南百蠻山赤身洞五毒天王列霸多教下安身。後來奉了五毒天王之命。到雲貴陝川一帶收徒弟。才在崆峒山暫住。此人到與我情投意合。聽說他逃走時。曾將陷空老祖的靈藥。盜走不少。這須我親去。才能到手。智通道。如今峨眉派多在成都。早晚必來生事。弟子已曾派門下弟子。去請能人相助。俱未來到他二人現在病中。師叔走後。不知有無妨礙。法元聽了。哈哈大笑道。你枉自修道多少年。你連這點都看不透。你還想恢復你師祖的事業。你想峨眉派有許多能人。豈是輕舉妄動的。此次明明想借各派收徒的機會。設法開釁。想把火挑起來。照上次峨眉門劍一樣。把異派消滅。好讓他們獨自稱尊。區區一個慈雲寺。豈放在他們心上。如果追雲叟業已出世。以他一人之力。消滅這座慈雲寺。豈不易如反掌。上次行刺。明明是他們新收弟子。想出風頭。故爾先來挑釁。再看我們如何佈置。他們再行下手。我們這兒人越多。他們也越來生事。如果和平常一樣。祇要我們不出去生事。他們也決不會來的。說罷。俞德服用丹藥之後。藥力發動。雖不能馬上還原。到也疼消痛止。醒來見了法元。知道是他解救。便勉強下床叩謝。法元道。你自離開為師。到了



毒龍尊者門下。我已知道你功行精進。此次也是你藝高人胆大。才中了別人暗算。以後臨敵。須要小心在意。我再與你二人留下幾粒丹藥服用。三日後。便可痊愈。事不宜遲。待我往崆峒山走走。說罷。便出房。化成幾道紅線。望空而去。到了第二日。智通正與毛太俞德閑話。先是大力金剛鐵峯慧明回來。報道。啓稟師父。弟子奉師之命。到了衡山鎖雲洞。去請岳琴濱師叔。先是應門童子。拿了師父的信進洞。出來說是岳師叔不在洞中。到武彝山飛雷洞。尋龍飛師叔下棋去了。弟子便趕到武彝山。遇見龍師叔的弟子小靈猴柳宗潛。他說龍師叔東海訪友。岳師叔未來。他本人到願意來看熱鬧。他並且答應幫弟子找幾位同門道友同來。弟子恐師父久候。特來繳旨。智通聽了。不由嘆口氣道。如今人情勢利。你岳師叔無非懼怕峨眉派勢力大。明明成心不見你罷了。你算是空跑一趟。下西歇息去罷。慧明退下來。隔了三四日。無敵金剛賽達摩慧能。多臂金剛小哪吒慧行。多目金剛小火神慧性等。先後回廟。所請的人。也有請到的。也有託故不來的。也有當真不在的。那所請到的是。崆山鐵掌仙祝鶚。江蘇太湖洞庭山霹靂手尉遲元。滄州草上飛林成祖。雲南大竹子山披髮菴。



猊狄銀兒。華山烈火祖師的弟子。飛天夜叉秦朗等。除了烈火祖師是另一派。也是與峨眉派積有深仇的。餘人皆是智通毛太的師兄弟輩。長一輩的師叔師伯。俱未請到。西藏毒龍尊者。推說有事。事辦完了。來不來不一定。他門下大弟子俞德業。已先來。飛天夜叉馬覺。出門未歸。算計人雖不少。祇是並無出類拔萃的劍仙。未免有些失望。到底慰情聊勝於無。祇好再作區處。又過了兩天。飛天蜈蚣。多寶真人金光鼎。率領他的弟子獨角蟒馬雄。分水犀牛陸虎。關海銀龍白縉等。高高興興。走進廟來。見了衆人。見禮已畢。便道。我自從離了慈雲寺。原往青城山。去請我的好友紀登。代約他的祖師矮叟朱梅。前來助我們一勝之力。誰想剛剛到了灌縣。在二郎廟前。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絕色女子。向一個中年道姑買藥。我打算約好了紀登。回來時順便將那女子搶回來。與大師受用。誰想我到了青城山金鞭崖白雲觀。紀登已雲遊在外。祇有一個道童。在觀中看家。他說他師父不久回轉。便在廟中等了多日。仍是不見回轉。我又怕誤了此地之事。又憶記那個女子。便往回走。好在那天已將女子的寓所探好。便在他家附近尋下住所。到了晚間。我帶了馬雄等。前往他家。起初以爲一



個幼弱女子。手到擒來。不想他家還有一個父親。連那女子。都武藝高強。非常扎手。後來我見馬雄等抵敵不住。恐怕失手。便放出飛劍。將女子的父親。一劍殺死。因為要擒活的。我回馬雄費了半天手脚。馬雄還中了那女子一袖箭。擒他時。手也被他咬傷。好不容易才將那女子擒住。那女子當時一氣。便暈死過去。我用一條被單。將他緊緊包裹。叫馬雄背在身上。連夜往回路逃走。誰想出城不過十里。忽然遇見那天在二郎廟買藥的中年道姑。攔住去路。硬要我將人留下。我因趕路心急。希圖早些了事。便把飛劍放出。誰想這一來。幾乎撞了大禍。這道姑見了我的飛劍。微微冷笑。將手一揚。便有一道金光。我的飛劍。與他的金光。才一接觸。便退了下來。眼看他的劍光。已將我等罩住。祇好閉目等死。待了一會。不見動靜。睜眼看時。那賣藥道姑。連同我們所擒來的女子。俱都不知去向。且喜我們一行人等。連一個受傷的也沒有。當時尚以為是那道姑不肯開殺戒。所以未取我們的性命。我們平白地辛苦一夜。到手的美人兒。被人家搶去。心中好生不快。然也無法。祇得仍往成都走來。走到半途。忽然遇見馬覺馬道長。談起那道姑。他才悄悄告訴我。說他乃是現今我派中最利害的人。




物黃山五雲步的萬妙仙姑許飛娘。他在黃山修煉。所爲探看峨眉派的動靜。想必他看你們所搶的女子好。故爾借此示恩於他。好收他爲徒。你們去殺人搗人。正好爲他造機會。他不久也要出世。許仙姑現在表面上尚未顯出本來面目。仍與峨眉派中人。假意周旋。叫我嚴守祕密。我派有此異人。豈非幸事。俞德智通等聽了。也自欣喜。過了幾天。法元從崆峒山跑了回來。雖將靈藥取到。但是已隔多日。效驗微少。祇得將斷臂與毛太接上。敷上靈藥。加緊包裹。就煩大力金剛鐵掌僧慧明。護送毛太回五台山將息。等毛太慧明走後。法元把衆人聚集在大殿說道。此番爭鬥。不比尋常。臨敵時。第一要鎮靜心神。臨事而懼。不可小看他們。我看現在爲期還早。我們的幫手。還未到來。待我親自出馬。再去請幾位相助。廟中自我走後。無論何人。無事不許出門。到了晚間。分班輪守。如遇真正利害敵人到此。可由俞德出面。與他訂一日期。以決勝負。千萬不可造次迎敵。以免像上次吃虧。要緊要緊。說完別了衆人。便往三山五岳。尋訪能人相助去了。

第十四回

天都峯白俠遇凶僧

鎮雲洞紅藥逢仙侶



話說法元離了慈雲寺。去約請三山五岳的劍俠能手。準備明春與峨眉派決一勝負。出廟後一路盤算。決定先到九華山金頂歸元寺。去約請獅子天王龍化。同紫面迦藍雷音。劍光迅速。不消兩日。已到了九華前山。便收了劍光。降下地來。往金頂走去。這九華山相離黃山甚近。金頂乃九華最高處。上有地藏菩薩肉身塔。山勢雄峻。為全山風景最佳之地。時屆隆冬。法元心中有事。也無心鑒賞。正走之間。忽聽樹林內好似有婦女兒童說笑之聲。心中甚覺詫異。暗想這樣冷的天氣。山風凜冽。怎麼會有婦人小孩在此遊玩。便往樹林中留神觀看。祇見岬山夕陽。火一般照得一片疎林。清朗朗地。一些人影全無。正在詫異之間。忽聽有一個小孩的聲音說道。姊妹孫師兄從那旁來了。你看還有一個賊和尚。鬼頭鬼腦。在那裏東張西望。你去把孫師兄喊過來吧。省得被那賊和尚看見。又惹麻煩。法元聽了這幾句話。忙往林前看時。仍是祇聽人言。不見人影。情知這說話的人。不是妖魔鬼怪。便是能手。成心



用言語來挑逗自己。正待發言相問。忽見對面山頭。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穿着一身白衣。穿拳越嶺。飛一般的往前面樹林走來。又聽林中小孩說道。姐姐。你快去接孫師兄。那個賊和尚是不安好心的啊。又有一個聲音答道。你這孩子。爲什麼這樣張皇。一個和尚有多大胆子。敢來九華山動一草一木。他若是個知趣的。趁早走開。免將惹晦氣。怕他何來。法元聽他們說話。越聽越像在罵自己。不由心頭火起。巨耐不知道人家藏身之地。無從下手。祇得忍下心頭火氣。以觀動靜。這時那白衣少年。也飛身進入林內。法元見那少年立定。知道一定已與那說話的人。到了一塊。便想趁他一個冷不防。暗下毒手。故意裝作往山上走去。忽地回身。把後腦一拍。便有數十道紅線。比電還急。直往林中飛去。滿想敵人祇要被他的劍光籠罩。休想逃得性命。主意好不狠毒。他一面在指揮劍光。一面留神用目向林中觀看。却見那白衣少年。好似若無其事一般。在這一霎那的當兒。忽然隱身不見。法元心想這少年到也機警。不過這林子周圍數十丈方圓。已被我的劍光籠罩。饒你會隱身法。也難逃性命。正在這般存想。忽見劍光停止不進。好似有什麼東西隔住一般。法元大怒。手指劍光。道



一聲疾。那劍光更加添了一番力量。襯着落山的夕陽。把林子照得通紅。不住的上下飛舞。後來率性把這林子圍圍住。劍光過處。枯枝敗梗。墜落如雨。有時把那合抱的大樹。也平空截斷下來。祇是中間這方丈大的地方。劍光祇要一接近。便碰了回來。兀是奈何他不得。林中的人。依舊有說有笑。非常熱鬧。法元雖覺把敵人困住。也是無計可施。相持了一會。忽聽林中有一個女子聲音說道。蟬弟。都是你惹出來的。現在母親又不在家。我看你怎麼辦。又聽一個男的聲音說道。師姊。看在我的面上。你出去對敵吧。這凶僧不問青紅皂白。就下毒手。太已可惡。若不是師姊拉我一把。幾乎中了他的暗算。難道說你就聽憑人家欺負咱們嗎。那女子尚未還言。又聽那小孩說道。師兄。不要求他。我姐姐向來越扶越醉。好在要出去。大家都出去。樂得看這賊和尚的玩藝。我要不是怕母親打我。我就出去同他拚一下。那女子祇冷笑兩聲。也不還言。這幾個人說話。清晰可聽。法元聽見人家說話的神氣。好似不把他放在心上。大有藐視之意。知道這幾個年輕人。不大好惹。最奇怪的是。這近幾年。并不曾聽峨眉派出了什麼特色的人物。這幾個人。年紀又那樣輕。便有這樣驚人的本





領小孩如此大人可知自從太乙混元祖師死後五台華山兩派雖然失了重心。但是自己也是派中有數的人物。自信除了峨眉派領袖仙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同東海三仙。嵩山二老外。別人皆不是自己敵手。如今敵人當面嘲笑。不但無法進身。連人家影子都看不見。費了半天氣力。人家反而當玩笑看。情知真真現身出來。未必佔得了便宜。想要就此走去。未免虎頭蛇尾。打了半天。連敵人是什麼形像。都不知道。豈非笑話。不覺又羞又氣。祇得改用激將之計。朝着林中大聲說道。對面幾個乳臭小娃娃。有本事的。祇管走了出來。你家羅漢爺。有好生之德。決不傷你的性命。如果再耍障眼法兒。我就要用雷火來燒你們了。話言未了。又聽林中小孩說道。姐姐你看這賊和尚急了。在叫陣呢。你還不出去。把他打發走。我肚子餓了。要回家吃飯呢。那女子道。你闖的禍。我管不着。那小孩道。沒羞。你以為我定要你管呢。你看我去教訓他去。法元聽了。以為果然把敵人激了出來。益發賣弄精神。運動劍光。一面留神看對方出來的一個什麼人物。看了一會。仍是不見動靜。正在納悶。忽然聽見一個女子聲音說道。賊和尚。鬼頭鬼腦。瞧些什麼。接着眼前一亮。站定一男一女。男的



便是那白衣少年。女的是一個絕色女子。年約十八九歲。穿着一身紫衣。腰懸一柄長劍。法元見敵人忽然出現。到嚇了一跳。自己的劍光。仍在林中刺擊一個不住。便急忙先將劍光收回。那女子輕啓朱唇。你不要忙。慢慢的。我不會取你狗命的。那一種鎮靜安閑。行所無事的神氣。到把一個金身羅漢法元。鬧了一個不知如何應付才好。那女子又問道。你這凶僧。太是可惡。你走你的路。我們說我們的話。無緣無故。用毒手傷人。是何道理。法元情知此人。不大好惹。便想借台階就下。說道。道友有所不知。我因來此山訪友。見你們在林中說話。祇聞人聲。不見人面。恐是山中出了妖怪。所以放出劍光。探個動靜。並無傷人之意。如今既已證明。我還有事。後會有期。我去也。說完。不等女子還言。便打算走時。忽然一顆金丸。夾着一陣風雷之聲。從斜刺裏飛將過來。法元知道不妙。打算抵敵。已是湊手不及。急忙把頭一偏。這金丸已打在左肩。若非法元道行高深。這一下。就不送命。怕不筋斷骨折。法元中了一丸。疼痛萬分。知道要跑。人家也不答應。祇得忍痛破口大罵道。你們這幾個乳臭娃娃。羅漢爺有好生之德。本不值得與你們計較。你們竟敢暗算傷人。今天不取你們的狗命。也不知羅



漢爺的利害，一邊嚷，一邊便放出劍光，直往那一雙男女飛去。祇見那女子微微把身一扭，身旁寶劍如金龍般一道金光飛起，與法元的劍鬥在空中。那穿白少年正待飛劍相助。那女子道：「孫師弟，不要動手，讓我收拾這個賊和尚足矣。」白衣少年便不上前，祇在一旁觀戰。這二人的劍在空中殺了個難解難分，不分高下。法元暗暗驚奇。這女子小小年紀，劍術已臻上乘。那個白衣男子想必更加利害。正在腹中盤算，忽然好幾道金光夾着風雷之聲，劈空而至。這次法元已有防備，便都一一躲過。那金丸原是放了出來，要收回去，才能再打法元一面迎敵。一面用目往金丸來路看時，祇見離身旁不遠，一個斷崖上站定一個小孩，年才十一二歲左右，面白如玉，頭上梳了兩個丫髻，穿了一件粉紅色對襟短衫，胸前微敞，戴着一個金項圈，穿了一條白色的短褲，赤脚穿一雙多耳蒲鞋，齒白唇紅，眉清目秀，渾身上下好似粉粧玉琢一般。法元中了他一金丸，萬分氣惱，心想：「小頑童有何能耐，便想暗下毒手，以報一九之仇。」便將劍光一指，分出一道紅線，直往那小孩飛去。這是一個冷不防，那女子也吃了一大驚，知道已不及分身去救，忙喊：「師弟留神。」那白衣少年也急忙將劍光放



出。追上前去。誰知那幼童。看了紅線飛來。更不怠慢。取出手中十二顆金丸。朝那紅線。如連珠般打去。一面撥頭往崖下就跑。那紅線被金丸一擊。便頓一頓。可是金丸經那紅線一擊。便掉下地來。紅線正待前進。第二個金丸又到。如是者十二次。那小孩已逃進一個山洞裏。面不見踪跡。這時恰好白衣少年趕到。那女子一面迎敵。一面往後退。已退到洞口。這時白衣少年的劍。迎敵那一根紅線。覺着非常費勁。看看抵敵不住。恰好那女子趕到。見了這般景況。忙叫師弟快進洞去。一面朝着劍光。運了一口氣。道一聲疾。那劍光化作一道長虹。把空中紅線。一齊圍入。那白衣少年。趁此機會。也逃往洞中。法元得理不讓人。又見小孩與白衣少年逃走。越發賣弄精神。恨不能將那女子登時殺死。可是殺了半日。依舊不分高下。這時日已平西。一輪明月。如冰盤大小。掛在林梢。趁着晚山晴霞。把戰場上一個紫衣美女。同一個胖大凶僧。照得十分清楚。法元正想另用妙法。取那女子性命。忽聽一陣破空的聲音。知是有劍客到來。雙方都疑是敵人來了。幫手。在法元是以爲既來此山。必定是人家的幫手。那女子又聽出來者不是本派中人。雙方俱在驚疑之際。崖前已自降下一個道姑。一個



少女。那女子與法元。見了來人。俱各大喜。原來來者正是黃山五雲步的萬妙仙姑許飛娘。這時法元與那女子動手。正在吃驚之際。雙方皆不及敘話。可是都以為來人是友。而非敵人。原來法元與許飛娘。既有同門之雅。而那女子的母親。却與許飛娘。是常來常往的熟人。故而雙方都有了誤會。法元滿想許飛娘。一定加入。相助自己。誰想竟出自己意料之外。祇見那許飛娘。不但不幫助自己。反裝不認得法元。大聲說道。何方大胆僧人。竟敢在九華山胡鬧。你可知道這鎖雲洞。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的別府麼。知時務者。急速退去。俺許飛娘。饒你初次。否則叫你難逃公道。法元聽了此言。不覺大怒。暗罵無義賤婢。見了本門的人。竟裝不認得。反替外人助威。正待反唇相譏。忽然醒悟道。我來時曾聞飛天夜叉馬覺。說她假意同峨嵋派連絡。暗圖光復本門。誓雪昔日峨嵋鬥劍之仇。她明明當着敵人。不便相認。故用言語點破於我。叫我快走。此地既是齊漱溟別府。我決難逃公道。這女子想必是齊漱溟的女兒。所以這樣利害。幸喜老齊未在此地。不然我豈不大糟而特糟。於是越想越害怕。便一面迎敵。一面說道。我也不是願動干戈。原是雙方一時誤會。道友既是出來解圍。



看在道友面上。我去也。說罷。忽地收轉劍光。破空飛去。那女子還待不捨。飛娘連忙攔阻道。雲姑看我的薄面。放他去吧。那女子又謝了飛娘解圍之情。正說時。那小孩已走出洞來。去拾那十二個金丸時。已被法元飛劍劈斷。變成二十四個半粒金丸了。便跑過來。要他姊姊賠。說你爲何把賊和尚放走。你須陪我金丸來。這是餐霞大師送我的。玩了還不到一年。便被這賊和尚給分了屍了。那女子道。沒羞。又要闖禍。闖了禍。便叫做姊姊出頭。你暗放冷箭。得了點小便宜。也就罷了。還要得尺進步的。祇願把你那點看家本事。都施展出來。惹得人家冒了火。用飛劍來追。要不是這幾粒寶貝丸子。小命兒怕不送掉。那和尚好不利害。仙姑不來解圍。正不知我倒寧不倒寧呢。剛才孫師弟因救你。差點沒有把多年煉就的心血。一把好劍。斷送在和尚手裏。還好意思。尋我放贖。那小孩聽了他姐姐一陣奚落。把粉臉急得通紅。也不招呼來客。鼓着兩個腮幫子。說道。我那的金丸。算什麼。祇要沒有把孫師兄的寶劍斷送。你還會心疼嗎。一路說。一路便往洞中走去。那女子聽了小孩之言。不覺臉上起了一層紅雲。向着飛娘說道。這孩子稟賦聰明。根基甚厚。又加上家父母與他前世有很深的



關係他才三歲。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度他上山。因為前世因緣。十分鐘愛。所以慣得他如此。仙姑不要見笑。飛娘不覺嘆了一口氣道。我看貴派不但能人甚多。就你們這一輩後起之秀。那一個將來不是青出於藍。我為想得一個好徒弟。好傳了我衣鉢。便設法兵解。誰知幾十年來。就尋不出一個像你兄弟這樣厚根基的。說時。指着同來女子道。就拿她來說。根基同稟賦不是不好。要比你們兄弟。那就差得太遠了。說罷。便教同來女子上前見禮。那女子道。我真該死。祇願同小孩子拌嘴。也忘了請教這位仙姑貴姓。也沒有請仙姑往寒舍小坐。真是荒唐。飛娘道。雲姑不要這樣稱呼。她名叫廉紅藥。乃是我新收的徒弟。我見她資質甚好。渡她兩次。她母親早死。她父親便是當年名震三湘的小霸王鐵鞭廉守敬。早年保鏢與人結下深仇。避禍蜀中。我去渡化此女時。他父親因為膝前祇有他一個。執意不肯。紅藥却到有此心。說他父親年已七十。打算等送老歸西之後。到黃山來投奔於我。我便同他訂了後會之期。有一天晚上。忽聽人言他家失火。我連忙去救時。看見他父親。業已身首異處。他蹤跡不見。我便駕起劍光。往前追趕。出城才十里地。看見一夥強人。我便上前追問。後來動



手。他們也都會劍術。可惜都被他們逃走。連名姓都未留下。祇留下一個包袱。打開一看。他已氣暈過去。是我把他救醒。回到他家。將他父親屍骨。從火場中。尋出安葬。他執意要拜我爲師。以候他日尋那一夥強人。報殺父的深仇。那女子聽罷。再看那廉紅藥時。已是珠淚盈盈。淒楚不勝。十分可憐。自古惺惺惜惺惺。那女子見廉紅藥。長得容光照人。和自己有好幾分相像。又哀憐他的身世。便堅請飛娘同紅藥。往洞中敘談。飛娘尚待不肯。祇見紅藥臉上。現出十分想進洞去。而又不肯啓齒的神氣。飛娘不禁想起自己許多私心。有些內愧。便說道。我本想就回山去。我看紅藥到十分願進洞拜訪。既承雲姑盛意。我們就進去擾一杯清茶罷。紅藥聽了。滿心大喜。這叫作雲姑的女子。見紅藥天真爛漫。一絲也不作假。也自高興。便讓飛娘先行。自己拉了紅藥的手。一路進洞。紅藥初到寶山。看去無處不顯神妙。起初以爲一個石洞裏面。一定漆黑陰森。頂多點些燈燭。誰知進洞一看。裏面雖一些燈燭皆無。可是四壁光明。如同白晝。陳設雅潔。溫暖如春。祇是看不見。適才那個可愛的小孩子。心中十分奇異。三人坐定。談了一會。飛娘原是勉徇愛徒之意。強與敵人周旋。那紅藥却十分敬愛。






那雲姑雙方越說越投機。臨走時，還依依不捨。雲姑道：「你那裏離我這洞很近，無事可常來談天。我還可以把你引見家母。」紅藥淒然道：「小妹多蒙仙姊垂愛，感謝已極。祇是小妹的大仇未報，還得隨恩師多用苦功。早年雖隨先父學了些武藝，聞說黃山五雲步山勢險峻，離此也有一百數十里，來回怕有三百多里。小妹資質愚魯，那能像仙姊這樣自在遊行呢。雲姑聽了他這一番話，十分可憐，便道：「你不能來，祇要仙姑不怪我妨害你的功課，我也常常去拜望你的。」飛娘道：「雲姑如肯光降荒山，來多加指教，正是他莫大的造化。我師徒請還請不到，豈有不願之理。」說罷，便對紅藥道：「我們走吧。」仍舊用手挾着紅藥，與雲姑作別後，將足一頓，破空而去。

## 第十五回

齊漱溟訪道入名山 荀蘭因深閨失愛女

說了半天，這個雲姑這樣大的本領，他是誰呢？事從根起，要說雲姑，得先說雲姑的父母。原來雲姑的父親，便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峨眉派的領袖劍仙之一，那齊家本是四



川重慶府長壽縣的望族。這長壽縣中。有一口長壽井。井泉非常甘冽。縣中因得當地民風也。淳厚。享高年的人居多。於是便附會在這口井上。說是這縣名也。由井而生。事出附會。到也無可稽考。齊家本是當地大家。文人武士輩出。在明朝中葉。為極盛時代。漱溟在閩族中。算是最小的一房。世代單傳。他父母直到晚年。才生漱溟。小時便有異稟。所以愈加得着親庭的鍾愛。漱溟不但天性聰明。學富五車。而且臂力過人。有兼人之勇。從小就愛朱家郭解之為人。每遇奇才異能之士。不惜傾心吐膽。以相結納。川湘一帶。小孟嘗之名。幾於婦孺皆知。他到十九歲上。雙親便相繼去世。漱溟有一個表妹。名喚苗蘭因。長得十分美麗。賢淑過人。因為兩家相隔甚近。青梅竹馬。耳鬢廝磨。漸漸種就了愛根。女家當時也頗有相攸之意。經人一撮合。便訂了婚姻之約。祇是尚未迎娶。等到漱溟雙親去世。經不起他的任意揮霍。家道逐漸中落。偏偏蘭因生母去世。他父親娶了一個繼母。因見婿家貧窮。便有悔婚之意。不但款溟不願意。蘭因也以死自誓。始終不渝。雖然悔婚未成。可是漱溟同蘭因。都因此受了許多的磨難。直到漱溟三十二歲。功名成就。費了不少氣力。才能得踐白首之約。彼時蘭因



已二十六歲了。兩人患難夫妻。感情之篤。自不必說什麼閨房之樂。感於畫眉的俗套了。他二人結婚兩三年。便生下了一男一女。男的起名叫作承基。女的生時。因為屋頂上。有一朵彩雲籠罩。三日不散。便取名叫作靈雲。這小兄妹二人。都生得相貌秀美。天資靈敏。漱溟日伴愛妻。再有這一雙佳兒佳女。他的利祿之念很輕。早先原為女家不肯以華門貴族。下嫁白丁。所以才去獵取功名。如今既然樣樣稱心隨意。不肯把人生幸福。銷磨在名利場中。樂得在家過那甜蜜的歲月。他又性喜遊山玩水。蘭因文才。本與漱溟在伯仲之間。嫁過門後。無事時。又跟着漱溟學了些淺近武功。所以他二人連出門遊玩。都不肯分離。俱是一同前去的。有一天夫妻二人。吃罷早飯。每人抱了一個小孩。逗弄說笑。正在高興的當兒。蘭因忽然微微嘆了一口氣。帶着十分不快的樣子。漱溟佯儷情深。閨房之中。常是充滿了一團喜氣。他二人從未紅過一回臉。今天忽然看見他夫人不高興。連忙問起究竟。蘭因道。你看我二人。當初雖然飽受折磨。如今是何等美滿。可是花不常好。月不常圓。人生百年。光陰有限。轉眼老大死亡。還不是枯骨兩堆。雖說心堅金石。天上比翼。地下連枝。可以再訂來生之約。



到底是事出渺茫。有何徵信。現在我二人雖快然活。這無情的詔光。轉眼就要消逝。叫人想起。心中多麼難受呢。漱溟聽了此言。觸動心思。當時雖然寬慰了他夫人幾句。打這天起。便寢食難安。終日悶悶不樂。他夫人盤問幾次。他也不肯說出原因。祇是用言語支吾過去。如是者又過了半年。轉瞬就是第二年的春天。蘭因又有了兩個月的身孕。漱溟忽然向他夫人蘭因說。我打算到峨眉山去。看一個隱居的老友簡冰如。你有妊在身。扒山恐驚動胎氣。讓我一個人走罷。他二人自從結婚以後。向來未曾分離。雖然有些依依不捨。一則蘭因身懷有孕。不能扒山。又恐漱溟在家。悶出病來。便也由他一人前往。臨別的時候。漱溟向着他夫人。欲言又止者好幾次。等到蘭因問他。又說並無別事。祇因恐他一人。在家寂寞等語。好在蘭因為人爽直。又知他丈夫伉儷情深。頂多不過幾句惜別的話兒。也未放在心上。誰想漱溟動身。一混便是半年多。直等蘭因臨月。又生了一個女孩。還是不見回來。越想越發驚疑。剛剛能夠起床。也等不及滿月。便雇了一個乳姆。將家事同兒女。託一個姓張的至親照應。便起往峨眉探望。那簡冰如。也是一個成了名的俠客。住在峨眉後山的一個石洞中。蘭因




也聽見他丈夫說過。等到尋見冰如。問漱溟可曾來過。冰如道。漱溟在三四月間到此。住了兩個多月。除了晚間回來住宿外。每日滿山的遊玩。後來常常十多天不回來。問他在那裏過夜。他祇是含糊答應。同我臨分手的一天。他說在此山中。遇見一個老前輩。要去盤桓幾天。倘如大嫂尋來。就說請大嫂回去。好好教養姪男女。他有要事。就擱在此。不久必定回家。還有書信一封。託我轉交。並請我護送大嫂回去。因為他現在住的地方。是人跡不能到的所在。徒找無益。後來我送他出洞時。看見洞外有一個仙風道骨的道長。好似在那裏等他。見了漱溟出來。聽他說道。師弟這般兒女情長。師父說你將來難免再墮一切呢。我還聽漱溟答道。師兄不要見笑。我求師的動機。也起於兒女情長啊。我聽了非常詫異。暗暗在他們後面跟隨。才轉了一個灣。那道長已自覺察。祇見他將袍袖一拂。忽然斷崖中。掀起一片烟雲。等到雲散。已不見他們二人踪跡。我在此山中。訪尋異人多年。並無佳遇。漱溟想必遇見仙緣。前往深山修煉。我非常羨慕。峨眉乃是熟路。到處尋訪。也不見一絲踪影。蘭因聽了冰如之言。又是傷心。又是氣苦。他雖是女子。頗有丈夫氣。從不輕易對人揮淚。祇得忍痛。接過



書信。打開觀看。祇見上面寫道。蘭妹愛妻粧次。琴瑟靜好。於今年有年。客秋夜話。忽悟人生。百年易逝。遂有出塵之想。值君有妊在身。恐傷別離。未忍剖誠相告。峨眉訪道。偶遇仙師。謂有前因。肯加援拔。現已相隨入山。靜參玄秘。雖是下乘。幸脫鬼趣。重圓之期。大約三載。望君善換兒女。順時自珍。異日白雲歸來。便當與君同隱。從此劉桓注籍。葛鮑雙修。天長地老。駐景有方。不必羨他生之約矣。頑軀健適。無以爲念。漱溟拜手。蘭因讀罷。才知漱溟因爲去秋自己一句戲言。他覺得人生百年。光陰易過。才想尋師學道之後。來渡自己。好在三年之約。爲期不遠。祇得勉強抑悲思。由冰如護送回家。安心在家中整理產業。教育兒女。光陰易過。這時期承基已足七歲。生來天分聰明。力大無窮。看上去好似有十一二歲的光景。蘭因也不替他延師。祇把自己所學。盡心傳授與他。靈雲與新生的女孩一個五歲。一個三歲。靈雲看見母親教他哥哥。他也吵着要學。簡直教一樣。會一樣。比他哥哥還要來得聰明。蘭因膝前有了這三個玉雪可愛。聰明絕頂的孩子。每日教文教武。到也不覺得寂寞。可是這幾個小孩子。年紀漸漸長成。常常來問他們母親。爹爹往那裏去了。蘭因聽了。心中非常難過。祇拿假話



哄他道：你爹爹出門訪友，就要回來的。話雖如此說，一面可就暗中盤算。三年之約，業已過去了。雖然知道漱溟不會失信，又怕在山中吃不慣苦，出了別的差錯，心中非常着急。偏偏又出了一樁奇事，教蘭因多了一層系念。原來新生的女孩，因要等漱溟回來取名，祇給他取了一個乳名，叫作霞兒。因蘭因上峨眉找夫時，所雇乳母的乳不好，恰好親戚張大娘產兒夭亡，便由他喂乳。那張大娘人品極好，最愛霞兒，幾乎完全由他撫養長大。霞兒也非常愛要張大娘，所以常抱他在田邊玩耍。兩家原是近鄰，來往很便。有一天張大娘吃完了飯，照舊抱着霞兒，往田邊去看個人做活。忽然從遠處走來一個女尼，看見霞兒長得可愛，便來摸他的小手。張大娘怕霞兒怕生，正待發話，誰想霞兒看了尼姑，非常親熱，伸出小手，要那尼姑去抱。那尼姑道：好孩子，你居然不忘舊約也罷。待我去找你主人去。他將霞兒抱將過來就走。張大娘認是拐子手，一面急，一面喊着，在後頭追。彼時個人都在吃午飯，相隔甚遠，也無人上前攔阻。張大娘眼看那女尼直往齊家走去，心中略略放心。知道蘭因武功甚好，決不會出事。他脚又小，祇得趕緊從後跟來。等到進來，祇見蘭因已將霞兒抱在懷中。這才



放心。正待質問那女尼。爲何這般莽撞時。祇聽那女尼說道。此女如在夫人手中。恐怕災星太重。況且賢夫婦異日入山。又要添一層累墜。不如結個善緣。讓貧尼帶他入山。雖然小別。異日還能見面。豈不兩全其美。又聽蘭因說道。此女生時。外子業已遠遊。尚未見他父親一面。大師要收他爲徒。正是求之不得。可否等他父親回來。見上一面。那時再憑他父親作主。妾身也少一層干係。那女尼道。他父親不出七日。必定歸來。等他一見。原無不可。祇是貧尼尚有要事。那能爲此久待。夫人慧性已迷。回頭宜早。這裏有丹藥一粒。贈與夫人。服用之後。便知本來。說罷。從身旁取出一粒丹藥。遞與蘭因。蘭因接過看時。香氣撲鼻。正在驚疑。不敢服用。那霞兒已摔脫他母親的手中。直往那女尼身邊撲來。那女尼便問道。你母親不叫你隨我去。你可願同我去嗎。霞兒這時已能啞啞學語。連說大師我願去。好在不久就要回來的。神氣非常恭敬。說話好似成人。女尼聽了。一把便將霞兒抱起。哈哈大笑道。事出自願。這可不怪貧尼動強了。蘭用情知不好。一步竄上前去。正待將霞兒奪下時。那女尼將袍袖一展。滿室金光。再看霞兒時。連那女尼都不知去向。把一個張大娘嚇得又害怕又傷心。不由





放聲大哭。還是蘭因明達。反勸慰張大娘道。是兒不死。是財不散。歉淚在家常說。江湖上有許多異人。我看這個女尼。定非常人。不然霞兒怎麼會有那一番對答呢。張大娘又問。適才女尼進來時情形。蘭因道。適才你走後。承兒與雲兒被他舅母接去玩耍。我因他們虛情假意。懶得去。正拿起一本書看。忽然霞兒歡歡喜喜。連走帶爬。跑了進來。朝我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說道。媽媽。我師傅來了。要帶我回山呢。說完。便往外走。我追了出來。將他抱住。看見廳堂站定。將才那一個尼姑。口稱他是百花山潮音洞的神尼優曇。說霞兒前身是他的徒弟。因犯戒入劫。所以特來渡他回山。底下的話。就是你所聽見的了。張大娘也把將才田邊之事。說了一遍。兩人難過了一會。也是無法可想。張大娘忽然說道。也都怪你夫妻。偏偏生下這樣三個好孩子。無怪別人看了紅眼。這蘭因被他一句話提起。不由想起娘家還有兩個孩子。十分不放心。恐怕又出差錯。正要叫人去接。忽見承基與靈雲手牽手。哭了進來。蘭因因為適才丟了一個。越發心疼。忙將兩人抱起。問他為何啼哭。舅母因何不叫人送你回來。承基祇是垂淚。不發一言。靈雲說道。我同哥哥到了王舅母家。我們同大舅母的表哥表



姊在一塊玩。表哥欺負我。被哥哥打了他兩下。舅母出來說。你們這一點小東西。便這樣兇橫。跟你們爹爹一樣。真是一個窩裏燒。不出好貨。你爹爹要不利害。還不會死在峨嵋山呢。你娘還說他修仙。真正羞死啦。表哥也罵哥哥。是沒有爹爹的賤種。哥哥一生氣。就拉我跑回來啦。說罷。又問張大娘道。妹妹呢。蘭因聽了。又是一陣傷心。祇得強作歡顏。哄他們道。你妹被你爹爹派人接去啦。這兩個小孩一聽。後都收了淚容。笑逐顏開道。原來爹爹沒有死。爲什麼不回來。祇接妹妹去。不接我們去。張大娘道。你爹爹還有七天。就要回來的。這小兄妹二人聽了。都歡喜非凡。從此日日磨着張大娘。陪着他們到門口去等。張大娘鑒於前事。那裏還敢領他們出去。還是蘭因達觀。知道像優曇那樣人。他如果要來搶人。關在家中也是無用。經不起兩個小孩。苦苦要求。便也由他。祇不過囑咐張大娘。多加小心而已。到了第六天上。小兄妹二人讀完了書。仍照老例。跟張大娘到門口去看。父子之情。原是根於天性。他們小小年紀。因聽見父親快回來。每日在門口。各把小眼直勾勾往前村凝望。蘭因因聽神尼之言。想不致於虛假。爲期既近。也自坐立不安。他生性幽嫻。漱溟不在家。從不輕易



出門。現也隨着小孩。站在門口去等。這兩個小孩。看見母親也居然出來。更是相信父親快要回來。站在門前。看一陣。又問一陣。爹爹爲何還不回來。等了半天。看看日已銜山。各人漸漸有些失望。蘭因心中更是着急。算計祇剩明日一天。再不回來。便無日期。又見兩個兒女。盼父情切。越加心酸。幾次要叫他們回去。總不捨得出口。好似有什麼心理作用。預算到丈夫今日定要回來似的。等了一會。日色西沉。暝烟四合。耕田的農夫。各人肩了耕鋤。在斜陽影裏。唱着山歌。往各人家中走去。張大娘的丈夫。從城中歸來。把他喊走。頓時大地上。靜悄悄地。除了這幾個盼夫盼父的人兒外。便祇有老樹上的歸鴉。亂啼。蘭因知道。今日又是無望。望着膝前一雙兒女。都是兩眼酸溜溜的。要哭不哭的樣子。不由得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你那狠心的爹爹。今日是不會回來了。我叫老玉支了兩塊臘肉。宰了兩個鷄。想必已經做好。我們回家吃飯去吧。說還未了。耳邊忽聽一陣破空的声音。兩個小兄妹忙道。媽媽快看。看鴿子。正說時。眼前一亮。站定一個男子。把蘭因嚇了一跳。忙把兩個小孩一拉。正待避往門內。那男子道。蘭妹爲何躲我。聲音甚熟。承基心虛。早已認出是他父親回來。雲雲雖然年



幼。腦海中還有他父親的影子。兄妹二人。雙雙撲了上去。蘭因也認清果然自己丈夫回來。不覺一陣心酸。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呆在一旁。這時夜色業已昏茫。還是漱溟說道。我們進去再說吧。抱了兩個孩子。夫妻雙雙走進門來。老王在廚下將菜做好。正要來請主母用飯。看見主人回來。喜從天降。這時飯已擺好。蘭因知漱溟學道。便問吃葷吃素。漱溟說。我已能辟殺。你們吃完。聽我談別後之情吧。蘭因再三勸了一陣。漱溟執意不動烟火。祇得由他。他母子三人。那有心吃飯。隨便吃了一點。便問入山境況。漱溟道。我此次尋師學道。全是你一句話惹起。我想人生百年。好似一夢。我經多次考慮之後。決計去訪師學道。等到道成。再來渡你。同求不老長生。省得再轉輪迴。因你有妊。恐你惜別傷心。所以才假說訪友。我因峨眉山川靈秀。必有真人棲隱。我住冰如洞中。每日遍遊全山。走的盡是人跡不到之處。如是者兩個多月。才遇見長眉祖師。答應收我為徒。并許我將來渡你一同入道。此中另有一段仙緣。所以才能這般容易。祇是你我俱非童身。現在祇能學下乘的劍法。將來還得受一次兵解。二次入道。始參上乘。我在洞中。苦煉三年。本想稟命下山。正在難以啓齒。昨日優曇



大師帶了一個女孩。來到洞中。說是我的骨血。叫我父女見上一面。又向真人說情。允我下山渡你。說是已贈了一粒易骨仙丹。不知可曾服用。蘭因聽了。越發心喜。便將前事說了一遍。又說丹藥未曾服用。歎嘆道。那你率性入山再服吧。

## 第十六回

散家財合籍注長生 承衣鉢一門歸正果

蘭因知夫妻俱不能在家久待。便問家事如何料理。歎嘆道。身外之物。要他何用。可取來贖與張表兄夫婦。再分給家中男女下人一些。此女生有仙骨。可帶他同去。承兒就拜張表兄爲義父。將來傳我齊門宗祠。他頭角崢嶸。定能振我家聲。承基聽說父母學仙。不要他去。放聲大哭。就連蘭因與靈雲。也是依依不捨。再四替他求情。歎嘆道。神仙也講情理。但是我不能作主。也是枉然。又將承基喚在面前。再四用言語開導於他。把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話。開導了一番。承基不敢違抗。心中好生難過。蘭因心疼愛子。又把他喚在無人之處。勸勉道。你祇要好好讀書爲人。我是個凡人。你爹爹修成。能來渡我。難道我修成。就不能來渡你嗎。



你真是個驢孩子。承基知道母親從不失言。才放寬心。又悄悄告訴他妹妹。倘使母親忘記渡我。你可千萬提醒一聲。結實替我求情。漱溟在家中住了三日。便請過張家夫妻。張大娘的丈夫明德。也是一個歸林的廉吏。兩袖清風。漱溟便把贈產託子的話。再三懇託。張明德勸了半天無效。祇好由他。由漱溟召集全家。說明自己要攜眷出外做官。願將產業。贈與張家。以作教育承基的用途。勻出一部份金錢。分與衆人。因恐驚人耳目。故意配了兩件行李。一口箱子。辭別衆人。買了兩匹馬。把行李箱子裝好。帶了妻女動身。等到離家已遠。便叫蘭因下馬。在行李中。取出應用東西之後。將兩馬各打一鞭。任憑他落荒走去。取了一件斗蓬。將靈雲裹定。駝在身上。一手抱定蘭因。道一聲起。便破空飛去。到了峨眉。引見長眉真人。同門師弟兄。夫妻二人。在洞中用功數十年。後來長眉真人遷居蓬萊。漱溟夫妻。與衆道友。創立峨眉派。專一行俠作義。又收了兩個得意的弟子。那一年夫妻借故兵解。重入塵凡。師兄玄真子。奉師命二次渡化。夫妻二人。童身重入仙山。才參上乘道法。成峨眉劍仙領袖。蘭因因愛九華清境。才在那裏。開闢一個洞府。與靈雲居住。有時也來看望女兒。偶然遇見許飛



娘飛娘竭力拉攏。幾次要拜蘭因爲師。都被蘭因謙讓。飛娘常到洞中下棋。故爾認得靈靈。喚他叫雲姑。承基自父母仙去。力求上進。文武功名。俱已成就。上體親心。娶妻生子。每日盼母來渡。杳無音信。他到峨眉尋親。三次不遇。後來玄真子看他可憐。指引他得了一枝肉芝。服用之後。得享高壽。又因靈藥之力。真靈不昧。投生川東李家。乳名金蟬。他猶記蘭因。每日思念前生父母。蘭因二次成道。不肯自食前言。便將金蟬渡到九華。與靈雲同居。這就是那個小孩子。那白衣少年。便是白侯孫南。他奉追雲叟之命。前來約請蘭因夫婦。順便還辦一件要事。孫南先到峨眉。齊漱溟已離却洞府。他往孫南便趕到九華。見着蘭因。才知道這各派收徒。有許多外派旁門。要和峨眉派爲難。五台華山兩派。更要借此機會。圖報歷來仇恨。表面上尚未發動。暗中已在積極準備。一旦引起鬭爭。什麼能人都有。簡直是各派劍仙。空前大劫。蘭因又對孫南說。明春破惑靈雲寺。便是導火線。然而破寺却並不難。自己當然幫忙。漱溟現在也正爲此事籌備。到雲貴苗疆一帶去了。現在爲期甚早。你可在洞中暫住。幫我辦理一件小事。等到事完之後。你前去也就合式了。孫南自奉師命下山。原想多認識幾



蜀山劍俠傳 正集 第十六回

一八〇

位異人。他在短期間內。連遇着追雲叟。醉道人。同蘭因。俱是前輩有名的劍仙。而且對他都  
很加青眼。心中非常高興。今見蘭因看得起他。叫他幫同辦事。心中非常高興。他年紀還輕。  
到底童心未退。便問蘭因道。不知師伯有何要事。差遣弟子。請說出來。以便準備。蘭因道。現  
在還不到說的時候。我一半天就要出門。去向朋友借一點應用東西。回來再說罷。說罷靈  
雲與金蟬。從黃山餐霞大師那裏回來。蘭因便叫他二人與孫南見禮。到了第三日。蘭因便  
起程下山。臨行時。便對靈雲道。我走後。你將孫師弟安置在蟬兒室中。孫師弟入門不久。功  
行還淺。你可隨時將你爹爹所作的元元經。劍術篇。講與他聽。也不枉他到我們這裏來。這  
一趟。蟬兒太淘氣。無事不准離開此山。如今各派均與峨眉爲仇。倘有形跡可疑之人到此。  
你們一時不及入洞。可到這顛倒八陣圖中暫避。便不妨事。說罷自去。原來乾坤正氣妙一  
真人。自二次入道。苦修百餘年。已能參透天地玄秘。他因靈雲等年幼。九華近鄰。俱都是異  
派旁門。恐怕出了萬一。特在這洞門左右。就着山勢陰陽。外功符籙。擺下這顛倒八陣圖。無  
論你什麼利害的左道旁門。休想進陣一步。一經藏身陣內。敵人便看不見陣內人的真形。





多利害的劍光。也不能飛進陣內一步。這天靈雲正同孫南講經。金蟬在洞外閒眺。忽見半空中飛來幾道紅線。接着巖前。降下一個矮胖和尚。知是妖人。連忙進洞告知靈雲。靈雲也覺得詫異。原來九華自從齊漱溟闢為別府後。左道旁門。輕易不敢進山一步。今天來者不善。便打算去觀看動靜。因為不知來人能力多大。才隱身在八陣圖坎方巽位中觀看。叫孫南在乾宮上站定。以作策應。後來金蟬用言語將法元激怒時。孫南正想來到靈雲這邊來。他却不知道離了方位。再想入陣。比登天還難。他起初在乾宮站定時。遠遠望見靈雲姊弟二人。又是說。又是笑。非常有趣。所以他打算也到他姊弟二人站的地方去。即自離開乾宮。再往對面一看。祇是一片樹林。清朗疏濶。也聽得見他二人說話。就是不見蹤影。又見那和尚惡狠狠望着林中。強敵在前。便知不妙。便打算退回原地。來時原是靈雲指引。現在失了南針。簡直無門可入。祇得按着過才所看方向。朝林中走去試試。他剛剛走進坎宮。法元已下毒手。如非靈雲手快。將他從陣外拉入。險些喪了性命。這金蟬不知怎的。平日最恨許施娘不過。所以懶得理他。等他走後。才與孫南一齊出來。靈雲道。你這孩子。越來越淘氣了。那



許飛娘雖是壞人。如今反形未露。母親見了他。還帶幾分客氣。怎麼你今日見了人家。連理都不理。豈不要叫人家笑話我家太沒規矩。況且你不過丟了幾個小小金丸。算得什麼。你當着外人。說的是什麼話。說時看了孫南一眼。不覺臉飛紅潮。又道。我知道你前世裏。原是我的哥哥。今生做了我的兄弟。所以不服我管。從今起。我到爹爹那裏去。讓你一人在此如何。說罷。也不等金蟬發言。一道白光。已自騰空而去。孫南見他二人鬥嘴。正待要勸時。業已無影無蹤。不由便埋怨了金蟬兩句。金蟬雖然心中有些發慌。臉上仍作鎮靜道。孫師兄不要着急。我這個姊姊。到是最疼愛我的。可是我們一天總要吵幾回架。他的劍法高強。有人追也追不上。乾着急也是無益。且等母親回來再說。祇是你的本領不高。我的本領。還不如你。本待母親去後。我們可以到各處遊玩。如今他這個本領大的走了。祇好在近處玩耍。不要到遠處去就是了。孫南聽了。笑道。你那樣大的胆子。怎麼也說不敢遠遊。莫非你從先吃過苦頭麼。金蟬聽了。拍手大笑道。誰說不是。有一天母親不在洞中。我因為聽說後山醉仙崖是很好玩。要姊姊同我去。偏偏過着那個鬼道姑。來找他下棋。不肯前去。我便帶了金丸



同寶劍偷偷溜了前去。那時正在秋末冬初，滿山的紅葉和柿子，同火一樣，又鮮又紅，映着晚山餘霞，好看極了。我正在玩得有趣之間，忽然看見崖洞中跑出一匹小馬，才一尺多長，駝着一個七八寸的小人，在楓林中飛跑。我喜歡極了，便想把他捉回家來玩耍。我的脚程也算快的了，追了好幾個圈子，也未追上。後來把他追到崖下一個小洞中，便不見了。那個洞太小，我鑽不進去，把我弄發了急，便拿寶劍去斫那山石，打算把洞弄大。進去捉他，我當時帶的一口劍，原是母親當年入道時煉的，頭一口防身利器，慢說是石，就是鋼，遇見了也難免兩斷。誰想斫了半天，竟自不能斫動分毫。後來才發現石頭上面有幾個像蚯蚓般的字，我想斫不動的原因，必定在此。一時性起，便把餐霞大師贈我的金丸取出，照着那山石打去。這一打，差點惹下了殺身之禍。金丸才打了三粒，那塊石頭，便倒了下來。

## 第十七回

關尋幽壑巧遇肉芝 獨劈華岩驚逢巨蟒

着，一陣黃風過處，腥氣撲鼻。從山石縫中，現出一個女人腦袋，披散着一頭黃髮，祇是看



不見他的身子。我當時覺得很奇怪。可是我心中並不怎麼害怕。他的身子好似夾在山石縫中。不能轉動。他不住的朝我點頭。意思大約是叫我把那山石再炸碎一塊。他便可以脫身出來。我正待照他的懇求去做時。他見我在那裏尋思。沒有表示。好似等得有些不耐煩。臉上漸漸顯出怒容。兩隻眼睛。一閃一閃的。發出一種暗藍的光。又朝着我呱呱的叫了兩聲。又尖又厲。非常怕人。同時一陣腥臭之氣。中人欲嘔。我也漸漸覺出他的異樣來。猛然想起在這深山窮谷。人跡不到的所在。怎會藏身在這崖洞之中。莫非是妖怪吧。我後來越想越害怕。本想用金丸將他打死。又恐怕他萬一是人。為妖法所困。豈不誤傷人命。一時拿不起主意。正在委決不下。那東西忽然震怒。猛然使勁將身子向前一竄。竄出來有五六尺長。張開大口。那個意思。好似要咬我一口。幸而我同他離的地位很遠。他又好似有什麼東西。將他困住。竄出了幾尺光景。便不能再往前進。所以我未遭他的毒手。這時我才看出那東西。是人首蛇身。竄出來的半截身體。是扁的。並不像普通蛇那麼圓。周身俱是藍鱗。太陽光下。晶光耀目。我既然看出他是蛇妖。怎肯輕易放過。便將金丸放出。準備將他打死。以除後



患。誰想金丸剛剛出手。便有一陣天崩地裂的聲音。把我震暈在地。等我清醒過來。我已回到此地。母親正把我抱在懷中呼喚呢。想起適才事情。好似做夢一般。忙問母親。是怎麼回事。母親祇叫我靜養。不許說話。我才覺出渾身有些酸疼。過了幾天。才得痊愈。後來我又問姊姊。姊姊才對我說起那日情形。原來醉仙崖下。那個蛇身人首的妖怪。名叫美人蟒。其毒無比。想是當初爲禍人間。才被有道力的仙人。將他封鎖在那醉仙崖下。用了兩道符籙鎮住。那天被我追逐的那個小人小馬。名叫肉芝。人若吃了。可以脫骨換胎。多活好幾百年。有根行的人吃了。便可少費幾百年修煉苦功。這一種靈物棲身之所。都是找那有猛獸毒蟲的所在。以防人類的侵襲。我當時不知道。執意要捉回來玩。才用金丸去轟打山石。不想無意中。破了頭一道的符籙。幾乎把妖蛇放出。闖下大禍。幸而當時擒蛇的人。早已防到此着。又用法術將他下半身禁錮。所以祇能竄出半截身子。後來我第二次要金丸打時。那第二道符籙已發生功效。將面前一塊山石。倒了下來。依舊將他鎮住。同時我已中了蛇毒。又受了極大震動。暈倒在地。幸而母親將我救了回來。據母親推算。說是那蛇禁埋洞內。已經



數百餘年。他在內苦修。功行大漲。那肉芝原是雌雄兩個。雄的年代較久。業已變化成人。雌的祇能變馬。他也知道人若走到崖下。中了蛇毒。便要暈倒在地。所以擇那崖前小洞。作藏身之所。那日雄的肉芝。騎了雌的出來遊玩。被我追得慌不擇地。逃近那蛇妖身旁。那蛇妖對這兩個肉芝。早已垂涎。祇苦無有機會。如今送上門來的好東西。豈肯輕易放過。可憐那肉芝。一時逃避不及。總算雄的跑得快。未遭毒手。雌的逃得稍慢。被那妖蛇一口吞了下去。他得此靈藥。越發利害。原來符籙兩道。又被我破掉一個。漸漸禁他不住。被他每日拚命掙扎。現在已將上半身鑽出洞外。大約不久便要出來。為禍人間了。孫南聽了大驚道。那蛇妖既然利害。難道師伯那樣大的神通。眼看他要出來。為禍於世。近在本山。就不想法去收滅他。為世人除害嗎。金蟬笑道。誰說我們肯輕易饒他呀。我因為這場大禍。是我闖出來的。好多次請母親去除滅他。母親總說。這裏頭有一段因果。非等一個人來相助不可。孫南道。照這樣說來。那相助的人。一定是能為很大的了。金蟬道。這到不一定。據母親說。此人如今。本事到不甚大。不過應在他來之時。便是那妖蛇大數已盡的時期。而且他人的生辰八字。是



午年五月端午日午時生。在生尅上。是那妖蛇的硬對頭。所以手他來相助。比較容易一些。孫南聽了。恍然大悟。說道。怪不得師伯要留我在此相助。我就是午年五月端午日午時生人的呀。金蟬聞言。大喜道。我這就好放心了。不瞞你說。我爲此事。非常着急。因爲姊姊本事大。幾次求他瞞着母親。幫我去捉妖除害。他總怕母親知道。怪他。昨天母親走後。我又求他。他還是不肯去。我本打算找你幫忙。因爲剛才我看你同那賊和尚打時。你的劍光。並不怎麼出奇。偏偏姊姊將才。又賭氣走了。更無辦法。想不到你就是我母親所說的幫手。今日已晚。明日正午。我便同你去除妖如何。孫南知道金蟬性情活潑。胆大包身。自己能力有限。雖然他母親說。除妖要應在自己身上。萬一到時。鬥那妖不過。再要出點差錯。這千金重責。如何担法。欲待不答應。又恐金蟬笑他胆小。甚爲兩難。祇得敷衍他道。我雖然能力有限。極願幫你的忙。前去除妖。不過師伯出門。師姊又不在洞中。我陪你去涉險。師伯回來。怪罪於我。如何是好。莫如設法。先將師姊尋回。三人同去。豈不盡善盡美呢。金蟬聞言。好生不快道。你們名爲劍俠。作事一點不爽快。老是推三阻四。你想起我頭一次到醉仙崖。當時母親就說他



快要出世。到如今已經有兩個月。說不定就在這一兩天出世。我們老是遷延不決。養癰貽患。將來一發。便不可收拾。古人說得好。除惡務盡。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我日前在黃山。見着朱梅姊姊。談起此事。他倒很慷慨的答應幫我。也是怕他師父見怪。悄悄的將餐霞大師的法寶。偷借我好幾樣。將才同賊和尚動手。我因爲恐怕像金丸一樣。被那賊和尚弄壞。將來還的時候。對不起朱梅姊姊。捨不得拿出來用。如今聽你說出生辰八字。我歡喜極了。實指望你同我一樣心理。除害安良。免去後患。誰想你也和我姊姊一樣看不起我。我是個小孩子。不肯幫我的忙。你要知道。我人雖小。心却不小。你們都不肯幫我。難道我就不會一個人去。我明天豁出一條小命。與那妖蛇拚個你死我活。你胆小怕事。我就一個人去。也不要緊。說時。鼓着兩片小嘴。好似連珠砲一般。說個不停。說完。繃着臉。怒容滿面。孫南聽了。知道這個小孩子說得出來。便做得出來。自己也是好勝的人。見金蟬說他胆小。越發不好意思。況且在人家這裏作客。他是一個小孩子。如果讓他前去。鬧出亂子。更覺難以爲情。好在師父說自己生平尚無凶險。估量不妨事。莫如答應問他前去。到時見機行事。知難而





退便了。當下便對金蟬道。師弟不要生氣。我是特爲試試你有胆子沒有。並不是不願同你前去。原想等你姊姊回來同去。實力更充足一些。況且他的劍術高深。我更是萬分佩服。如有他同行。便萬無一失。比較妥當得多。既然你執意要去。我們就明日去吧。金蟬聞言。便轉怒爲喜。說道。我原說孫師兄是好人呢。我還有幾句心腹話。未對你說。你看我姊姊。這個人怎麼樣。孫南正要答言。忽然眼前一亮。靈雲已站在面前。說道。你這小東西。又要編排我些什麼。金蟬見姊姊回來。滿心歡喜。便也就不往下深說了。原來靈雲因常聽父母說。自己尚要再墮塵劫。心中好生不痛快。偏偏孫南來時。又見母親對他特別垂青。語言之中。很覺可疑。便疑心到昔日墮劫之言。怕要應驗。因爲這百餘年之功行。修來不易。便處處留神。竭力避免與孫南說話。在孫南方面。並無別念。祇爲敬重靈雲的本領。所以時常誠心求教。靈雲的母親去時。又教孫南。跟靈雲學劍術篇中劍法祕訣。靈雲對父母素來孝順。從不違抗。心中雖然不願。面子上祇得照辦。一個是志在請益。一個是先有成見。靈雲爲人和婉。又知道孫南正直光明。見他殷殷求教。不肯以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雖然知道自己也許誤



會了母親的意思。自己素日本是落落大方。又加道行深厚。心如明鏡。一塵不染。不知怎的。一見孫南。莫明其妙的起了一種特別感想。也不是愛。也不是恨。說不出所以然來。欲想不理人家吧。人家光明至誠。又別無錯處。要理吧。無緣無故。又心中不安。實則並無緣故。自己偏偏要忸怩不安。有時自己都莫明其妙。適才金蟬當有飛娘。用言語譏諷。原是小孩的口沒遮攔。隨便說說。並無成見。不知爲何。自己聽了。簡直羞得無地自容。忽然想起。我何不借個因由。避往黃山。每日在暗中監視金蟬動靜。以免發生事端。所以才故意同金蟬鬥口。飛往黃山。剛剛起在半空。便遇餐霞大師。問他何往。靈雲臉色通紅。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餐霞察言觀色。便知深意。便道。好孩子。你的心思。我也知道。真可憐。和我當初入道情形。簡直一樣。靈雲知道不能隱瞞。便跪請設法。餐霞大師道。本山現有肉芝。可補你的功行。祇要你能一塵不染。外魔來之。視如平常。便可不致墮劫。你怕他何來。靈雲又問肉芝怎樣才能到手。餐霞大師道。這要視你有無仙緣。明日便是妖蛇伏誅之日。肉芝到手。看你們三人的造化如何。不過目前尚談不到。最可笑的是。你一意避免塵緣。而我那朱梅小妮子。偏偏要往情




洞內鑽。日前乘我不注意。將我兩件鎮洞之寶。偷偷借與你的兄弟。你說有多麼癡頑呢。靈雲聽了。又忙替金蟬陪罪。朱梅講情。餐霞大師道。這到沒有什麼。那個怪他們兩小孩子。不過金蟬不知用法。明日我還叫朱梅前來助你們成功便了。靈雲謝了謝。不便再往黃山。辭別大師回洞。藏在暗處。打算再讓金蟬着急一夜。一面偷聽他和孫南說些什麼。正聽見金蟬用言語激動孫南。孫南居然中計。不覺暗笑。後來又聽見金蟬又說到自己身上。恐他亂說。才現身出來攔阻。金蟬見姊姊回來。心中雖然高興。臉上却不露出。反說道。你不是走了嗎。回來做甚。莫不是也要明天同去看我孫師兄。大顯神通。擒妖除害嗎。靈雲聽了。笑道。沒羞。勾引你朱梅姊姊。去偷餐霞師伯的鎮山之寶。害的人家為你受了許多苦處。如今師伯大怒。却要將他逐出門牆。你好意思嗎。金蟬聽罷。又羞又急。慌不擇的跑將過來。拉着靈雲的衣袖說道。好姊姊。這是真的嗎。梅姊她偷大師鎮山之寶。借與我去除妖。原是一番義氣。不想為我害她到這般地步。叫人怎生過意得去。好姊姊。你看在兄弟的面上。向大師去求一求情。想個什麼法子救救她吧。靈雲見金蟬小臉急得通紅。那樣情急的樣子。不由心中



暗暗好笑。便益發哄他道：你平日那樣利害，不聽說。今天居然也有求我的時候。又不是我做的事。我管不着。大師那樣喜歡你，你不會自己去求嗎？金禪道：好姊姊，你不要爲難我了。我也夠受的了。祇要姊姊這次能幫我的忙，從今以後，無論姊姊說什麼，做兄弟的，再不敢不服從命令了。好姊姊，你就恕過兄弟這一回罷。說時，兩眼睜起紅圈，幾乎哭了出來。靈雲知道金蟬性傲，見他這般景況，也就適可而止，便說道：好弟弟，不要着急，你再不聽話，做姊姊的能跟你一般見識嗎？何況你的梅姊姊，又是那麼好的一個人呢？我對你實說了罷。適才你不聽說，我本當躲開你，到峨眉暫住。剛剛起到半空中，便遇着大師排雲馭氣而來，說起這除妖之事，關於你梅姊姊的竊盜官司，大師還在裝聾作啞，是我再三求情，大師不但不責罰朱梅，反叫他明日前來，助你成功。又勸我不要和你小孩子一般見說，我才回來的。你聽了該喜歡罷。金蟬果然歡喜得口都合不上了，說道：你真是我的好姊姊。這樣一說，明天連你同梅姊，都要幫我擒妖，那是萬無一失的事了。我修道還未成功，就替人間除了這般大害，怎不叫人歡喜呢？靈雲道：你不要又發瘋了。聞聽母親說，那妖蛇十分利害，非同小



可。如果是平常妖蛇。大師何必派朱梅來相助呢。你不要倚仗人多。和有法寶。到了交戰時。彼此不能相顧。吃了眼前虧。沒處訴苦。金蟬道。姊姊說得是。將才我不是說過嗎。反正我們都聽你支配。你叫怎樣就怎樣。如何。靈雲道。只要你聽話。事就好辦了。如今你盜來的法寶。尚不知用法。祇好等朱梅到來。再作商量。你何妨取出來。我們看看呢。金蟬聽了。忙往山洞。取出餐霞大師鎮洞之寶。這幾樣法寶。原是用一個尺許大的錦囊裝好。等到金蟬倒將出來一看。裏面有三寸圓徑的一粒大珠。黃光四射。耀眼生花。其餘盡是三尖兩刃的小刀。共有一百零八把。長祇五六寸。冷氣森森。寒光射人。祇是不知用法。靈雲對金蟬道。你看你夠多荒唐。勾引良家女子做賊。偷來的東西。連用法都不知道。你拿時。也不問問怎樣用嗎。金蟬帶愧說道。日前我到黃山。大師不在家中。我同梅姊在洞外玩了一陣。後來談起妖蛇的事。我便說我沒有幫手。又沒有法寶。空自心有餘。而力不足。萬一妖蛇逃去。為害人間。豈不是我的罪過。我說時。連連嘆氣。他便用言語來安慰我。他說極願幫我的忙。祇是大師教規極嚴。無故不許離開洞府。他胆子又小。不敢向大師去說。後來看我神氣沮喪。他說大師有



十二件鎮洞之寶。大師平日輕易不帶出門。又歸他保管。可以偷偷借與我用。事成之後。悄悄送還。萬一破露。再叫我請母親姊姊。去向大師求情。我自然是滿心歡喜。他便挑了這兩樣給我。又對我說。這刀名曰誅邪刃。共是一百零八把。能發能收。那珠名曰大黃正氣珠。他沒有說出怎麼用法。偏偏大師回來。我連忙將二寶藏在身旁。上前參見。臨別時。大師對我微微一笑。好似已知道我們私弊。我恐怕梅姊受累。便想向大師自首。又有點賊人心虛。沒有那股勇氣。又妄想大師或者尚未知道。存一種微倖心理。想借此寶助我成功。等到回來。天天受良心制裁。幾次想偷偷前去送還。老是沒有機會。靈雲斃了。正要吞言。忽聽洞外傳進一種聲音。非常淒厲。情知有異。連忙躡身出洞。往回一看。祇見星月皎潔。明河在天。適才那一種聲音。夾着一陣極奇怪的笛聲。由醉仙崖那邊隨風吹來。

## 第十八回

驚怪異深宵聞厲聲 策羣力仙崖誅毒蟒

靈雲蹤到高處。借着星月之光。往醉仙崖那邊看時。祇見愁雲四佈。彩霧迷漫。有時紅光像



烟和火一般。從一個所在噴將出來。再看星光。知是子未丑初。靈雲知道事已重大。急忙飛身回洞。見金蟬和孫南二人也趕將出來。靈雲忙叫二人回去。到了洞中。便把將才所見。述說一遍。金蟬急得跳起來說道。如何。妖蛇已逃去。這都是當初不聽我的話。養癰貽患。事不宜遲。我們急速前去罷。靈雲也着了慌。正待商量怎樣去法。忽然從洞外飛進一人。金蟬大吃一驚。不由喊道。姊姊快放劍。妖蛇來了。孫南也着了忙。首先將劍放起。靈雲道力高深。早看出來人是誰。連忙叫道。孫師弟不要無禮。來者是自己人。來人見劍光來得猛。便也把手一揚。一道青光。已將孫南的劍接住。等到靈雲說罷。雙方俱知誤會。各人把劍收回。孫南知道自已莽撞。把臉羞得通紅。金蟬已迎上前去。拉了來人之手。向孫南介紹道。這就是我朱梅姊姊。這是我師兄。白使孫南。各人見禮已畢。靈雲埋怨金蟬道。你這孩子。喜愛大驚小怪。我們這洞府。豈是妖物所敢走進的。也不看清就亂喊。若非朱師妹劍法高強。手急眼快。豈不受了誤傷。孫師弟也太性急一點。朱梅忙代金蟬分辯道。這也難怪蟬弟。本來我來得魯莽。況且我從未在晚間來過。師姊不要怪他罷。靈雲見他偏向金蟬。又想起適才金蟬着急



情形暗暗好笑。不便再說。便問朱梅來意。朱梅道。適才我正在用功。忽然師父進來。對我說道。醉仙崖妖蛇。明日午時。便要出洞。如今牠已在那裏召集百里毒蛇大蟒。必然顯出怪異。恐怕師姊們造次動手。到造成他逃走的机会。所以命妹子趕來。共同策畫。靈雲等聞言大喜。忙請朱梅就坐敘談。四人坐定之後。便商量擒妖之計。並問法寶用法。朱梅道。妹子年輕。應該聽從師姊調遣。家師命我來時。曾將辦法指示。待妹子說出來。請師姊參考。靈雲道。師妹說那裏話來。既有大師命令。我們當然照計而行。就請師妹吩咐罷。朱梅便笑嘻嘻對着金蟬道。你將家師的法寶呢。金蟬急忙拿出。遞與朱梅。又道。梅姊我還忘了問你。那日你幫我的忙。我真是感謝不盡。後來恐怕大師知道怪你。又非常後悔。要想送去。又無機會。將才姊姊說。大師業已知道此事。可曾責罰你嗎。朱梅道。還好。祇說了我兩句。多謝你關心。靈雲見他二人說話親密的樣兒。不由望着孫南一笑。朱梅尚不覺悟。金蟬已明白。怕他姊姊嘲笑。急忙說道。大師不曾怪你。真是太好了。我改日定要前去。替梅姊員荆請罪。如今請你說那法寶的用處罷。朱梅道。今日之事。我們應該公舉師姊為首領。我算是個軍師。由我代大





師出計如何。金蟬道。好極了。請你快說罷。不要儘說閒話了。朱梅嘆味一笑道。就是你一個人性急。如今才不過丑末寅初。離午時還早着呢。你忙什麼。聽我慢慢說罷。便把那顆天黃珠拿起。交與靈雲道。此珠乃千年雄黃練成。專尅蛇妖。放將出去。有萬道黃光。將周圍數里罩住。此次妖蛇勾了許多同類。準備出來以後。進襲貴洞。其中很有幾條利害的毒蟒。請師姊將此珠帶在身旁。找一個高峯站好。等到妖蛇破洞逃出。其餘毒蛇聚在一處。朝我們進攻時。便將此珠與師姊的劍光。同時放出。自有妙用。說罷。又取出三枝藥草。長約三四寸許。一莖九穗。通體鮮紅。奇香撲鼻。遞了一枝與金蟬。又說道。此名朱草。又名紅辟邪。含在口中。百毒不侵。那妖蛇每日子午時。用他奇異的鳴聲。召集同類。我們須將這一百零八把仙刃。在妖蛇洞口外。每隔三步插一把。在午時以前。要將刃插完。插時離蛇洞甚近。須含朱草以避毒侵。這是一件最危險而勞苦的事。你敢同我前去嗎。金蟬聽罷。心中大喜。忙道。我去我去。既是要在他出洞以前插完。我們現在早些前去如何。朱梅道。你總是這般性急。話還未說完呢。便對靈雲道。你們這裏有一位午年五月端午日午時生的人嗎。靈雲道。這位孫師



弟便是。孫南見朱梅長得那般美麗同本領。又是一臉英雄俠氣。非常羨慕。便想起自己枉自用了許多苦功。誰知下山以來。所遇見的。不要說老先輩。就是師兄弟。都一個養似一個。心中甚覺慚愧。又見朱梅同金蟬對答。天真爛漫的樣兒。非常有趣。莫明其妙的。又起了一種特別感想。正在出神之際。忽聽朱梅問他。便起立答道。小弟正是那時生人。不知有何差遣。朱梅道。此蛇修煉數千年。利害非常。自從服了肉芝之後。周身鱗甲。如同百鍊金鋼一般。決非普通劍仙所能傷得牠分毫。致牠命的地方。祇有兩處。一處就是蛇的七寸。一處就是牠肚腹正中那一道分水白線。但是牠已有脫骨卸身之能。就算能傷牠兩處。致命的地方。也不過減其大半威勢。末了還得仗師姊的珠和劍。才能收得了全功。說時又遞與孫南一根朱草。又從身旁取出金光燦爛的一枝短矛。都拿來交與孫南道。孫師兄。少時同我手到了那裏。你口含着朱草。手執這一枝如意神矛。跑在醉仙崖蛇洞的上面。目不轉睛的望着下面的蛇洞。那蛇妖非常狡猾。牠出洞之先。或者先教別的蛇類。先行出來。也未可知。一個沉不住氣。誤用此矛。便要誤事。牠出來時。又是其疾如風。所以要特別注意。好在妖蛇頭



上有一頭長髮容易辨。應師說你打滑靴的七寸子。心喊神牙如意。放將出去。要問續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蜀山劍俠傳正集終

蜀山劍俠傳 正集 第十八回

一九九

